

龜山叢書 第二種

孟子

疏義



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上册

王恩洋居士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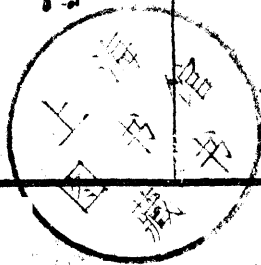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2 5600B

龜山叢書
第一二種

孟子疏義

上册

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上海佛學書局出版 王恩洋居士不朽作

全書四冊

人

生

學

定價四元

人生學

第一編

單本定價七角

第二編

儒學大義

單本定價九角

第三編

解脫道論

單本定價八角

第四編

大菩提論

單本壹元六角

人生之意義究爲何，人生之態度應如何，人生之歸宿又如何，此有志青年所應深思而猛省者也，此而不明，則其忘身殉物，舍本逐末，以身口意造種種業，其甚者暴戾恣睢，相率而肆爲小人之無忌憚，亦因其所，夫全國之人，俱無正確之人生觀念，則其思想行爲，自難入於正軌，又何怪乎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種種革新與建設，率皆弊多而利寡，當代佛學泰斗王恩洋居士有慨於此，因萃數載之心力，撰成人生學一書，都二十八萬餘言；其內容大抵融通儒佛，而尤以佛法爲歸宿，書分四編，（一）人生學，闡明人生之實相，（二）世間學，發揮儒學之大義，（三）出世間學，指示解脫之方法，（四）大菩提論，述無上大菩提道之修行與證果，文富而義廣，旨明而辭修，誠爲今日佛學界最契機宜之大著作也，吾人若細讀是編，依以修行，則於儒家修己愛人之道，佛家出世解脫之方，兩無遺憾矣。

龜山叢書敘



恩洋幼受庭訓，沐浴於慈親仁厚忠恕之德。十五讀孔孟書，深感慈教，與聖賢相孚。遂對儒家，深切愛好。謂聖賢可學而至。立身行事奉爲準繩。雖新學駁斥，旁人非笑，弗動也。遊學南京，從宜黃大師聞受佛法。覺佛之自度度人，與儒之己立立人，實無二致。其闡明諸法實相，證得廣大轉依，至理大行，則又過之。由是發菩提心，誓修大士戒行。而儒之切人情，立人道，菩薩應世，莫能外也。當今西洋文化，異說蠶起，人失信向，莫知所歸。又其尙利逐物，而以科學工藝政治經濟軍隊之巧智大力濟之，遂成侵略殺害之天下。百餘年來，弱小民族蠶食已盡，而列強之互相侵伐，社會之階級矛盾繼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相賊相傾，人類非同歸於盡不止。竊以爲摧破異見，導人正覺，莫優於佛法。安定人世，勝殘已亂，莫善於儒學。且以儒學而論，對己則尙德輕利，導人以學爲君子，爲賢聖，以提高人性，使超越禽獸，陵馭環境，有精神之享樂，有自得之造

修，不惑不憂不懼以極內心之自由。成己成人成物以極人格之偉大。此與好利逐物，傾人生重心於本身之外，日與境界相攻取，與異己爭勝負，貧而憂，富而驕，弱者怯，强者暴，以財產之多少，地位之高下，爲榮辱貴賤。沈迷顛倒，弱喪無皈。悠悠百歲，勞形役心，惴惴然曾無一日之安，以日趨於禽獸之行。者，吾人當何去何從也。儒家之對人，則克己忠恕。其爲政也，重德化而不尚智力。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縱對敵國異類，蠻夷戎狄，亦在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而弗貴暴力屈人，強令奴屬也。蓋以待人之道待人，而弗敢以待物之道待人。以一人之道待人者，人已同處於平等地位，相愛敬生養，己立立人，以此聖賢君子之道與天下共由之，同興於仁讓有禮之風，以自別於禽獸夷狄。則人道推行，治道完成矣。此與好利役物以待物之道待人，有我無彼，有己國不能有人之國，非打倒劫奪他人不能建立生養自我，如列強之於異種，如□□之於我國，貪慾無藝，殘酷無極，從不計及對方之利害安危民生國體，以自喪其禮義廉恥，如禽獸盜賊然，終且自陷於荆棘稠

林，懸巖深淵，而莫能拔者，吾人又當何去何從也。况夫佛法之精深超遠者乎。昔人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此人道絕續之際，轉移世道，救正人心，以祈天下之平治，是非吾人之責而誰責也。余在內院，助師宏法，前後六年。其後歸家，得良友之助，開辦龜山書房。吾曾爲之記曰：

昔者，聖人在上，克明俊德，而天下燮和。孔孟不得位，著書立教，而大道以明。宋明儒者，講學成風，身體力行，而士民景從。是以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國運雖衰，而人道不滅也。若夫六代隋唐，千餘年間，世亂紛乘，儒術衰廢，於時則適佛教東來。大澤深山，名僧輩出。岩棲谷隱，抗節帝王。戒行高潔，則貪夫以廉。慈悲宏遠，則澆風用戢。其扶持世道之功，迹至微，而功至普。非但禪定寂止，自求解脫已矣。當今天下，大難橫生，上無明德，野乏高人。教育總於學校，而講學之風久息。貧者無求學之幾，富者乏艱苦之志。况師徒相聚，如商賈入市場，唯名利之是趨，匪道義之相得。兼復邪說朋興，朋黨相伐，鬪訟囂張，仇怨傾軋。澆風日競，而人心正義消滅盡矣。教育不以成

就人才，翻以敗壞人才。不以改良風俗，翻以敗壞風俗。亂之日興而未有紀極，其源專於此也。昔在南京，怵大難之方殷，非空言所能力爭也，故退然有勿用之志。歸來抱病，益無力振作。乃福建同安黃聯科居士，頻自海外，勸余宏揚大法。又復歷年惠助多金，俾得優遊著述。居鄉漸久，門人漸集。乃以黃聯科居士，黃肅方長者，先後所贈，開建龜山書房。地雖不宏，清淨無擾。屋雖不多，足資講習。及門之士，雖無軼逸尋常之才，要多忠信刻苦之士。顏也愚，曾也魯，皆足以繼承聖人之道。余雖薄德，誨人不敢倦也。記不云乎，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言夫至誠不息，久則博厚高明也。龜山雖小，誠心以之，安知其不足以轉移世運，而風動天下乎？於是集門人而告之曰，粵來諸子，咸聽余言。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萬法之實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經。遊之以文藝。廣之以新知。本末兼賅。中庸以時。爲學之道，正心爲本，力行是急，淡泊是甘，艱苦勿懼。毋思利，毋近名。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君子憂道不憂貧。諸佛

菩薩，照臨在上。有情飢渴，困苦在旁。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黨其知勉乎！

龜山書房成立於茲八年。今春赴江津謁師，師爲吾書額，改稱龜山書院。此八年中，與諸生講學之便，同時著述，共成佛學通釋，人生學，儒學大義，解脫道論，大菩提論，攝大乘論疏，論語疏義，孟子疏義，四十自述，老子學案。及在成都講學所著佛學解行論，八識規矩頌釋論，世間論，二十唯識論疏，合前在內院所作佛法真義，起信論料簡，唯識通論，佛學概論，都十八種。自餘零篇論文，論學書等，可成鉅冊，非在此數。諸書先后由南京內院，上海佛學書局，成渝佛學社，及黃聯科居士刊印流通者，亦已十有三種。聯科居士，近讀吾二十唯識論語孟子三部疏稿，自謂得益甚深，卽願出資刊行，以利斯世。熱誠願力，不已偉乎！余因函商佛學書局。同時范古農居士，自該局來函，欲宏昭正法，根本救世，建議選集龜山叢書，願爲勸印。可謂人同此心，法願和會者也。於斯時也，忽萱堂星殞，痛澈五中。自感人生寶貴，莫過恩情。一切恩情，無逾父母。一旦

無常，弗能留也。捨將此身心，宏宣正學，利濟有情，何以迴向。慈親，並法界多生父母，以報答深恩也哉？况又當國家大難，民族危亡，封豕長蛇，腥毒天地。非闡揚祖國文教，繼述往聖薪傳，以厚植國本，培養元氣，而光昭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之學說文明，何以團結民心，堅其信仰，以昂臧獨立不屈不撓於此殘暴不仁顛沛昏迷之世，以自強自濟，而進以啓導全球五洲人類之德智光明也哉。因卽黃居士之功德，范居士之建議，敬託佛學書局，印行龜山叢書。今茲所印，共論語疏義，孟子疏義，二十唯識論疏，攝大乘論疏四種。而別名之曰龜山叢書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種。後有著述，依此爲序。余今年始四十二，仰承 諸佛加被，色力正強，思惟弗困。誓竭智力，盡此身形，爲聖教闡玄微，爲人心斬荆棘，辟光明之大道，泛慈濟之舟航，與諸有情，同趨淨域。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上報三恩，下拔三苦，是固黃居士與余同願者也。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佛成道日龜山白衣王恩洋敘於龜山書院。

龜山叢書
第二種

孟子疏義

南充王恩洋學

吾少讀孟子書，想見其英偉磊落之氣象，慨然令人感奮興起。既學佛，復讀其書，益覺其見理之深切明透，蓋非徒思惟比度之功，實乃入德深而現前見得如此，故直口說出，不加擬議。人稱孟子好辯，然其辯也，乃與一般辯士殊，非必引何經據何典，又非必求同於世，乃語語皆從心頭說出者。是以與荀子異。宜夫後之儒者孔孟並稱。近世學說人心，唯功利之是尚，陷溺轉深，禍害轉大。救正之，儒學爲切近，孟子尤爲醒快。余既作論語疏義，因復作孟子疏義焉。丁丑年三月初五日（吾長兄二週忌日也）

梁惠王第一

孟子，魯國鄒邑人，公族孟孫之後，生有淑質，幼得賢母之教，師事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憫天下紛亂，七國爭雄，唯務富國強兵，生民塗炭；處士橫議，楊墨偏激之說，惑亂人心。故孟子周遊列國，欲以仁義之道易天下。晚退居，與門弟子作孟子七篇，以明儒者內聖外王之道，身心性命之學，以救後世。此篇其首也。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惠王也，名罃，武侯子，文侯孫。襲祖父業，兵強天下，僭稱王。及後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國浸弱小，舊都安邑，近秦，畏其偪，徙都大梁，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故來見。六國表，惠王三十五年事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王初見孟子，開口便問叟不遠千里而來，於以見其來得鄭重。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於以見梁王常時之所謀慮，及其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唯在求利其國。而當時所謂謀臣術士所以爲王謀者，亦無不爲王利國。故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心口眼中只是一利，故觀孟子，亦但謂其將爲利吾國而來也。乃孟子

平素學問固不在利，祇知有仁義而已矣。而又灼知征利之爲害。故開口便答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是要將王的心思志願改向聖賢王道邊來。兩個字表盡兩人生平的習行與心願。自下爲顯征利爲害之無窮，故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要顯交征利而國危之故，又說：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萬乘千乘，出兵車之數也。古者兵農合一，國土廣，人民多，則出兵車之數亦多，國小者異此。國大者，其世臣宰輔之家亦大，食邑亦大。國小者異此。故萬乘之國得有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得有百乘之家。凡此皆就大較而言之。非必萬乘之國定有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定有百乘之家。蓋使一國之內，卿大夫各有兵車，亦如諸侯之與天子，既天子畿內千里之外，別有侯甸綏荒之土，應諸侯百里之外，更有卿大夫

士三等之士，則諸侯所封應不祇百里。而卿大夫士亦如諸侯之各自治其家，便無一朝輔君共行政令之事。此大不合事理者也。若謂卿大夫之乘，即國君之乘。國君但合卿大夫之乘以爲乘，則是民有二重隸屬，國之號令亦不一矣。且自古權臣之奪君位者，必先奪其兵政之權而後可以得志。則萬乘千乘皆其有矣。豈但據其家丁屬吏，便可以犯上作亂者哉。古注疏又以萬乘之國爲天子之國，千乘之國爲諸侯之國云云者，亦非。蓋當此時，七國之君均已擁土千里，帶甲數十百萬，自爲帝王，不相繫屬。周王反孱弱不自振，苟延存息於衆大之間。更用成周之法度，以釋當日情形，全不相牽也。王曰何以利吾國，云利，則不復問義之當與不當，而皆必爲云利吾國，則於人之國爲損爲害，在所弗恤。處心積慮，則唯曰何以利吾國而已矣。王者大夫士庶人之表率也，上旣以利爲倡導，下必唯以利爲向往。王旣唯吾國之是利，則大夫士庶人必唯吾身家之是利矣。利吾國之極，必至侵奪人國以獨羈獨王。利身家之極，必至犯上作亂以榮富崇高其身若家。而弑君奪位之禍起。如此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矣。交，交互共同也。征，征求取奪也。云萬乘千乘之國弑其君必千乘百乘之家者，意謂敗國亡身，非必鄰國異邦之人，環視側目者，卽在其左右耳。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是也。然是又豈民之果爲足畏哉？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念之差，趨向之誤，有以召之也。過還在己耳。萬取千，千取百，不爲不多，極言其側目者衆。後義，輕義也。先利，重利也。意謂凡事但先問於我有何好處。至於當不當行，合不合理，都可置之腦後，可以不必照了。苟爲如此，上行下效，始也但求一己之利益，終也必且侵奪他人之利益盡爲己有，而後鑿足於己心焉。鑿，食之而飽，飽則不食而止矣。意謂假若唯利是視而不顧義理，則國君不至侵人國，人臣不至篡弑其君，其貪求之心不會止息也。

自下爲顯仁義之可貴，故說：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遺親，忘棄其親而弗顧恤也。後君，凡事爲自己打算，而弗以君國爲重也。此皆

不仁不義者之所爲。仁則反本克己忘身利人而弗恤，故絕無利己遺親之行。義則循理制欲履險蹈危而弗避，故絕無先己後君之事。上以仁義倡，下以仁義應，人皆公忠體國，相愛相敬，以同享福利而共濟艱難，寧復有弑君危國之禍哉？

總觀征利之害，與仁義之貴，明白了然如此，故殷懇鄭重以勸王曰：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蓋勸王捨其舊有之謬誤思想，黑暗歧途，與我同歸光明正道。故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卽此仁義之道能使人已交利，上下相安，乃爲真利，何必更言利哉？上重在先奪王言利之心，故先言王何必曰利。此言仁義已能盡利，故復言何必曰利。上言仁義，但顯我之所有，故云亦有。此言仁義，願王同歸於道，故云王亦曰而已矣者，止此無餘堅決果斷之辭。說得斬釘截鐵，棒喝雷行。

或謂易曰，元亨利貞，利爲乾坤之四德。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則利並不與義相違，孟子開口便說王何必曰利者，其故何哉？曰，易之所言，對洗心退藏，首出庶物之

仁人君子言，故直言利而義自在其中。孟子之所與言者，戰國七雄之君，彼之所謂利者，利吾國，而思以兵強天下，征服人侵略人以自利者也。且所云利吾國者，觀下章所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者也。則豈真利其國者哉。亦但求一己豪肆驕縱，虐民以逞而已。當時諸侯及諸遊士，莫不皆然而王尤甚。故孟子有『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之嘆。則利己自私，人欲肆而天理泯滅，尤莫惠王若也。今以敗喪之餘，乃斂然自知不足，而厚禮親賢，乃其求賢也。則是其所以求賢者，亦仍唯利之是圖，則仍非也。故孟子於其初見，便嚴辭以奪之曰：王何必曰利。以彼之所謂利，非義之利，而損害仁義以自私者耳。故以仁義之道進，俾入於爲人治國之正途。所謂仁義者何耶？曰：仁者，慈愍利物而無所求。義者，履夫正道而弗肯爲非者也。仁故有利人愛物之心行，而視他如自。視他如自，故必以所以自愛自安者，而愛人安人。終不肯損害他人以自便安也。由是而行焉，則人羣交相愛敬，交相生養，而仁親和順之

風立。義故有守死善道之志節，而重德於生。重德於生，則必以德義軌範其生存，終不爲圖生存而虧損德義。由是而行焉，則一切苟且卑污之風息，而潔白廉正之習成矣。由仁故爭奪不興，而人類得其大公。由義故染汙盡淨，而人心得其至正。大公至正，而後人之生活乃安平樂利，崇高榮貴矣。是故仁義者，乃人生之正道，而修己治人之標準也。乃貪利者弗知焉。由其貪利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而慈心失。知有欲而弗知有道，而正理泯。慈心失則進弗能利人，而退弗能節己。正理泯則上無以治人，而下無以守身。人道喪，綱紀弛，羣生遂逐，相賊相害，相詐相虞，強凌弱，衆暴寡，智欺愚，勇苦怯，優者勝，劣者敗，弱者肉，強者食。宇宙頓爲修羅之場，人類盡成禽獸之屬。以是而得生存，其生也亦云苦痛而下賤矣。聖賢旣憂其賊害，又悲其苟簡，故以仁義之道進，躬行而口教之。於以去其私而歸於大公，使不相陵賊。去其汙而歸於至正，使毋自陷溺。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治人而人治，乃所以調順人生推進之，使入於光明高尚者也。此儒者救世一貫之精神，永爲萬世法者，又非但爲戰國之

君若士言，更非但爲梁惠王言也。學者必反身切己，自省其心行去仁義也。奚若能超乎利欲之私也何如，而思自奮自勵，並求如古聖大賢之轉移世風，而悲濟天下焉，斯不徒讀文字，而全莫交涉，致聖賢之言，盡成廢話也已。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趙注，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鳥獸之衆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梁王之顧視鳥獸而謂賢者亦樂此乎，蓋有侈心，必然以爲賢者拘謹自克，必不以是爲樂也。乃孟子答得奇怪，不說賢者不樂此，不賢者乃樂此。若如彼說，便是迂曲之士，不近人情。孟子乃直說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理由安在？且先引詩，以見賢者而後樂此之實。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

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此大雅靈臺之詩也。集註，經，度量也。營，謀爲也。注，攻，治作也。蓋在上者計畫其規模，而在下者效給其勞力也。計畫周，則民力省。是以不日而成焉。猶云：未費幾多時日，便見此靈台已成功了。經始勿亟，亟疾也。意謂迫促。經始而迫促，則慮弗周而多失。故誠以勿亟。庶民子來，言恩信素結於民心，弗奪民時以自侈。是以民之赴公家作事也，弗待勉強，如子奉親事，踴躍而來焉。此其所以不日而成者也。靈園，臺下有園以育養禽獸者。靈沼，園中有池，以畜養魚鼈者。王在靈園，文王遊於園而觀其禽獸也。則見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而可樂也。集註，『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王在靈沼，文王遊於沼而觀其魚鱉也。則見於物魚躍，而可樂也。集註，『於，嘆美詞。物，滿也。』躍，跳躍自得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論賢者而後樂此之故也。夫以民力爲臺沼，宜民之弗樂之也。乃竟僞樂之，錫之以美號，樂其時遊觀，其故何哉？由文王之能視民如傷，卑服卽康，功田功。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極者，民亦樂其樂。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與民偕樂之謂賢者，故能樂，而後樂此也。不曰文王而曰古之人，顯非文王一人如此，堯舜禹湯皆然。特舉文王以爲例耳。次引書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之實。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集注：『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到了民欲與之偕亡，則外侮來而莫之與拒，內患生而莫之與謀，其亡其亡，迫於眉睫。身家性命之不能保，尙何能獨樂其臺池鳥獸也哉！自古亡國敗家之君，不恤民力而驕縱自恣，自謂人莫我何，吾樂無窮。智者觀之，早知其處積薪

之上而縱火其下也。醉夢生死，亦何可嘆。孟子當頭棒喝，宜令昏夢者振興矣。

觀於孟子賢者而後樂此之言，見得賢者並不異於常情。常人之所謂爲樂者，並不以爲不樂。雖文王之聖，亦復有靈臺囿沼之觀焉。乃其所以異於常人者，以其人我一體之情，則不忍於人之流離失所，而已獨樂。思惟終始，更不敢縱一時之樂，而買終身之患。是故能先天下之憂，而後天下之樂。先天下之憂，故不敢不忍先自獨樂。後天下之樂，則人皆得所，已亦從而樂之也。癡人異此，燕雀嬉堂，燈蛾赴火，百姓愁苦，已獨酣歌，爲樂不久，而危亡隨之，可悲也已。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寡德之人也。人君自謙詞。凶年，飢荒之年也。移民以就食，移食以養民，如此調濟，使得免於死亡。故曰盡心。鄰國之政無如此者，宜乎鄰國之民日以愈少。寡人之民日以愈多。蓋保育勤則生息繁，而歸者衆。怠民事，則生息寡而逃亡多。必然

之理。今乃不然，是可疑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然，猶填填然，鼓聲滿盈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方填然鼓之使進，兵刃既接，乃不奮勇直前，不待鳴金令退，便已棄甲曳兵而走，此罪在不赦者。然其逃而止也，又有遠近之殊，則或百步而止，或五十步而止，彼五十步而止者，自鳴得意，而笑彼百步以爲無勇焉。王已知其不可，然則王雖有移民移粟之小小善政，而其平昔之好戰殘民也，與鄰國無殊，更何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哉？看孟子劈頭便說出王好戰三字，已將梁王人品心性斷盡。續說請以戰喻，則是以其素喻者而喻之，宜其直撻明了，更不待於思量。又且直刺心窩，更無躲避處矣。卽此一喻，不但棒喝梁王，亦且罵盡當代諸侯無一是處。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好戰之國，殘民已深，拯而救之，固非區區移民移粟之足以救死亡而望其繁殖歸往。故必爲根本深遠之謀，由是孟子與之陳王道焉。一者王道之始，二者王道之成。始於何？始於養生喪死無憾。其道不難，但用民力也以時，取財物也有節，可耳。不違農時者，不於人民耕種收穫之時，而興師動衆，或大起土木，使有田不得耕，有穀不暇穫也。數罟密網，所以捕小魚者。不待其大而捕之，傷生多而所得微。竭澤而漁，後生無繼。必待其大而後食，傷生少而所得巨也。故禁數罟入洿池，洿，集註，窟下之地，水所聚也。斧斤以時入山林，不數數而伐之，不春夏而伐之，則良材多，而取之不匱矣。如此者，年必有羨餘，三年有一年之積，九年有三年之積，年雖有凶而民猶足以養生喪死而無所憾。奚必轉徙流離於河東河外也哉。民有恆產者，乃得有恆

心，恩足以養民而後民歸之，故爲王道之始也。

觀梁王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而孟子說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如是其易，蓋當時地曠人稀，不憂地之不足以養人，但憂人之不足以守土，是以秦招三晉之民使耕，以秦民使戰，而強於天下。苟能得民使弗去，足以守國而有餘，但能不擾民而民自富，更不用如何以養民也。此與今時之爭殖民地而禁異國之民入境，獎勵工商關稅戰征等政策異者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王道之成。蓋禮義興，而風俗醇，使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五畝之宅，牆下植桑不於田間，恐害禾稼也。畜無失時，不失孕字之時也。庠序，學校也。謹其教者，慎擇人師，勤其教誨，督促子弟，令無廢荒也。申，申明引發其義，令之行也。使知人之所

以爲人者不徒在得飽食暖衣，尤貴有孝親敬長之義也。頒，趙注，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集註「負，任在背。戴，任在首。」今之苗藏，仍多以首運物者，古當有之。班白不負，戴於道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故不使老猶勞苦，凡事子弟爲之，令之息養於家也。黎民猶云黔首。看他老者則衣帛食肉，黎民則但不飢不寒，申孝悌於庠序，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是何等有禮有義，醇厚從容氣象。卽便是王道之行。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上面百步五十步之喻，尙覺梁惠王雖未爲大善，尙有小善可錄。直到此處，孟子才將他的大罪，當面揭出來。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束，那嗎，人民祇管喫他的樹皮草根，但王的狗彘，仍舊盡量食他的稻粱。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其倉庫以賑飢民，那嗎，人民祇管餓死於道路，但王的倉庫依舊充實。然則移民者，原不過流離的聽

其流離移粟者，祇不過派派人民的穀米，與己無損。但此杯水車薪，何濟於事？因是而人民之餓死者，乃不知凡幾。却不問平素苛斂陪克，奪民時，盡民力，外之則好戰虐民，內則奢侈勞民，使之樂歲終身苦，凶年遂至一無積蓄，以不免於死亡者，是誰之咎，而但歸罪於年歲之凶。誠所謂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此語直將流離死亡其人民之罪，歸到梁王身上，令他一語開脫不得。苟能自知其罪而不罪歲，則自當一反平昔所爲，發政施仁，與民更始，斯天下之民至焉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王，因孟子之言而生悔悟之心，故曰，寡人願安承教。其實救民之道，上節旣已明白教導之，不用重說。祇是此心未澈底明白，惻隱羞惡之心未激發踊躍，則無

仁心者，無以行仁政。故孟子復就良心上愷切重陳之。使之知過知罪，自克自治，毋再率獸食人，斯政治有清明之望，民得解倒懸之憂矣。通篇痛切語。結局慨喟無窮。作俑象人尙當無後，率獸食人，使民飢而死，其禍更不可言。執政者讀此而不知激發，是真明不畏人非，陰不畏鬼責，不顧子孫，並不顧其自身者也。文字易解，故不重釋。此與上節同爲一章，舊分爲二章者非。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

韓趙魏三分晉國爲諸侯，亦稱三晉，故魏自稱其國曰晉國。東敗於齊者，焦循正義：「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擄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國滅蘇代說齊閔王篇曰，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

鄆，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商鞅之謀，說魏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衛鞅之言，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云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前書云：『魏世家云，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鞅，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割河西之地以獻於秦以和。云云。』南辱於楚者，前書『……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間，南辱指此無疑。史記楚將昭陽攻魏，則梁襄十二年事也。云云。』願比死者壹洒之者，正義比，代也。洒，洗，古通。謂洗雪其恥也。如之何則可，求所以洗雪之謀也。此一番話，說得極其淒楚，問題煞是重大。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在他人答此當如何艱難。孟子一口便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况千里乎。王猶可，况雪恥乎？答得一點不難。在他人答此，當如何富國，如何強兵，如何命將興師，如何合縱連橫，如何明爭暗鬥。在孟子則但說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乃至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看來是何等遲緩，而實是根本之圖。根本民心不附，民生不遂，民德不立，則絕無以立國，奚云雪恥。苟能行王道施仁政，則王且不難，固不難制梃以撻秦楚也。然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終是疑問，不能不更說其所以然之故。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兵法有云：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此段所說，純是攻心也。誰攻之，彼秦楚諸國自攻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而救其民，彼雖有堅甲利兵，何所用哉。然則，非梃之勝之，乃政之勝之也。事理確然，絲毫不足異。我國古來有天下思想，無國家思想，有王者起，一天下誅暴亂，民歸之如水就下，故曰：仁者無敵，無可疑者。今之世界，真

欲國於天地，亦當民生民德之爲本，不可徒以攻守爲重也。看來孟子氣魄雄厚，識見明利，發語迅捷，處處從根本立論，是何等的俊偉。惜夫當時庸碌，淺薄之君臣，莫之能用之也。

○孟子見梁襄王。

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梁。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見。

出語人曰：

孟子既出而告餘人也。

望之不似人君。

遠望之無君人之器度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近觀之，容體惰慢，無所畏敬也。

卒然問曰。

突然發問，語無倫次也。

天下惡乎定？

意問如何乃無互相侵陵爭奪之禍，而列國各保疆土，安定無危也。襄王承惠王殘敗之餘，新立爲君，惴惴然惟恐人之乘之，故卒然發爲此問也。

吾對曰，定於一。

孟子之意，恰與襄王相反。以爲七雄並列，終無安定之時，必欲得定，唯定於一耳。云何？一統一羣雄，削平天下，使政教皆歸於一，然後無爭奪侵陵之亂耳。

孰能一之？

意謂當今羣雄七國之君，孰能一之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不論國之強否，民之多寡也。誰國之君不嗜殺人，便能一之也。

孰能與之？

在襄王之意，欲一天下，必兵強國大，乃能征伐諸侯，使之統一。既不嗜殺人，則不須用兵威，只有待人之自與之也。然人既各有兵威，孰肯下人而能與之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此說天下無人而不與之也。此或出自願，謂諸人民。或出於不得已，謂諸人君。自下更說所以然之故，先以喻顯。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集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勃然，興起貌。禦，禁止也。無有能止令不興起也。次以理答。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人牧，牧民之君也。引領而望，思慕之切也。由猶通水之就下，沛然無能阻之。民之歸於仁人也亦然。暴君污吏，雖欲禁之而弗能也。此所以爲天下莫不與也。

讀今夫天下人之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一語，足爲寒心。乃知七國之君，皆有速趨滅亡之道，而卒能撐持，久而後亡者，旣仁者不興，地醜德齊，是以各得以權謀兵力相拒耳。而終不免於亡者，則知其終不可恃。秦雖能一天下，而其亡也更慘。誰謂嗜殺人可以長守國哉？今者世界列強相爭相奪，甚於戰國。而復以民族思想，國家思想，生存競爭之說，鼓動其民衆。故在孟子之世，但曰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今則當曰，今天下之人，未有不嗜殺人者。其禍彌大矣。可畏哉！非大仁大智，孰能救正之哉。

統觀孟子答惠襄兩王之言，切直明快，無以復加。慤懃教誨，痛加針砭。以父師之道自任，爲萬民請命。悲願積心，故大言無諱。真可謂亞聖大丈夫也已。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集註：『齊宣王名辟疆。』或曰：孟子先遊梁，後至齊。故孟子書先見梁王，後宣王問也。或謂先遊齊，而後至梁，客而不臣，梁王稱之曰叟，明在暮年也。宣王欲霸天下，故以齊桓晉文之事爲問，亦欲法其道以致霸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道，稱述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霸者以力假仁，非中心欲而施仁政，孔子之徒不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正道，是以弗道弗傳，而未之聞也。孟子在梁處賓師之位，故弗稱臣。在齊爲卿，故稱臣。正義：『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門，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董子，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霸。』此儒者之共同思想也。

無以，則王乎？

以用也。桓文之事，既無用言，則言王道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宣王以王道難行，故爲此問。以非有至德不可以王也。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孟子答之容易，但能保民卽足以王，求王得王，無人能禁之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宣王問到自身，蓋有志而不能自信也。

曰，可。

孟子決然答之曰，可。孟子道性善，見人心同理同，堯舜與人同耳，人無不可爲堯舜，故無人不可王天下。此雖孟子之理想如是，孔子亦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既見得人心大同，故決然

答宣王以可王。

曰，何由知吾可也。

宣王猶不自知，待人啓發。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王之近臣。釁鍾，新鍾成，殺牲以塗之，古禮也。一正義周氏柄中辨正，謂一以拔除不祥，一以彌縫罅隙使完固，一以取其膏澤護養精靈云。觳觫，若恐懼貌。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既徵實其有此事，卽斷是心足以王。以保民之政，由不忍之心而起。既有不忍之心，卽可以保民而王天下。人人各有良知良能，汨沒於利欲而不自知，間或一起，隨復隱沒。聖賢於其一念之善，明與指點，盡力提撕，使從此繼長增高，擴而充之，則爲賢爲聖爲明王爲令主矣。百姓皆以王爲愛，誤謂其愛惜一牛。臣固知王之不忍，

賢者則獨具隻眼，察其由不忍之心而起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誠有百姓者，驚異語，猶云「果真有如百姓這樣說法嗎？或真有這樣的百姓！齊國雖說褊小，實說堂堂偉大的齊國，我豈吝惜一隻牛嗎？云云。」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異，怪也。愛，愛惜慳吝也。小，謂羊。大，謂牛。隱，痛也。擇，分別也。說來百姓以王爲愛，理由自足。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此時王亦不禁自失，無以自信，無以理於衆口。雖非愛其財，而旣易之以羊，則不忍之心不著，而惜財之意較然矣。故曰，是誠何心哉。如此則行仁豈不甚難矣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是說易羊無傷。非謂百姓之言無傷。術，方便也。行仁要有方便。然此方便非出於計較利害得失，但心之所惻然隱痛而不能自己者，卽勿爲焉耳。牛旣明見其觳觫若而不忍其死，釁鍾又古禮而弗敢廢，則姑以羊易之耳。羊雖亦無罪，但其可憐之形未接於人心，但覺其可以代牛之死，則姑方便用之耳。此時存心動機在救牛，並未蓄意殺此羊。存心善，行爲斯善耳。唯識之理，意業善則身語皆善，意無惡則雖殺生亦寡罪也。君子之於禽獸也，但忍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臨死哀鳴之聲，則不忍食其肉也。何者，目見耳聞，惻然心痛，則情不能自己也。凡此皆釋宣王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之故。君子之遠庖廚者，庖廚爲烹宰之處，君子之所不忍見聞也。且數數見聞，正恐習而安之，則惻隱之心莫由發，終且習於殘忍矣。集注，謂預養是心而廣仁術爲得之。或謂與其遠庖廚，何如斷肉食，與其不

忍見其死，何如戒殺生？曰：誠能斷肉食而戒殺生，豈不善哉？乃世間之法，類有不能充類至盡，抵於完善者，以有歷史之習慣，人羣之牽制，但能去其已甚者而已。雖諸佛亦未能一切禁制他人。儒者隨順世情而長其善道，故弗能爲太甚之行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同悅。得聞孟子之言，而恍然開悟，不安者安，不自得者得，是以悅也。我乃行之，行斯仁術也。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因百姓之謂爲愛，以小易大之無以理衆口，是以一時亦自信不及而不知此心之究爲何心也。戚戚，感激心動之貌。凡人之情，屈而弗伸，忽得人爲之伸之，則感激而至於涕零，本是一場快樂，反而傷感者，舊情現境，一時交迸，自有此一番痛快也。戚戚之心亦如之。復問此心之合於王者何也？蓋此時雖已能信得此心之純善而不爲非，然猶未便信得其足以王，故但問此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宣王確是足興爲善之人，亦殊賴孟子如此層層啓發，撥雲霧而見

天日。如能把握此心，發大願行，以平治天下，豈不善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集註：「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一羽至輕，易舉。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

爲答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便可王天下，故先爲喻以顯其理之順。蓋人之情，從近而遠，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然之序。親與我近，故愛敬之心易生。民與同類，故忠恕之情易起。物與我異類，則其不忍之心較易忽矣。今恩足以及禽獸，是難者已能之矣。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是不用恩焉耳。但能用恩，卽足保民。保民卽可以王。而此不忍之情，爲我本心所固有。順而施之，卽足以恩加百姓。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

能也。世人心，錮蔽深厚。雖不能盡以常理論，每有逆於其親而反親外人者，有戕害人類而愛恤犬馬者。豈區區一念不忍之情，便真足以王天下。乃聖賢指點人處，正賴乘一善之萌，引發誘掖，鼓舞之，使懦夫有立志，所謂苦口婆心，悲願無盡者也。果信得及，立得起，亦正自不難。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折枝，或謂折草木之枝。或謂枝通肢，罄折腰肢，與長者爲禮也。說王之易如此。次申其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尊事吾之父兄因而推及人之父兄。慈養吾之子弟因而推及人之子弟。是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君能如此，則視天下之父兄皆其父兄，天下之子弟皆其子弟，皆思所以老安少懷之道焉。暴政不作，仁政咸施，以此孝慈之誠心，風動天下，天下自怡然歸之，如水之就下。故曰：『天下可運於掌。』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自心與人民一體而不隔，民心自一體而向往之。以仁心施仁政，以仁政結民心，民心往而天下從，故其轉運之速且易有如此者也。刑，型通。身爲模範，化始妻孥也。至於兄弟，化及兄弟也。御，調治也。以御於家邦，由此齊家治國也。以所以愛其老幼者推而及人之老幼，以所以自治自正者，以之模範妻子兄弟家邦。皆舉吾固有之心，加諸彼人而已，弗待假借於外也。故推恩卽足以保四海。不推恩則家人父子夫婦之間，猶可以隔障重重，各私其身，而虐及妻子。則雖妻子亦不能保。或獨私身家，國人叛之，如桀如紂，雖妻子亦弗能保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凡此皆是聖賢洞見古今自他人心同然。現前覺得因

果感應如此之捷灼然見得自心可以包地理萬民而無一毫欠缺故大聲疾呼說來又親切簡易如此。惜夫宣王根器猶淺未能直下承當故復大聲激發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不能現知則賴比度。復令王自比度曰：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物爲有形質之物，可以目見而耳聞，猶有賴於權度，乃知其輕重長短。心無形質，不可以耳目見聞，故尤有賴於權度也。恩之施也，由近以及遠，既能遠及於禽獸，豈不能保民而王歟？凡此皆逼令自信自肯。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興甲兵是因。內而危士臣，外而構怨於諸侯，是果。不行王道，則必如此。此何足

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與本心大相違逆之事，吾亦知不快，然而猶復爲之者，將以償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

人之所欲，不外數者。王既皆具足，無不如意，故不爲是。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辟，開拓也。朝，朝服來臣也。莅，君臨號令也。撫，綏撫使安，不敢叛亂也。王之大欲如此，欲霸之心如此，以爲如此而後見功速也。孟子則斷其必無結果。以若所爲，興兵結怨之爲，求若所欲，求若之大欲也。猶緣木求魚，魚棲於水，鳥棲於木，緣木求魚，不可得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

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王之意，蓋欲以力服天下也。故孟子卽就勢力以相形，而知其必至於敗亡。且不僅於無功而已。先以鄒楚之勝敗問王，亦是令其自認自肯其必敗之故。當時海內之地，七雄約各千里，外加周宋魯衛各小國約二千里，故云方千里者九。集，占據也。如鳳集高梧之集。或謂秦之終併天下，亦是以寡敵衆，而終勝者，何哉？曰：六國合縱不堅，連橫敗之。秦以遠交近攻之策，蠶食天下，諸侯漸就剪伐，而不相救。是以成秦之強大，自就弱小。非與孟子之言違也。且七國之君皆不仁，虎狼互相食，必有勝者，時無仁君，故使天下乃爾。然六國旣亡，秦亦絕滅，霸道雖幸成功於一時，豈果天下萬世之利哉？

蓋亦反其本矣。

既恃力不足以服天下。則當求真足以服天下之道，而爲根本之圖。正義「蓋與盍古通」故勸王何不亦反其本而後有成功也。或可此句結上段之文，謂其與形勢之本相違，故云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看來孟子並不以宣王之大欲爲奢，爲不可有，七雄爭亂，天下唯統一乃能定之。孟子固欲得雄才大略之君，而一天下者也。如此乃可以救萬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登之衽席。特其方略則與宣王，與當代一般君臣皆不同。人以爲可以兵力勝，孟子則以爲如此愈足以增加民之痛苦，愈長嗜殺人之風，愈足以亂天下。唯一定天下之道在行仁政。仁政行則內以安吾民，吾民安而天下之民皆欲卽安而歸之，以此得人心。人心既得，天下卽得。所謂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如何乃得其心？曰，施仁政。如何乃可以施仁政？曰，有仁心斯可以施仁政也。故

孟子言政，必言王道。言王道，必正人心。又言人心本正，仁義禮智爲我固有之本心。對齊王則正面引發，以其嗜欲尙淺，善根尙多。對梁王則反面挫抑，以其既老，作惡已多，宜痛加懺悔，洗滌乾淨，而後可以勝行仁之道也。故孟子處處皆爲根本之圖，對已如是，服天下亦如是。服得天下之民心，彼暴君汚吏一齊瓦解臺矣。又觀此章，孟子既許民可棄其國，又許天下之欲疾其君者得赴愬其君，可見國家主義，君主專制，皆非孟子之所許。國家主義害於今世，君主專制害於往昔，皆非合理者也。孟子唯有天下思想，自由主義而已。二者要皆以仁義道德爲主。苟合於仁義，則君仍當忠，國仍當愛，是又與過激思想不同。一是以理非理爲斷耳。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上來宣王已知此心之足以王。又知霸道之不可用，王道之大有功矣。但所謂發政施仁者，其道何如？故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惛與昏同，心不明也。願夫子輔吾志，則宣王此時已有行仁政之志也。明以教我，謂條理次序，明白以教我。我雖不敏，

未必遂能盡行，請暫行少分而嘗試爲之也。雖有虛己受教之心，尙無直往承當之氣。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此孟子明教宣王也。恆產，常業也。恆心，常德也。有恆產者，凶年免於死亡。有恆心者，窮困不失其廉恥。苟無恆產，因無恆心，是說凡民之道德，要以生活條件爲基礎。在士則有固窮之節，不以富貴貧賤移其操。然非可以責凡民也。生養不遂，因使至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乃成罔民。罔，冤屈之也。謂此等罪過，在可矜原，不應加之刑也。然爲維持社會國家秩序治安計，則盜竊奸詭又弗能弗治，則爲國者執法者，每不能原情曲宥，明知其罔民而弗能自止，是則不足以爲仁人焉。有仁人在位，復可爲此罔民之事哉？然則當如何杜患於未然，維繫民德於未喪哉？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明君如此體帖民情而周爲之計，使生活有着，然後驅使爲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易而弗難。如此猶弗能守法安分而更作非爲，則是凶人，刑之不爲罔矣。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此又說出當時國之弗能治，民之弗能安，乃至不能忠其上，死其長，以興國之故。但救死而力且不足，誰復有暇力以治禮義哉？聖賢之原宥人情，又復如此。凡孟子此等議論，既與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義同。亦與今之言社會主義者合。政治眼光明利如此。然有不盡與今人同者。孟子念念以民德爲第一義，非以衣食爲第一義。曰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是制恆產者爲欲驅之善道者也。曰奚暇治禮義哉，則所憂者，尤在於喪禮義也。故制產是王道之始，而化醇俗美，移風移俗，使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乃王道之終。是義也，今之言政者，孰知之哉？充

其量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近於禽獸矣。又孟子如此體諒人情，故爲政用刑，絕主寬大，而以申韓之術爲已過。輔翼匡救，憂心勞民，使免於罪而進於善，復以老莊之術一味放任者爲太不及。後之迂儒，乃有以聖人之道責備婦人孺子凡民，則以禮義爲桎梏，或以放蕩輕脫爲易簡者，復敝履禮義，無以立軌範而正四方。唯聖人之道，其修己也嚴，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雖無恆產而有恆心。其治民也寬，勤勞民事，思患預防，必使仰足事，俯足畜，樂歲得飽，凶年得生，而後驅使爲善。制恆產以使有恆心，而終不以待衆人者自待，亦不以責己者責人，仁至義盡也如此，而後世猶有非之者，此非盲犬吠天，卽不善學儒者，藉儒術以文姦，有以遺人口舌耳，而豈儒者之過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王欲行之，欲行王道，化民成俗，以王天下也。反本，反求民之從善之本，謂制恆產以養恆心。反己身之本，擴仁心以施仁政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是仁心仁政之行，亦是王道之成也。釋見前。曰無失其時，曰無奪其時，則所謂制民之產者，還是使民生生自庸，勿擾害焉耳。曰謹曰申，衣帛食肉皆有品節，則爲之倡導建制者，由上操持格化之。王道亦自如此簡易，誰則不能，但不爲耳。然無明見定守悲心願力者，又豈易爲之哉？是以聖人爲之則易，常人爲之則難。欲行聖人之政，仍須具聖人之識，見心胸。此見此心我原自有之，勿蔽勿害焉可也。讀是章者，可以觀可以興矣也。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樂謂音樂。所謂鐘鼓之聲，管籥之音是也。正義引陳善語，則謂下既並言田獵

之事，好樂直是好燕樂耳。所謂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故莊暴無以對。他日，孟子語王，而王變乎色也。此說亦通。但既云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對，仍當以音樂之樂爲合。樂者，樂之具。好樂本所以求樂。則自有好權樂於其中。故孟子乃語之以衆樂，獨樂孰樂等而連類及於田獵也。暴未有以對，不知其可否也。故以問孟子。孟子許可之，謂王之好樂甚，甚謂充其量而好之，無好區區一人之樂，而與民同之也。則齊國其庶幾乎，庶幾近於治理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乎色，集註慚其好之不正也。齊王亦殊直質。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樂記，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今古樂之所由異，根本在能否制欲從道。音節之差，管弦之制，其餘

事也。苟能推此好樂之情以及民，因民之所欲而與興之，於其所惡而勿施焉，即便能制欲以從道，則雖今之樂亦猶之乎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此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也。好樂所以求樂，而一己獨樂既不
如與人共樂之樂大。與少數人共樂，更不如與多數人共樂，其爲樂也更多。好樂以
求樂，固應求其大且多者。王者與全國之民爲一體，此樂固應當與民共之也。既能
與民共樂，國有不治者乎。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疾首蹙頰，頭爲之痛，而貌爲之愁也。人愁則蹙頰不舒。極窮困無法可救也。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歡。一國之君於其鼓樂田獵，而使民疾首蹙頰而相告，如此復有何樂。更使民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是不但全不恤民之痛苦，抑且剝削民之生養之本以縱一己之樂。非唯於良心上過不去，抑且於國家之治安，君位之持守，大起問題，惴惴然不可長保也。充此好樂之心，寧不當節欲以從道乎？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鼓樂田獵而民欣欣然有喜色相告，而慶慰其無疾病焉，則民共樂王之樂也。無怨之者，無嫉之者。蓋樂民之樂者，故民亦樂其樂，如是其樂乃大乃安乃可久而無患焉。人君好樂，不當如是耶？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能與百姓同樂，則於百姓未得其樂時，不忍獨樂，更不忍損百姓之樂以爲己樂。如是則必制己之欲而與民同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王道行矣。憂勞民事，使得安樂，民既得樂而後功成作樂，與民共樂之，則皞皞熙熙而王道成矣。故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畜養禽獸之所，當於今之國有牧畜場也。方七十里，蓋覺其太大，若不可信。故問實有之否。於傳有之，傳說有如是。孟子亦未便決其然也。實則岐豐之間，山地宜林牧，原隰宜農事，文王因地之宜以爲人民森林畜牧之場，雖方七十里，亦情理中事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

問得合理。答得奇怪。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私於己則大，公於民則小，各人爲圍，宗旨原有不同。况又益之以嚴刑峻罰乎。是不幾於率獸而食人歟。說來原點也不奇怪，語語明快而深重，千載之下讀之，猶令人毛骨爲之悚然。宣王聞之不知作何狀。阱或作筭，獵人以陷虎狼者。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說得嚇殺人，民又不但以爲大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七雄並立，外交極重，蘇秦張儀公孫衍范雎之徒，特以縱橫之學顯。交鄰之道莫重於此時也。故宣王發爲此問，而孟子亦決言之曰：有。曰：有。曰：可。皆決絕語，更不繁言，更不遲疑。一字愈有力。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

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當時之交鄰國也，唯以利害爲衡，強凌弱，衆暴寡，無復相下相事，以信義禮讓相接者。其實以利交者，情不固，利盡而交卽離，則反相賊害。以力相陵者，大陵小則失衆心而成孤危之勢。小不忍於大之陵而與爭，則速其滅亡之禍。此不仁不智之行也。故惟仁者能以大事小，謂不恃己強大而接小國以禮以恩也。唯智者能以小事大，知其力之不敵，不輕用其智勇，忍小忿以就大謀也。樂天，謂樂天與我之厚，順天心以撫育萬邦。畏天，謂畏於強弱之勢之不敵，而戒愼恐懼以自強也。樂天者仁覆天下，天下皆安，故保天下。畏天者，敬戒不虞，故保其國也。交鄰國之道，無善於此二者。湯事葛，謂成湯助葛祀餉。文王事昆夷，正義引詩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手義，以爲柞械生柯，葉拔然時，昆夷伐周。推此則詩言肆不殄厥愠，亦不

隕厥問，謂昆夷伐周奔突，而周爲之困如此。文王雖不絕慍怒，然且使聘問，而不廢交鄰之禮，是正文王事昆夷之事。太王避獯鬻遷於岐下事見後。句踐事夫差世共知。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大哉，讚美詞，以孟子之言爲偉也。但寡人有心疾，寡人好勇，是故屈己而事人我弗能。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撫劍，按劍欲鬥也。疾視，怒目惡視也。彼惡敢當我哉，盛氣以陵一人也。此血氣之勇，故爲小勇。夫好勇非疾，好小勇乃爲疾。人君而好匹夫之勇，祇敵一人，此不可也。故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詩云，謂大雅皇矣篇也。上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謂文王已能斷盡彼我朋比貪求之私心，德已登乎彼岸，故能大公應物，凡所施爲皆得乎義之正也。「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此謂密人頑強不恭，敢拒周邦之明命，興兵動衆，侵陵小國之阮，至於共邑也。由是文王乃赫然斯怒，爰振飭其師旅，以遏止徂共之師旅。莒詩作旅，此借用字也。抑強暴而安弱小，因篤厚周家之福祜，福也。而對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其爲勇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使強大不敢侵陵弱小，兵革不興而民安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注，謂尙書逸篇也。正義，「言天降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司察

焉。天下何敢有逾越其志者乎？』是故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謂誅獨夫紂，伐罪弔民而定天下也。衡行，謂無理橫行，一人而能衡行於天下，唯獨夫紂當之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結此一句，希望無窮，勸王亦學文武之大勇，奚必與一人爭勝負哉？故曰，好勇非疾，好小勇乃爲疾。然則何如斯可以成大勇？曰，去其一己貪嗔之習，而以身任天下之重，無貪無嗔，則可恤小而容大。身任天下之重，則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有德可親，而有威可畏。且德義素足以服天下，天下從之者衆，率天下之衆以攻強暴，故仁者有不戰，戰必勝。有不怒，怒必能安天下之民也。是則樂天畏天者其常，好勇赫怒者其變，學養德威於平時，赫然奮起於一日，事大事小之與好勇，原相爲因果而不相衝突者也。如此好勇，何害於交鄰之道哉！否則恃其血氣之勇，窮兵黷武於平時，一旦事變之來，衆叛親離於內，敵國交攻於外，亡國喪身無日矣。此七國之結局也。

後世立國，敗亡相繼而不知戒，獨何爲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注：『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或謂此乃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王就見之。或曰：王在雪宮而見孟子。或謂賢者指賢君。或曰：賢者指孟子。都無不可。總之：宣王未能自信此樂爲盡理，故問賢者亦有此樂乎也。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孟子覺當時民窮財困，多不得所。而王獨有此樂，故爲正言以警之。有人不得，則非其上，謂有人困失所，見王此樂，則必謗議其上也。居下訕上，亦非循禮之士，故非。但人君不能使康居樂業各得其所，而乃獨樂，則失其所以爲君之道，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是故人君當以民得其所，各遂其生之樂爲樂，不當以臺池鳥獸一人之樂爲樂。人民既未得所，卽當捐除自身嗜慾之私樂而憂民之憂也。能樂民之樂者，民亦當見王之臺池鳥獸之燕樂而心樂之，不非其上。能憂民之憂者，國家有急變患難，民亦當忠上死長而憂其憂。如此能憂樂以天下爲體量，而弗私一身，未有不王天下者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自下引晏子諫景公之言以諷王。注，「轉附朝舞皆山名，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於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王也。」正義云，「轉附卽之罘山，朝舞卽召石山也，二山在海之東盡頭，登之可以觀海，然後轉轍循

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此云先王，蓋黃帝夏禹等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集註：『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巡視其治與不治。述所職，陳所受之職也。皆無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補不足，補其力之不足以耕，耒耜種子之或闕也。助不給，謂或以旱潦而穫不給於生養也。王者以時體恤民艱而補助之焉。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睚眦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師行人君行而師旅從之也。糧食，遠轉糧食而食之。由是令人民飢者不得食飽。勞者致重不得休息。則必睨睨側目而視，相共讒謗其上，而心懷詐僞，貌若恭順，以苟免夫勞困而作姦慝也。方命，橫命，不如理而繁苛之命，徵索之事是也。以是故虐其民。飲食若流，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於酒，如熊蹯不熟怒而殺之之類是也。如是以流連荒亡，大爲諸侯之憂禍也。正義，『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爲諸侯憂，古註以爲列國諸侯，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屣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鄭，殺其大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亦可方命以下言師行之患，侍衛之士，狐假虎威，故方命以虐民。恣其饗，故飲食以若流。所過受害，是故流連荒亡，大足爲諸侯憂。民心失，而姦慝興，乘而報復之者必衆，自取覆亡，是故可爲憂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水行忘歸，如水之流不反故處，故云流也。從流上忘反，謂登於岸上，遊於山野，留戀忘歸，情連於境物，故曰連也。從獸無厭，田獵爲樂，無有厭足，以此怠荒正業，荒亂心情，故曰荒也。樂酒無厭，昏醉沈湎，亡身喪國，而不自知，故曰亡也。先王無是四者，乃得祈天永命，保其家國，豈敢縱情遊觀乎？是惟君由先王之道而行爲得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同悅。景公知言納諫，從善如流，故乃大戒於國。注：『戒，備也。大修戒於國。』正義，謂『預修補助之事，卽晏子春秋所謂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是也。景公將身親振給，故出舍於郊，示憂民困也。』注：『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困。』

不足者也。』召太師以下，集註云，『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意謂招與韶同，其實不必卽用舜韶也。角招徵招，但樂章名耳。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景公知言納諫，任賢如此，以其身顯，不亦宜乎！惜夫宣王得孟子如此詳陳王道而弗能用也。此篇莊言典語，另是一格。於以益見孟子之許王好樂好勇好色好貨，皆是爲欲斷彼私心俗慮而善巧誘導之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注，『謂秦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正義引毛氏奇齡四書賸言，則謂明堂在魯地而後爲齊有，魯以宗祀文王者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正義阮氏元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爲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饗射獻俘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恆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於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於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制法典冊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此後世之明堂也。云云。

孟子直欲宣王行王者之政以一天下，故勸勿毀之。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特舉文王時近而易稽也。且文王由方百里起，隆興王業，引喻齊王，彌爲切也。耕者九一，井田之制，方九百畝，八家各百畝，中爲公田，八家共耕之，稅於君，是九分而取其一也。仕者世祿，謂仕者有功於國，身死猶厚待其子孫，令得世食其祿，毋令餓孥。子孫之有才德者，則復爵之也。或謂內諸侯之子孫得祿，外諸侯子孫得世，世祿爲二也。不然，文王時爲西伯，服事殷，安得爲此內外諸侯之制乎？關，謂郊關。市，謂市廛。譏，謂譏問，糾察姦宄。征，謂征稅商旅。澤，謂陂池。梁，謂魚梁。鄭注周禮，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以取魚也。與民共之，故無禁也。人之犯罪，父子夫婦不相及，故罪其人，而不奴沒其妻子也。孥，妻子也。又奴沒也。九一者，取民有制。世祿者，待臣以恩。譏而不征，以惠工商。澤梁無禁，與民共利。罪人不孥，用刑不濫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農業之國，以家爲本。家以父子夫婦，互相生養慰安。鰥寡孤獨，則失其所以相助相安者，故爲天下之窮困，而無可告語之人。匈奴之俗，貴少賤老。資本之國，重利輕義。法律政治，祇以保護富民財產。則此四者皆所謂社會之老廢物，而分國家之利者。故視其死而弗之救。王道則本周急不濟富，貴義而輕利之義。從悲心起處用力，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詩云，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孤也。無兄弟曰煢。言富人猶可，當先哀憫，此煢獨孤苦者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善哉，美王政之當理也。好貨爲病，故不能行此王政，以其取之有制而用之過多，則傷財也。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

夫好貨非疾，專利乃爲病。仁者以財發身，則貨愈多而施彌大。苟與百姓同之，亦何傷哉。故舉公劉之詩以爲王法。公劉，后稷之曾孫。毛傳公劉居郃，遭夏人亂，追逐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乃積乃倉，積謂堆積芻秣，倉謂封藏五穀。餼糧，乾糧也。小者曰橐，大者曰囊，盛糧之具也。戢，詩作輯，和也。安也。思輯，謂安輯其民衆。用光，謂光大其國土也。張其弓矢，備其干戈。戚揚，干盾也。戈，句矛戟也。戚，斧也。揚，鉞也。鉞大而斧小。戚揚，利於斫擊，戈利於刺，干以自衛者也。爲斯武備，以防不虞也。於是乃啓行焉。行者有裹糧，或作裹囊，意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也。而以裹糧爲俗本。今積倉旣析爲二，橐囊同爲盛餼糧之具，裹餼糧爲詩本文，故仍之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本，故王者行仁政，必先爲民制產業，謀生理，經濟財貨，固王者所重。王之好貨如亦同公劉之處處爲百姓計，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好貨雖欲與民同，唯是寡人好色爲病。集註，『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故不能行王政也。』

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夫王者治世牧民，原不自禁情欲。夫婦之道，人情之常也。故好色亦不爲疾。唯是橫征暴斂於民，使夫婦仳離，生育不遂，不相保守，而獨私妻妾，美宮幃，沈溺於女色，酣歌恆舞，而自戕賊其身體與精神，此則自他交害，都無利益者也。果能篤夫婦之愛，推而及於天下之人，使之嫁娶以時，生育克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如太王之治岐焉，則於王天下亦何難之有哉。妃，匹偶也。太王之妃，謂卽太姜，有賢德，輔太王開創王業之基，與太任太姒爲周室三母，見烈女傳。詩大雅綿之篇也。古，昔也。亶父，其名。謂古昔公亶父也。太王，追王之也。公劉九世孫，避狄難，遂去豳而遷於岐下。來朝走馬，箋云，言其避惡早且疾也。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正義毛傳，率，循也。滸，水厓也。

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之下，南循渭西上，以達岐下也。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胥，相也。宇，土宇。聿，俱也。乃共女俱來相視土宇之可居者而定居焉也。統觀孟子答宣王各章，而知人生之道，與君民之術。人不能孤立，必相生相養，互助互濟，乃得生。故貴有痛癢相關，休戚與共之情，而後人道立，生養遂。在家則便是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在國則爲君仁臣忠，上下一體，同心同德。於天下則詐僞不興，爭奪不起。如此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人生而有生活之需，衣食住居，男女婚嫁，音樂藝術，亦皆人生本有之欲求。聖賢御世治民，既非以離欲出世爲宗，則好色好貨好樂好勇，亦非大過。特旣爲一國之君，則固當以一國之人之苦樂痛癢爲一體。如有平定天下之願，則尤當以天下人之苦樂痛癢爲一體。絕不可有自私自利之心，獨求安樂。更不可剝削人之生活所需，而自縱其情，獨專其利。且旣身爲民上，爲之君長，尤有領導匡正經營治理之責。則尤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苟能使人民之生養遂，衣食足，彼此安，人皆得所，則己身之天祿亦隨以

豐隆而久大。堯舜文武，皆其明驗也。是則道德仁義，卽寄乎飲食男女生養勞息之中。以道德仁義而調理飲食男女，生養勞息，則飲食當禮，男女有別，生養克遂，勞息得宜，遂爲王道之成矣。獨人生而專欲自私，在家則父子不親，兄弟不和，夫婦反目而家道敗。在國則君不君，臣不臣，離心離德，上下相蒙而國事亂。家國敗亂，個人之快樂亦無所寄也。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聖王尤相警誡，况中人之主乎。故孟子之答齊王並不斥其好樂好貨，而但請其大之，與民同之。大其量，公其心，則專利自私之情，縱欲敗度之失，不求革除而自革除。此聖賢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手腕也。然人之眞能大量公心以民胞物與爲懷，以安濟天下爲志者，積極旣需根器之素厚，消極亦需物欲之蔽輕。乃能聞言之下，立卽承當。如石灰遇水，勃然遂化。若其根器未厚，而物蔽轉深。則雖大聲疾呼，耳提面命，暫可醒快於一時，轉復昏迷沈溺於故習，貪者不得以遂廉，懦者不得便立志，如以水渥頑石，終不相受。禪宗之當頭棒喝，直下明心，亦將大根者其道乃行。否則有師無徒，終無益於機用也。孟子確得體

用現前，視治平天下之易如覆手。奈此宣王根器未厚，物蔽甚深，雖有向上之心，而好樂好勇好貨好色皆非其正。是以雖層層剝滌而終弗能救。孟子終不得不浩然有歸志，而文武之道遂不復行矣。子房曰：與他人言皆不合，沛公真天授也。馬援曰：當今天下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使孔孟得漢高光武之雄才大度而師教輔弼之，庶幾王道之行，光於二帝三王矣。時或有君而無臣，時或有臣而無君，聖師難得，英主難遇，可爲惋惜者也。雖然孔孟之志雖不行，孔孟之道則已著，千載之下讀其書，猶輝光奕奕，發人深省。當知其流風餘咏直接間接影響於人心治道者已爲不少矣。此兩漢以後我民族文化之所以去野蠻而進文明者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將欲責王苟且偷惰，不以其身服勞盡職以治國理民。却緩緩說一個交遊之道，又說一個士師之職，都使他自認自肯，然後一語歸結到王本身，使他半句話也

答應不出。是何等的從容不迫。又是何等的明利痛快，令他全軍覆沒，棄甲投誠，託寄託比及也。棄絕交也。士師，獄官之長，其下有士，分掌鄉遂之獄。士師不能治士，是不能率導其下，奉公守法，而枉法虐民，或貪贓溺職，己之罷黜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此一語如泰山壓卵，不容王顧左右而言他。王却顧左右而言他，是他根器淺薄。豪傑之士，祇有自認其罪，或棄國而逃，以謝百姓。或任賢去姦，勵精圖治，以湔削孟夫子一棒之恥。而皆不爲也，哀哉！

觀此語，孟子心中的人君是爲民服務的，不是坐享幸福的。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臣所以輔君而共治者。君既世襲，臣亦宜有奕德相承，與國共其安危，如是乃能憂深思遠，爲國家根本之圖。直諫敢言，匡人君於道。絕不徒迎合君心，苟求一時

之利祿，而視國之存亡，主之得失於不顧。此世臣也。持危扶顛，託孤寄命，國乃得久安長治。斯所以爲故舊之國也。乃君主之國，用人之權一操之於君，設君之倚任不專，視聽不明，禮遇不周而輕於進退，則賢者難貶已殉人，潔身而退。不肖者，苟求幸獲，圖快一時。平居則高談闊論，無事弗能。遇變則挾其妻孥，飄然而逝。視官衙爲傳舍，視君國如贅瘤。而欲國之治安，不可得也。親臣者，與人君共休戚之臣，可以寄腹心之任者，是必久於其位之人。今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乃不知其亡去也。如此視舊臣之去留若不在意。所任皆新進輕躁之人，誰復與王共休戚寄腹心者哉？其爲可懼也爲如何？唯孟子乃見其危而忠告之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集註，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集註：『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常之禮，故不可不謹也。』蓋國家用人，一當審資格，資格限人，進升以漸，一者富其經驗，二者除人僥倖非分之心。故援用尊親，乃其常也。然奇才異能，足以捍大患，興大功，則亦當越格破例用人。然真才不易得，苟一不慎而小有才者側之，則不能捍患成功，反失前二者之利。浸至官常盡壞，綱紀盡弛，羣小競進，而國空無人焉，故不可不慎也。慎之道奈何？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此進用之慎重也。未用之先，不當輕聽薦舉，如此詳審，庶無冒進之失。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此罷黜之慎重也。既用之後，則不當輕聽謗毀，如此詳審，庶不爲讒嫉所乘。集註：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

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於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集註：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夫輕用人，則小人進。小人進，則溺職敗事，犯罪深。犯罪深，則罷黜繁而殺戮衆。類於黜陟，則小人愈相爲排擠以倖進。殺戮多，則君子寒心，而裹足不前也。三者相爲因果，焉得不至於空國而無親臣也哉？故始之以慎用，繼之以慎去，終之以慎殺，如此乃可以得眞賢，成事業，清刑法。曰：國人殺之者，殺當其罪，衆共棄之，而非有私意存其間也。如此雖殺而人無怨者，殺一人而衆皆警惕不敢爲非也。書云：四罪而

天下咸服。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大公無私，敬慎不慢，可以得人行政，致治成功，守邦國而子育萬民也。

或謂英明神武之君，拔人於微賤，當機立斷，委之重任，豈必詢之左右大夫國人者？曰：此非常之時，非常之事，非常之人之所爲，而非所論於守成率法之君主也。或曰：如此，則將終年不能用一人矣，國事豈不墮壞哉？曰：此亦不得已而一爲之，以待大賢者。其他治事之官，百司之職，則各守其常，不須人君之一一訪詢也。否則便有築室道謀，元首叢脞之失。

王船山讀四書大全云：「齊威宣之初，以有盼子種子諸臣，皆田氏公族，相與用命，故齊以之彊。其後宣王喜納辯士而聽用之，稷下之館客日進，而田嬰之流且以外向。此則非徒不足以有爲，抑取亡之道矣。凡此挾策而遊之士，恃其小慧之無往不合，交遊之散在列國，可以或去或來，而不與人同其成敗。故苟可以利其身，則

雖一言之覆人邦家而不恤。方其巧干人主以奪卿相之位，則多詆毀舊臣，勸人主以迸逐而誅殺之。迨夫醜跡且露，則一旦逃去而無餘戀。此昔所進而今不知亡，齊王且逐虎進狼而莫之覺也。一遊士退，一遊士進，其來去乘權，顛倒於遊士而與之爲終始，則世臣勢益衰落，亦將棄故國而他往矣。齊惟長此不悛，故未數十年而蘇代、玉丹之流得以入其肺腑而亡其國。其僅存也，則又公族之田單。其終亡也，則餓王建於松柏者固客也。孟子知其禍本之所在，故危言以動之。而王但言舍而不言留，言識不才而舍，而不知小有才之爲害更甚，則其不智久矣。蓋登進大賢以興王業，如商周之用伊呂，自是非常舉動，使卑疏踰尊戚，而人無怨者，緣此一人關於興廢之大，則雖欲已而弗用而弗得。是破格求賢以躡舊臣而代之任，自非王者之於名世，固不容授諸小有才之佞人。以朝廷自有大體，而斯民之所尊親者自有其素也。民志定而後因尊以尊其上，因親以親其上，斯以一國如一家，君民如父子。今信遊士之立談，遂取民之素相尊親者去之，殺之而無忌，則斯民不知有尊親，而情勢

瓦解，尙能立其上而爲之父母乎？孟子遂探齊之將傾，故深著其輕聽之爲禍媒。而害莫慘於誅逐故舊，以快游士之意。是以於去於殺，詞繁不殺，其用意深矣。王唯不改，終使淳于髡之流，得排去孟子以行其志，國以瀆亡，其自取已。宋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爲生平報國之事，良亦此意。漢用谷永杜欽而斥劉向，唐用令狐綯而竄李德裕，近者陳啓新乘間入諫垣，而資格盡壞，古今一轍。禍亂同歸，猶且有執破格用人之論，開功名之門，以惑人主如蘇氏者，豈非浮薄之前茅，而敗亡之左券也哉。朱子謂蘇氏得用，禍更甚於王氏，洵非誣也。有所用則必有所舍，而禍成於殺。至於妄殺而國乃亡，新安乃云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何其疎陋而不思也。」

今之英美，國有數百年之政黨，有數百年之學校，其入官任教者，率爲六十七十之老翁，而選舉由於人民，國用強，民用治。我國立國五千年，乃無百年之學校，無五十年之政團。執政者，任教者，率不過三四十歲之青年，亦有十幾二十歲者，間有

一二老者。乳臭未乾，經驗全無。一日作事，始以趾高氣揚，百廢俱興。繼也垂頭喪氣，一事無成。人民之賦斂日盡，國家之基礎猶虛。朋黨相傾，奔競轉甚。廉恥道喪，禮義不興。然後知孟子此言，並不單適用於戰國之世，君主之國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紂自焚死。

曰：臣弑其君，可乎？

湯武舊爲夏殷諸侯，而桀紂襲殷商天子之位，有君臣之義焉。而放伐之，是以臣弑君也。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答他，真不易答。若道可，又壞君臣之義。若道不可，又失弔民之仁。孟子却先從人君之實上審量一番，原來桀紂先自失掉人君之實，本已不成其爲君了。蓋古之君臨天下，非欲其富貴自享也，非欲其情欲自恣也，乃以其行仁履義，可以表

正萬方而育養萬民也，故謳歌者頌其德，獄訟者待其平，如此者乃名爲君焉。今桀與紂，不行仁義之道，而反賊害仁義。夫賊仁者人中之賊也，賊義者人中之殘也，以其不率人道，中心殘害殘忍而無所忌憚，以至於虐民害人，故謂之殘賊也。如此殘賊之人，雖居天子之位，而人所共怒，衆叛親離，但可謂之一夫耳。故吾但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何謂不可哉？此種答法，謂之取消問題。先破其問，則不答已答之矣。觀孟子此言，而後知人君者唯有德者稱其實，不可以權勢而尸其位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集註，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女，同汝。言賢者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集註，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宣王問孟子以桓文之業，而孟子爲之歷陳王道，是孟子所學者大，所期於王者亦大也。乃宣王以爲迂闊不切於當世之用，願其舍王道而從我。彼宣王之所行者小智小謀，而不合於治平之道，是以孟子小之，直以爲外行也。願彼大之，而不能立志有爲，今乃反求孟子舍所學而從之，癡騃以極。孟子既不肯貶道同俗，曲學阿世，故不久去矣。觀此所言，有不屑之情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燕王噲讓國於相子之。噲，庸君也。子之，妄人也。而傀儡堯舜之道，虛僞怪誕，燕民不戴，政令乖張，國大亂。齊乘其亂而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取者，

取其土地人民以爲齊有。勿取者，誅其首惡，還歸燕政也。燕齊皆千里，故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五十日舉成辦也。謂戰已勝，城已下，事已了。其易如此，是蓋天與，非人力也。天與不取，必受其殃。此齊王高興愉快自得之情，然猶未敢自信能終取之，故問孟子。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天下歸往謂之王。民悅而後取，不悅則弗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而紂惡日稔，比干已死，微子已去，箕子爲奴，然後率諸侯伐而取之，如是其順天應人而慎重也。今齊王之德比於文武則何如，能得燕民之心悅誠服與？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之民以簞盛食，以壺盛漿，懽迎王之師旅，是何故哉？但爲燕之苛政耳。水火

所以喻苛政，如云苛政猛於虎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是說齊之政令並不賢於燕，而又益之以師旅之煩擾，征斂之煩苛，視爲奴役而予取任意，則是水而益其深，火而益其熱，燕民不見齊之德，而轉思燕之舊，怖齊之暴，以求自保，則亦轉運別爲抗變而已矣，豈能終取之哉。孟子雖未勸齊王不取，但審其素政，知其不能節制其師，且必斂怨於燕民而不能有，故愷切而言此，仁政既非一時所能行，人心不能忽爾，而便得，度德量力則以不取爲善耳。伐之以立其威，舍之以著其恩，雖不能爲文武，猶不失桓公之略也。孟子但以民心之不向，自德之不足爲言，而不倖以求利，是故爲王者師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不聽孟子言，不度德量力，貿貿然取之。聞諸侯之謀，不知所以待，又問計於孟子。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

能行王政，則成湯七十里而可以爲政於天下。寧復如齊之以千里而畏人者哉？因舉書以見湯之所以爲湯者，此逸書詞也。一征，一正天下也。東征南征，皆同爲正天下之一事。故統云一征，而自葛始也。如論語之云一匡天下也。天下信之者，信其果爲弔民伐罪而非以其私怨侵人也。面向也。怨，怨其不先來救我。霓，虹也。大者曰虹，微者曰霓，雨則虹霓現。大旱望雲霓，望之切也，唯恐其不至也。王者之師，節制嚴明，不擾民，不貪財，是以歸市者弗止其貿易，耕田者不變嚇而驚避。暴君虐民，爲民誅之，而弔傷其疾苦，如時雨之澤禾稼也。故民大悅之。咸曰：『徯我后。』徯，待也。后，弔民伐罪之君。湯時雖未爲彼君，而民心向往，久已愛戴之爲我君也。『後來其蘇。』蘇，卽蘇，復生也。言吾民已無復生理，我後來則吾民當復蘇也。湯之征天下也。

如此，寧復畏人者哉？既不行之於先，望王勉之於後。困心衡慮，增益其所不能。當敵國外患之來，故爲此法家拂士之言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既不著信義於平時，復乘人之釁，肆虐如此。水益深，火益熱，民既大失所望而必變矣。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又結嫉畏於鄰國，皆思得而甘心焉。自動天下之兵起而伐我。如之何待之哉？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取得了便取，服得了便服，取不了服不了便捨，當機立斷，既不失丈夫氣概，亦復不至於喪師失威，殘民辱國。講體面，不失體面，講利害，亦有利而無害。孟子勸王速出令，反旄倪，止重器，謀燕衆，置君而後去之，真是萬全之策。苟能如此，安來樂毅

之師，而國幾以亡哉？此計不用，遂至貽禍無窮。然後知孟子之謀人國，並不下於張子房、李長源，而明體以達用過之旄。老人、倪、小童，蓋卽繫累虜掠者。猶可及止，猶可及諸侯兵之未發而先止之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鬪，紛爭鬪鬪也。穆公、鄒君。誅不可盡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又實當誅，誅之乃可以明賞罰而立綱紀。二者皆難，有何妙法以處此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集註：『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有司莫以告，謂不以民死亡流散之情達之於君也。慢，怠慢。殘，傷害也。當此無可如何之時，唯當反求所以致此之故，則皆

在上者有以自取之也，何怪於民哉？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當改絃更張，求所以固結民心之道。君能行仁政，撫卹百姓，與同憂樂。則平時自能親愛其上，遇變則能爲君致死矣。探本立論，非唯以折庸人之癡心，亦抑示以守國之正道矣。范氏曰：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舊爲魯之附庸，戰國七雄並大，魯亦降爲小國。莫能自衛，故莫由衛及滕也。故必另求大國以事，然後得其保護而免於侵陵滅亡。然介於齊楚之間，事齊則楚

怒，事楚則齊怒，又不知二者孰強孰仁爲可倚託也，故以問孟子。孟子曰：齊楚皆暴，俱不可靠也。是以是謀非吾之所能及。及者，斷其孰可靠以事，孰不可靠而勿事也。既兩者都不可必，都無可恃，則唯有一道存焉，鑿池築城，修其武備，安民和衆，固結人心，而與民共守之，效死而民亦弗去焉，則衆志成城，齊楚終亦無如我何，則是可爲者也。此道非不甚難，但豈不較仰息他人，聽其宰割之猶愈哉？注云：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後爲齊併。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城薛與滕偪，故文公恐之也。此約正義引羣書文也。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偏處強大，而無可如何，唯一方便，彊爲善以俟命焉耳。蓋人生唯當爲善以立命。亦當忍苦以安命。於當前莫可如何之境遇，順受而不逆，則能從容爲善，而修己以自強，成功之遲速雖不可期，但爲善則必有其成功。是以聖賢能處大變而不驚，遇橫逆而不改其素。自守有定，則生死成敗得失存亡而皆安。此雖唯聖賢能之，然凡人皆應如此。聖人者，能盡人道於至善耳。否則不忍，一朝之忿而力與之爭，則其取亡也愈速。苟且弱喪，屈事之以臣妾之禮，則生人之氣喪。彼恃強而欲無厭，予取予求，而國愈危。兩無所可，祇有視彼強鄰如未嘗有。余唯努力自修吾政，自愛吾民，求所以自立不敗者，不屈也，亦勿犯之。彼果不吾侵耶，吾固可以永爲善國。彼果不吾容耶，力不足以敵，可去則去，不能去則守，守之而亦不能耶，則宇宙固無百年

不死之人，萬年不亡之國，亡得乾淨，死得正氣，則亦可以堂堂正正，上對先祖而下光子孫矣。亦何事恐懼憂患，國未亡，身未死，而預爲死亡之慮，以自亂其心，自敗其事哉？孟子與大國之君言，便有一副子育萬民囊括天下之偉略。與小國之君言，便有一副自靖自守，立命安命之善道。積義也深，體道也素。故泛應曲當而無滯也。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言，如太王之初，其遇難亦正如君。以其爲善，遂開創王業之基。君苟爲善，亦當如太王之後終王天下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謂能爲善，以創業而垂統緒，則立法良，而人心固，子孫便可憑藉先君之業，而繼緒光大之，如王季文武之繼述，纂太王之緒，而伯而王也。如弗能爲善以創業，則法度不立，民散國衰，以自趨滅亡，則後世子孫雖有賢者亦無如之何，是則弗能爲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此又言雖善可由我爲，但成功則不可以私意期必。唯當安命聽天，待其自至。卽有意外之失敗，亦當安之。不必計較。吾之所得自主者，自強不息以爲善而已矣。說到此處，已是人到盡頭處。聖功至極處，如此便是循天理。

外此便是順人欲。不但患難當如是，處富貴安樂亦無不當如是。唯在艱難困苦之中，四面無依，別無假借，可以安身立命，則此種功夫愈用得着。經得過此關，而不更其守，則其學問必然大進。而在平時都悠悠過了。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噴鼻香者是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注：皮，狐貉之裘。幣，繪帛之貨也。屬，會也。正義：孟子梁山，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山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

山，然後可以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伏生尙書大傳略記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贅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不得免，猶不得免其侵也。從之者如歸市，市爲貨利之場，故人爭趨之以求利，太王乃喪國之君，而從之如歸市，不避艱難險阻如此。於以著其仁德之感人深矣。孟子之答文公，請擇於斯二者，義何居乎？曰，古之人，國家觀念本不重。人民每爲君而守，非爲國而守也。故太王曰，二三子何患無君，言我雖去，自復有爲之君者。古者伐其國，不必奴隸其人民，但遷易其君而已。君治民而有恩，則民爲君而守。不忍以爲我而致人民於死地，故太王之去之也仁，而從之者益衆。戰國之世，雖無可

遷之岐，但棄一家之爵位，使人民一統於大國，其受害當爲小，故亦不失爲仁民，奚必固戀彼區區小國之位哉。此就仁民而言，則當去也。爲守宗廟社稷言，則此土受之於先王先公，祖宗世世相承以及我，不能守而棄之，爲不孝，則以身殉之可耳。此就世守之義言也。今之世，國家觀念重，則人民共守其領土，非爲君主也，故無可去。爲政府者，雖無宗廟世及之義，但爲人民公僕，有捍衛領土之責焉，亦有自盡國民之義焉，且又無曠地如西半球埃及等等者，可資遠徙，則唯一之道，效死勿去焉耳。但萬不得已，國都可遷，地土可割，人民可棄，而政府政權終不可失。則古之所重者人民，今之所尤重者乃政權也。事理變遷，每無定則，有如是哉。唯有不可變者，中心惻然不忍之仁，自靖自守，知恥不辱之義，國亡家破，身死可也，而此心不可失。此心不失，則仁道常立，正氣常存，國若民終無必亡者也。憶予孩童未知讀書，父在樓上持此章告洋曰：此今日中國之勢也，不禁惻然。繼而年日長，知識日開，志願日定，而國事自覆清而民國，自洪憲而護法，而地方割據，而北伐成功，而統一，而外蒙失，而東

四省亡，內難頻仍，強鄰四逼，紛紛藉藉，未有一日之寧，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遠徙無地，效死無人，悲自中來，曷能自己。然每自恃自信，自慰自安，而無恐者，則聖賢之道，文教學說，日明日新，精神時與古之明德相契印，謂可以己立而立人，救中國以救世界人國，是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雖身處鄉野而心不忘乎世界者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嬖人，嬖幸近臣也。平公有尊賢禮士之心，故欲往見孟子。臧倉讒毀，遂不復見。臧倉不足責，魯君何無君人之體，見賢禮士之大事，亦隨小人而顛倒乎？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君前臣名，故樂正子入見平公而稱孟軻也。孟子先喪父時爲士，後喪母時爲大夫。三鼎，士祭之禮。五鼎，大夫祭禮。鼎，盛祭物者也。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故祭禮隨子之貴賤而降殺也。此非爲踰。君乃答以棺槨衣衾之美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故當量家道之有無，隨貧富而有異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此必樂正子與孟子有前約，此謝辭也。克，樂正子名。沮，止也。果，決也。未能踐言履信而決來見，故曰不果來。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尼，止也。人之行也，或有使之者焉，則欲不行而行也。人之止也，或有尼之者焉，則不欲止而竟止也。凡此若有前定焉，自既不能主宰，他人亦弗能主宰之也。吾之

不遇魯侯，有其天命之自然者，豈臧氏之子能使吾不遇哉。不但對平公如此，齊梁之君終莫能用，亦莫非天也。知其有天命，故不怨不尤而坦然自得也。設不知此，或苟求幸進，而道已卑，身已辱。或怨天尤人，則心志困窮而弗能脩道不倦也。一以天命視之，故於彼一切處之淡然，君子不可不知此也。

公孫丑第二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正義引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卽公孫丑樂正克。當路，今云當道。謂當國家大政之要路，阿衡冢宰之任也。管仲，管夷吾。晏子，晏平仲嬰也。許，期許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

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曾西，曾子之孫，或曰曾子子也，卽曾申，字子西。正義謂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也。蹴然，不安貌。先子，先曾子也。先子之所畏，自不敢比賢於子路也。艷然，注，「慍怒色也。」何曾，注，「猶何乃也。」集註：「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行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功烈猶言功業。功業有光輝，故云烈也。重言爾何曾比予於是，恥之甚也。爲我願之之爲，當作謂。以子路而當管仲之任，未必便能致一匡九合之功。而曾西不敢比子路而恥管仲者，此是曾子以下一派思想，重德義而輕功利。以子路是聖人之徒，而視管仲則爲事業之徒耳。以聖

人爲志，則雖不必有豐功顯業，顧其人品高，凡事從根本做起，感於人心風俗者深而良。以事業爲志，則不免枉道求合，苟求事功之成，不惜捨其根本，而損害人心風俗者大。自齊桓而後，繼之以晉文楚莊，迄於戰國，霸道風靡天下。由計功利，而嗜殺人。以致棄禮義廉恥於不問，而人道大裂。推原禍始，儒者每以桓公管仲開霸業之端，則以爲作之俑者，管仲也。是以雖有功烈，而儒者羞稱之，然在管子，則四維之義，尊攘之功，固未嘗離仁義而行。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則聖人未嘗不許之也。吾謂管仲之才大力大，誠有不可及，特孟子之欲挽狂瀾於既倒，救陷溺之人心，則立說不可不嚴，目標不可不遠，是以言必稱堯舜湯武，而絕口不談五霸矣。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以致也。致其君身霸天下，致其君名顯諸侯也。管晏事業，史別載之，此不錄。此仍齊人口吻，以爲功無過於此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孟子答以王齊之易如此，奚必以霸業顯名爲已足乎？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難得是，卽以孟子之所常稱者難之。可謂善問者。正以此故，後世君臣鮮有法文王者。以其難能而時太久故也。不知畏難欲速，便不是有志氣人。所以都流入霸道去了。

集註，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匹敵也。賢聖之君六七作，謂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爲六作，加盤庚子祖甲，則七作。是皆振興殷道之君也。作，興起也。武丁，高宗也。運之掌，謂人心從政令行，天下如在其掌，而隨意施治也。書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武丁之後復繼之以祖甲，聖君百年相繼在位，祖甲之後，雖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五傳始至紂，然在位皆不久，總不及三十年。故曰：紂去武丁未久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正義曰：故家，勳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敦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尙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遷殷民，因在位之不樂從，必再

三告誡，反復於乃祖乃父，以馴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即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即離心也。一後此東晉之得偏安，宋齊梁陳之得承繼，則亦以王謝顧陸之家，相維相繫於不敝也。帝乙子三，長微子名啓，次微仲名衍，衍後繼微子爲宋君，三則受也。比干箕子與微子稱三仁。膠鬲亦殷賢臣，後適周。既承祖業，又多賢臣，是以弗即亡。迨至武王時，紂惡日稔，三仁或死或去，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皆無存，如書微子酒誥諸篇之所言，故滅亡耳。然則非文王之德不至，實殷有可存之道也。况文王猶方百里起，以服天下，其難不已甚哉？此段答文王之所以難，亦即以顯今日之必易。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雖有智慧而屈抑在下，則無所展施。故不如乘勢當位，憑藉厚則成功大也。鎡基，田器，鉏也。耕耨雖勤，不到夏秋，不能收穫也。憑藉厚而良時至，莫如今之齊，故王天下易如反手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說齊國之勢也。改，更也。辟，闢也。開拓墾殖也。乘此勢而王天下，誰能禦之。此則異於文王之由百里而起者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此說當今之時也。周自幽厲失德，王室東遷，迄於戰國，五六百年，未有王者興，故曰疏。諸侯力爭，暴斂其民，殺人盈野，故曰甚。憔悴，愁苦貌。易食易飲，易滿其欲也。流行，謂風動天下，人心景從也。此則異於文王當殷之時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倒懸，極苦也。解之，則心中感激而悅之亦極。以萬乘之國之勢，而解民之倒懸，

則其景從歸附也速，故半行古人之事，而必倍收古人之功也。唯此時乃能，而文王之時弗能也。此總結將文王之時與勢與今之時與勢兩兩對比。條理井然，更不說自家之德有半點勝過古人處，而王者之難易較然明白，使人更不懷疑，可謂善答問者也。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如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吞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併冠帶之倫。以德如彼，用力若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縱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

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竊謂孟子言王之易猶託空言，至於漢高乃成事實。高祖雖無文王之德，亦無齊國之勢，起於田間，五年而成帝業者，亦以暴秦之虐，項藉之殘，高祖乘時，約法三章而禁屠戮，豁達大度，人稱長者，遂以成功耳。使齊梁之君能用孟子，行仁政。王天下若反掌也，孟子豈欺我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公孫丑問：不動心有道乎？而孟子答之：以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之養勇者，蓋唯勇者能擔大任，決大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盤石之安，故不動心，卽勇之驗也。苟無大勇，則力不足以當重任，艱難險阻之當前，憂疑畏懼而不能勇，決以應之，尙不克保其自身，何能以治安天下也。又無真勇者，臨難雖或可無懼，功成則氣滿而驕，故有功而身危，晚節不終而遺害天下者，此則如唐明皇、唐莊宗之徒是也。故公孫丑問：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如此則動心否也。是知無大勇，卽不能不動心。有大勇者，能以心力轉移環境，轉危爲安，撥亂反正，移風易俗，而不爲環境之所轉移也。是故不動心之道，卽養勇之道也。

孟子之言養勇，先敍三人而漸與己近，以孟子之學出自曾子也。北宮黝之養

勇，約言之，爲等視貴賤，近於遊俠之勇。蓋有扶弱抑強，尙打不平者之氣焉。夫有扶弱抑強之意者，必自視其身爲不可輕侮。又且當令自身能不受人輕侮而不爲之屈服者始可。故其養勇之道，不虜撓乃至惡聲至必反之也。

孟施舍之養勇，約言之爲等視勝敗，近於忠臣義士之勇。見義卽爲，不慮成敗得失。以爲吾人當爲卽爲，爲之卽得，更無有得不爲卽失，更無餘失。此其堅決果敢之氣，雖不以得失勝敗爲心，而自有取勝不敗之道。何也。以其氣壯而志強故。氣壯志強，則外境不能動其心，利害不能亂其慮，心不動而慮不亂，故有克敵制勝之道，而敵莫能敗也。自來敗軍之將，不必力不敵人，智不如人。唯其志不定，心不一，氣不勇，慮患過深，故應機不捷，而自守不固，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也。古之良將能以寡拒衆，能以少擊多，無他道焉。一鼓其無畏無懼奮迅勇敢之精神，破其一而餘自亂。亂則自相踐踏，而我益乘之。此謝安所以圍棋却敵，岳飛所以八百騎而破金人十萬之師者也。故孟施舍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最難者，卽在視不勝猶勝，夫能視不勝猶勝，則更無勝敗得失之念存於心。勝敗得失之念既忘，彼何往而非勝，卽何事爲可懼者哉。此其所以爲勇也。

孟子批評二子之勇，以爲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雖未明言二子孰賢，而謂孟施舍守約也，是已許孟施舍之養勇賢於北宮黝也。夫北宮黝之不膚撓目逃，是亦無懼，然而鎮之於形體。惡聲至必反之，則絕無寬容之度，而有計較之心。卽視刺萬乘如刺褐夫，亦仍不免有萬乘褐夫之分別。云無嚴諸侯，是亦心有諸侯而後無嚴之矣。凡此皆從外計量，去不平以歸於平者。雖勇往無畏之精神似極奮厲而不可當，然而太露聲色，已失優裕自然之度也。如此之剛，不善學之，則過剛必易於折，不若孟施舍之但求無懼於心，而不計勝敗於外者，其守氣之道爲約也。約者，不煩而得其要之謂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聖人，故謹守禮儀於外，反求諸己，故自求仁義於心。重禮儀者，有時乏容人之量。求仁義者，曲諒人情，恕而

能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是子夏學問得力處。然而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已見譏於子張。孔子又有無爲小人儒之誠。與曾子之宏毅，任重而道遠者，微不同矣。是故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學傳爲孟子，子夏之學傳爲荀子。孟荀氣象亦各不同，此其源也。

次言曾子告子襄以養勇之道，而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也。明此道爲孔子所傳授也。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直也。當於理，合於義之謂直。不當於理，不合於義，謂之不直。無慄者，無怖慄之也。不但不敢以威力加害之，並不敢以虛言恐嚇之也。理不直則褐夫不怖，理直則千萬人吾往。非以其爲褐夫故不慄，以理曲故不敢慄也。非以其千萬人故吾往，理直故吾往也。慄不慄，往不往，一本於理之直不直，而於人之強弱多寡不計焉。此其所以眞爲平等也。千萬人吾往，則絕不計較勝敗得失矣。此其眞爲不懼也。然而不懼者，又非一切不懼也。理曲不復往矣。雖褐寬博無敢慄焉也。可貴猶在此，理曲則能止矣。此勇之

所以不爲強梁暴虐者也。夫不懼平等，一皆以理之直不直爲根爲依爲守，而不徒固守其氣。是不更得養勇之要道歟。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夫守氣者，豪傑之工夫也。其流弊也爲霸，則有不問理之是非，而唯吾是尊者也。守理者，聖賢之學也。王道之所由興也。必無憑智力而稱強者，唯德之是尊耳。故二子之養勇，尙非可全法，必至曾子之養勇，乃爲聖門之真學也。夫理之是不是，將何由辨？彼霸者之行，豈不亦自詡爲理之正而義之當者乎。曰：是尤貴夫自反也。自反而曲，乃真曲也。自反而直，乃真直也。自反云者，實驗諸其心行也。苟不反求諸身心，則所云是者，烏知其非義襲而假之者歟。所云非者，烏知其非惑於流俗而不敢自持者耶？夫惟是非曲直皆能實驗諸其心行，而不隨流俗以浮沉，然後所守者定，所見者明。有明見定守，故可以特立獨行，千萬人而不撓，褐寬博而不敢憚。是故無暴其氣，而常守其志。志守故配道與義而行與不慊。氣不暴故可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而不窮。是故自反之功，聖賢之實功，養氣之要道也。孟子氣象剛健，人謂其聖賢而豪傑。

乃其一生爲學得力之功，全在於自反。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橫逆之事名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盡己之謂忠，不忠者，謂我待人未盡仁禮之量也。又實有諸己之謂忠，不忠云者，謂或襲仁禮之迹，未有至誠動物之功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至曰：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也。自反之功如是其密，則其持志之嚴可知矣。更無暴其氣之時矣。夫固視惡聲至必反之之勇，有天淵之別。亦視能無懼而已矣之勇，爲鞭辟近裏。以彼或無警惕戒慎之功，而此則察理精微，持志敬慎，都無

妄動，則一動孰能禦之哉。易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此之謂自強不息之學。此之謂天行健，此聖賢養勇之道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已論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不動心之道——養勇——公孫丑故進而問孟子不動心之道。因孟子有告子不動心之言，故乘便亦問告子不動心之道也。告子曰：以下孟子答公孫丑之詞，將言自己不動心之道，故先對告子之道，因而評其得失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告子不動心之道也。此中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即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之不得字也。得者，成就也。意願滿足，言行不虛之謂得。愛人而人親焉，治人而

人治焉，禮人而人答焉，故言行不虛，而心意滿足矣。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實有諸己，修德成就之謂德也。故曰：德者得也。以此解得不得之義，圓滿着實。昔人以上之不得作不達解，下之不得作不安講，非但意義不貫，又且於養氣之功不大干涉。於言之不達而不求於心，何以遂不可？豈養氣者當苦思冥索而後心不動乎？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縱思索得，亦是知識邊事，與養氣無干。故今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此言非他人之言，而卽自己之言。言者心之表也，所以命令教示通達其志願情意於人者也。是卽愛人治人禮人最切之具。人與人之相感莫捷於言語，卽行爲亦在此中。故此云不得於言與行有不得，其義一也。在孟子設遇此境，則必求諸己，自問其心有未仁未智未敬者乎？在告子則以爲我如是言，言已便了，我如是行，行已便了，人之信與不信，從與不從，答與不答，完全是他的自由，與我何干？是故更不要反求其心。如此自然省事，自易不動其心。何也？自己做了便了，人之究竟親不親，治不治，都可不照。爲人之意少，

自爲之意多，所以少事少欲，易於得定。此其不動心之速於孟子者也。凡少事少欲的人，自然不十分悲愍天人，却亦不虛張其氣勢，所以又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也。意思是說既然問心過不去，又何必勉強求人？既無實得在心，即須樸實老誠，自處含默耳。此所以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也。這樣的是一個小乘人的樣子，小乘禪定的工夫是很容易做成的，所以告子可以先孟子不動心。然其功用亦自不大。孟子則異夫，告子確是一個大成人。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守約不矜，固然可也。然言行不得，謂便可以了事而不反求其心之是否己仁己智己敬，則絕不謂其可。何也？如是則便對人不更求親之治之道，而長其懈怠輕慢之心，其於聖人至誠動物之道去之遠矣？夫唯爲人之情愈重，故其自責之心愈深。自責愈深，則學問造詣之功愈難得其止境。愈難得其止境，故戒慎恐懼之情愈難忘。孟子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也。所爲者大，所求者深，則其不動心之期不其愈遠乎？此孟子與告子工夫不同之處，亦其成就遲速不同之故也。

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乃孟子詳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旨。此中當詳釋志與氣之意義。志謂志願，爲心之所趨，以爲言語行動之主者也。氣謂血氣心智之力，其發見於外者則莫如喜怒哀樂之情也。喜怒哀樂根於心，而著見於血氣容貌，故就血氣而立之名，統名氣也。又以血氣強者有助於心，則其喜怒哀樂之情亦必逾人也。氣與志之關係云何？曰：志，氣之帥也。帥者，統率調御之義。凡人之情，須受節制於志，乃無有過。蓋情多隨現境而發，順理不順理不可必，觸動其善心則有善行生，觸動不善之種子則有煩惱起，如此善惡之情但隨境轉，則人生漫無宗旨，而所行無有一定矣。故貴有志以帥之。志者，根於人之願望。願望必經決擇思量而後定。志定，則凡所行皆以彼爲宗依，是故有統率氣之用。言一切喜怒哀樂之當前，此志可以節制之，令之發如其量，或時竟忍而不使之發也。志既有帥氣之用，故反能充足其氣而使之力足而用不窮，此如有節制之兵，一志齊心，共赴一敵，則力有餘也。故曰：氣體之充也。謂卽知情既得其條理，而充沛者也。情知得理而充沛，故發之而有

力，因名之曰氣焉。此氣與志之別也。志至焉，氣次焉者，至謂先至，次謂隨至，志既爲氣之帥，故志之所至，氣卽隨之而至也。此所以人貴持其志而不可以暴其氣也。持志云者，守志勿失也。仁義禮智之心，使勿爲貪慾愛戀等情所蔽也。暴氣云者，妄用其氣，不知節養也。如不善用兵者，輕用兵力，任意指揮，勞師糜餉也。無暴其氣，則能愛惜精力，不輕喜怒，不妄行動也。旣曰以下，公孫丑疑難之詞也。以爲旣曰志至焉，氣卽次焉，則持其志已足矣，何必更言無暴其氣耶？此則孟子之微意也。以爲持志固可以節制其氣而不妄發，然所發雖正，頻頻動之，則亦足以傷氣而轉爲志之累。志雖正而頻用民力，此姜伯約所以無救於蜀之亡也。志不正而輕用民力，此符堅之所以敗於淝水，完顏亮之所以敗於采石，一敗不可收拾，而倒戈殺將亡國滅身者也。過暴其氣，氣一發而不可收拾，故志反爲之動焉。此迷著酒色財氣者所以不知生死存亡也。是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氣壹而云暴氣者，使其氣而失檢束之功也。蹶者趨者，急切之際，故志不存而心爲之驚怖恐懼焉。（凡此皆意許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之悒。或謂此爲孟子不滿告子之詞，以爲未得無暴其氣之道也。不知勿求於氣，是卽無暴其氣之旨也。然則告子所短者何？曰：非不能無暴其氣也。但志之未能宏毅廣大，能持心不動而無有利濟天下開物成務之用耳。）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下孟子不動心之道也。知言，卽是明理。洞澈真理，故邪說不能惑。不爲言惑，則信道篤，自知明，而持守定。此所以能不動心者也。養浩然之氣，則精神毅力，堪當

大任而不憂不懼，故能不動其心也。人之立身，所以能特立獨行，格化天下而不爲環境所轉移者，須具兩種條件：一者見理明確，宗旨決定，而不惑於流言。二者精力強毅，足以當大任而濟險難。兩者備則能轉移環境，不爲境界轉移。此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爲不動心之無上正道也。何謂浩然之氣？以下釋浩然之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以下，則養之之功夫也。釋浩然之氣之相，則爲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至大者，情無所蔽，而無私，故至大。至剛者，心無有慾，故無累，而至剛。直養無害者，不爲情蔽，不爲慾累是也。塞乎天地之間，形容其盛大流行，與天地同量也。大公至正，故充塞天地而無阻撓之者也。釋浩然之氣之體，則爲配義與道。道與義何以異？道者，萬世不變，人所共由之大經。義者，因事制宜，裁制人心之善權。權者，輕重大小之準。經者，言行動作之規。既得善權，又合大經，義不離道，道不離義，義以成道，道以適義，故云配義與道也。配義之道，故不失變通之宜。配道之義，故無違禮之失。雖然，凡言義者，未有不配夫道者也。否則異行奇節，或流俗禮儀，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由。

以其非真義也。既義必配道，故下但言集義而道自在其中。此雙言之者，爲顯經權常變，川流敦化之妙用耳。（小德川流，故義可言集。大德敦化，故道不可言集也。）俯仰無愧怍，故氣無餒，配義與道，故無餒也。（或問此之配，爲氣與道義相配耶？抑義與道相配耶？曰：須活看，謂此氣卽道義之體之充，則不必言氣配道義，以非二物故。如謂言行心知喜怒哀惡之發爲氣，此之言行喜怒之氣由乎道義而無私慾之雜，故云配義與道，則亦可曰氣配道義也。然下文曰是集義所生，則知浩然之氣卽義氣也。義體充塞流行不息，是卽浩然之氣也。則當爲義與道配耳。）是集義所生者，釋此氣之來源也。何謂集義？何謂義襲？惻隱羞惡之動於中者，力行之而不倦，久久成熟，純乎義而無雜，是之謂集義，此義自己制者也。非必有惻隱羞惡之動於中，但見並世或古之人行義有益而倣之，或假借之以號於衆，曰：吾行義也，吾行義也，此之謂義襲而取之也。此義從外襲者也。義由心制，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行慊於心，故氣不餒而用不窮也。此其所以爲浩然也。義從外襲，則反身不誠，雖以義責

天下而子未出於義也，張脈憤興，外強中乾，故始似有餘，終必不足，一鼓作氣，再鼓而衰，三鼓而竭矣。以鼓之者在外也，其氣烏得浩然乎？告子見夫義之必隨時地而變通，故以爲義在乎外。而不知審時量地之宜者，自心之智也。又必根本乎惻隱羞惡之情，以其不忍不敢者以爲之制，而行爲以之，豈在外哉？然則告子之所謂義者，禮法節文之末耳，風俗習慣之型耳，古先聖王之教耳，雖亦不可不謂之義，然非義之本也。由彼節文儀則之末，烏能養得浩然之氣，可以勝大任臨大難而不動其心哉？此孟子所以謂其不知義也。已知浩然之氣爲集義所生，然不知何如集義耶？故下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段最不易解，何者爲勿助？何者爲勿忘？陽明曰：空言勿助而不知助個甚麼，空言勿忘而不知忘個甚麼，空鍋煮飯，必無效也。故當先知必有事焉，何謂？必有事焉者，集義是也。何謂集義？曰：致良知而已矣。致良知而有欲速之心焉，是謂助矣。致吾良知而有懈怠之意焉，是謂忘也。唯其致良知而無怠欲速之心焉，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十餘年前讀陽明

集答聶文蔚書，記其如此，以爲善解，得未曾有。後悟中庸道不遠人一章之意，以爲卽孟子養氣之功也。其言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乃至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中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者，卽是集義也。卽是必有事焉也。忠恕之道，事父事君，所謂事也。儒者爲世間之學，修身正心，不離人事，必驗於倫常之間，言行之際，乃可謂實有德也，乃可謂集義也。故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也。教人在倫常事物上行其忠恕仁義之道焉，久自義理純熟，而浩氣自生，勿徒空正其心，禁制矯直之也。卽佛法修禪，亦忌強制其心，流入枯槁，先要安住所緣，（貪觀不淨，嗔觀慈悲等）靜慮思惟，使心有所事，久之心一境性，眞定生已，乃可以伏除煩惱，得諸神通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所謂勿忘也。云不足者，自己於事父事君之義有未盡也。不敢不勉者，卽

當強行以自盡也。有餘不敢盡者，所謂勿助也。人倫之間，有未可以直情盡意而言而行者，則當體察人情，委曲周全，以徐導之也。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父不格姦。陽明曰：格，正也，自蒸蒸其父，不正彼非，此舜之所以得瞽叟底豫者也。由彼能不助長也。匡章父子責善而相離，此助之長者也。非必助人之長也，自不能已其過望奢求而盡其有餘之情焉，是卽自助其長也。蓋不免有欲速成功之心，由私念之未忘也。此之謂助長也。唯能從容中道而自強不息者，乃能勿助勿忘而集義以生浩然之氣耳。言顧行，行顧言者，行慊於心也。君子胡不慥慥爾者，篤實強毅而無餒也。夫然故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者，配義與道，至大至剛，物不爲累，心自常泰，斯之謂浩然也。浩然之氣，非以求勝乎人，乃物不能勝，而無事不能勝任之之謂也。夫然，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彼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焉，足以動其心而移其志哉。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偏激之論，知其一而不知其餘，如惡奢者便欲廢禮，如惡僞者便欲去文，惡世之亂便概言性惡，皆所謂諛辭也。荀子謂老子知天而不知人，墨子知人而不知天。孟子曰：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迅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是之謂諛也。諛必有所蔽，蔽之云者，以其一孔之見，塞其全體之知也。夫蔽於彼者，則必淫於此。淫之云者，執著過當，發揮過量，以爲唯此真實，餘皆虛妄。故有過情過理之崇飾。貴自然者，則以一切無爲而天下自治。尙法治者，以爲嚴刑峻罰而天下自服。尙儉兼愛者，以爲喪葬禮樂皆可廢棄，而愛人之父兄當如自父兄。一切過甚之辭，矜矜樂道，而自詡爲至極，皆所謂淫辭也。淫必有所陷，沈溺於彼而不可救藥，是謂陷也。亦如迷信上帝神天者，一切人事可廢，而謂一心事彼卽諸福駢臻也。邪辭者，違夫正道而肆無忌憚者之辭也。反道背德，非義無禮，而覆以爲是焉；如今之棄廉

恥，非禮義，撥孝弟貞操而恣縱嗜慾以爲自由平等者是也。佛法五見，則以無父無母，無因無果等，爲邪見，爲諸見之最粗，而作惡最重者，諛辭淫辭，則戒禁我語二取是也。離者，顯離大道，大違事理者也。諛辭尚有一偏之理，淫辭不過已甚之辭，雖違乎道，尚依附夫道以爲言。邪辭，則顯然非道而叛正理也。然非道者，亦且自以爲道，因便情慾，苟圖當前之小利而忘終身之大害，是以亦能誘惑人心而樂附風從也。彼愚癡之民，又豈遂知其離哉？（或謂邪辭卽諛淫之辭也，既諛既淫而有所蔽陷，焉得而不邪而離道哉？亦通。）遁辭者，與他辯論，自知理屈，因而雜引他義以爲掩飾，苟圖避免過難者也。窮者，理屈義窮，辯盡詞喪而不能自立者也。然非有大智慧者，亦無以窮狡黠者之遁辭也。又遁辭者，本無德義，而假借古人之良法美意以自飾其姦，以便私圖，如王莽之於周官尚書，假借之以爲藏姦遁形之窟焉，是謂遁辭也。窮也者，本無其實，終必窮也。覆核其實，而姦立見也，是謂遁辭知其窮也。夫此諛淫邪遁之辭，皆詭於正理而害於大道，是以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爲禍天下無窮焉。

知言者，踐履道義，躬親體認，反身而誠，有本有源，故人不能欺，言不能惑，不但不能惑之而已，諛辭知其所蔽焉，淫辭知其所陷焉，邪辭知其所離焉，遁辭知其所窮焉；祛其蔽，拔其陷，彰其離，窮其僞，故將以拯濟人心而清世道，使邪說異端不能作，而人皆由乎大公至正之道以修身而善世焉。以先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師保天下，而奚其惑哉？夫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配道與義，仁矣，勇矣。而又益之以知言之智。三德備而至道凝，行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轉移天下而不爲天下所轉，惡得有動其心者哉？由是而知聖賢之養勇也，敦其仁智而勇自生。世之以血氣奮興爲勇者，視此道義之勇，奚啻丘垤之於太山，行潦之於河海，燭火之光視日月之明哉？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上來孟子已具說己之學問修養。公孫丑因疑孟子之德或已至乎聖人，故爲此問也。善爲說辭者，由知言故善說。善言德行者，由養氣配道義而德已純，故善德

行也。諸人各得其一，而孔子兼之，然猶不謂其能辭命。則是於知言之功，猶不自謂已至也。今夫子既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知誠淫邪遁之辭之生心害政。則是夫子才德比於孔子矣。其已至於聖人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聖學無止境，故聖人不自謂爲已聖。孔子尙不居而吾敢居乎。學不厭教不倦，義見論語疏。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體，肢分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智勇仁義，才藝學問具，而皆造其極者也。子夏子游子張則但有其一體，謂其天才獨到有與聖人某點相合處，雖聖人當之亦

不過爾爾，如言語文學之專長是也。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無所偏長，所謂規模已具者也。但未到大化聖神之境，則未能如聖人之過化存神，則體用俱微，其力弱也。敢問所安，問孟子心之所樂與相比擬者諸賢之中爲誰也。孟子曰：姑舍是。言不必與諸賢相比也。游夏子張皆不足以比孟子。顏淵純矣。但三十而卒，其造詣未盡，大用未行。孟子則知言養氣自別具一番旋乾轉坤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之作用規模，爲顏閔所未及。故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不同道者，持身處世之道有異，而德則皆至矣。伯夷聖之清嚴於持躬，守身以重道，道重卽所以濟民也。伊尹聖之任，急於濟民，濟民而道宏，道宏卽身尊也。然不免有一定的格律規模，則其格律規模爲非無量。獨孔子則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

久，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久猶遲遲也。秉恆德以應萬變，應物無心而曲當於道，不以一善成名，而施用之不窮者也。皆古聖人也，吾未有能行焉。不敢謂我已及伯夷伊尹，或謂其過之也。但中心所願學者則孔子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蓋其特立獨行之魄力，令人聞風興起之大用，不待勉強而行之，誠已至，德已盡者也。是以爲聖人也。而聖人之中，仁智才性，又有大小之殊焉。則伯夷伊尹孔子又各不同也。如謂孔子之德賢於堯舜，則孟子之功固亦高於伯夷伊尹。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等次也。同等曰同班。公孫丑問：孟子答其不可同等而比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難得孟子一口道出千古聖人同然處。非反之已性，集義已深，內證諸心，冥與

往聖精神相孚契，安能如此約而盡。一口吸盡東海水，淵淵浩浩，自然流出，如是其親切也歟！皆不爲也。句是其所守。有天下句，是其所爲。非有守有爲，不足以爲聖人。守不守至如此，爲不爲到如此，不足以爲聖人。守到如此，則無一絲毫苟且，無一絲毫欠缺，即無一絲毫不充實究竟處。是爲成己已到究竟處。爲到如此，則無一人不被其澤，蓋其大公無我，天覆地載之量，天下歸仁，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無此疆爾界以拒天下，自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皆能以』者，有其可能以之理。不必有其事。文王之不有天下，時爲之也。正如是不求有天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乃爲至德。吾人未能有聖人之爲，且嚴聖人之守。將平素一切逐物外馳，求名求利，苟且隨便，虧心害理，但求結果不擇手段，非仁非義之行，一切戒除，洗心退藏，死已重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學聖之道，學者所宜深思熟念，永奉以爲圭臬者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定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言孔子之所以獨異於羣聖者，引三子之言以顯之。前之不同道，特就其才性不同言。此言異，則就成德之神化淺深，事功之久暫言也。注：汗，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正義云：趙氏讀汗爲窪，按汗本作洿，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集註則云：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垤，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水也。萃，聚也。高出於其類，拔起於其聚，言麒麟鳳凰泰山河海之

異於通常鳥獸山川，聖人之異於常人，而孔子又異於羣聖，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夫孔子異於伯夷伊尹，其理易知。其賢於堯舜也何歟？曰堯舜之時，文明初闢，雖煥乎其有文章，而制作猶未備。歷夏商周而文明鼎盛，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羣聖之大成，使達而在位，則致治成功，或斌斌然猶過於往聖，此其一。堯舜雖功業赫然，但德澤所被，特在當時。孔子立人道之大經，文教學說，思想行爲師表於萬世。夫政治之力，及人不如教育之深。事功不如文化之久。孔子之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建立吾國數千年文化之重心，使人類別於禽獸，出黑暗而入光明，其功德又爲無量也。此其二。然則宰我子貢有若之言非夸，蓋誠有以知聖人者，其智爲不可及也。士君子要有道德之榮，高於事功，學問之樂，過於富貴，孔子之聖賢於堯舜之識見，操持信仰，然後退有守而進有爲，卓然自立自明，而無待於外，寄之以天下之重任，乃能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也。

竊謂堯舜之聖，但以天賦之才德，直致之而功被乎民耳。至孔子乃特爲修己

治人之學，由是焉而有學爲聖人之功夫。如是則人皆有以自致於聖人之道矣。仲尼之功，過於堯舜，當在乎此。孔子之學至孟子而大明。集義養氣知言之功夫，則又發前人所未發。循此道以進，作聖益不難也。故孟子獨願學孔子，而吾謂其功亦大於伯夷伊尹者，此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霸者，諸侯之長，盟約會同，莫之敢先，莫之敢違，故曰霸，是以又稱伯也。長諸侯而霸天下者，必有美名以號召天下，如尊周室，攘夷狄之事，是也。又必有威力以攝人心，如齊之作內政而寄軍令，晉之作三軍是也。以實力而假仁義之美名以行之，則可以霸天下也。此之云假，非虛僞失信之謂，但說其行此仁義也，不全出於惻怛不忍悲濟之心，乃由其覺此仁義之事，行之於我有利，可以達到長諸侯強天下之謀，則便爲之耳。其實尊周，固必實有以尊之，攘夷，必實有以攘之，然後可以取信於

天下而號令諸侯。但其德未能與所行之仁義一致，如人之衣，借服之，終非己有，則云假耳。仁義既是假得，故其行仁義也不能純熟。周密從容以中道，故齊桓霸而驕，晉文納周王而請隧。許多破綻，示諸侯以非仁非義，則難令人中心悅服。特其力足以攝人，則人亦相與委隨聽命唯謹耳。是謂以力假仁也。如此故可以霸，但亦僅止於霸耳。夫既以力假仁，則所重者在力，必國大民衆財足始能充足其力，故霸必有大國也。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王謂君臨天下，臣服諸侯。明正君臣之分，教令賞罰，統於一尊，而不待盟約以爲羈縻者也。故王業偉於霸業萬倍。如之何乃可以王？曰：以德行仁自王矣。德卽是仁，仁卽是德，而云以德行仁者，此說實有惻然不忍悲濟天下之仁德，由是而施爲愛民利世之仁政，表裏如一，仁爲自心所固有，此所以異於假借也。既行其所固有，則純一精微，動容中禮，從心不違，無行不可以昭示天下，感人深而利物普，制度文章，政令賞罰，皆出於仁。而文理密察無瑕可疵，故天下歸往，心悅誠服而王矣。以德行仁者，以德爲本也。故不專重於力，而德之所至力

亦至焉，而無敵於天下也。既不恃力，則國雖小而德猶足以施，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不待憑藉大國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夫王與霸皆服天下者也。但霸者以力服，而王者以德服。以力服人者，但由力之不足以拒之，非心服也。力有所不繼不及，則復叛耳。以德服人者，乃使人心悅而服之，則其服爲誠服也。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服其德也。豈藉於威力尊位也哉？詩大雅文王有聲篇。其服也，東西南北四方之諸侯，人民無思不服焉。心無人我朋比之私，故人亦無思不服也，謂無不心服。武王之教化也。然則直欲誠服天下者，宜何道之從哉？行王道則不恃大國而成功偉，行霸道則必恃大國而成功微。不待智者而知其優劣也。

日知錄謂文王遷豐地四百里。伐崇伐密，天下有二。至武王益大。一舉克商，宜

如振槁，書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正義曰：按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此互見，貫而通之，乃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其言是也。但居七雄之間，滕文公雖行仁政，亦終不能王。則知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其義更備。但秦之強暴，亡之者乃諸鄉閭之氓。其統一天下者，一亭長耳。大小強弱，又豈有定形哉？

竊謂仁者非不憑藉勢力，但不專恃勢力。勢力終不可恃。但以仁者而運用勢力，則憑藉愈大，成功乃愈速且偉。以不仁而恃逞強力，則力愈大，傾滅愈速。霸之假仁，仍以仁爲美，而力行之。非惡仁而樂不仁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國治民安而天下服，是爲榮，必行仁政乃得之。反是則辱。好榮惡辱，人之恆情。既惡辱，則不當居不仁也。居之者，宅心安處之也。下謂卑下之地，水濕之所趨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設真能惡辱乎，則當求遠辱之道，故莫如貴德以正趨向，尊士以禮賢才，使賢有德者，居高位，才有能者，守要職。正趨向則不惑於功利，而徇私虐民。禮賢才，則不肖者退，而人重廉恥。賢在位，則可輔君以成德化。能在職，則政令行而庶事理。尤當趁國家閒暇之時，修明其政教，審慎其刑罰，以和輯民心，充實國力。則有備無患，雖大國亦當畏之，弗敢妄加侵侮矣。詩云：幽風鴟鴞篇詞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作詩者借喻如鳥之營葺其巢，備患未然，勤慎如此。復謂今此下民，或尙有敢侮予者乎？敬慎之至也。孔子嘆爲知道，而斷之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則是人之侮我，唯我自侮之耳。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今之人則弗然，於國家閒暇，內患未起，外侮未來之時，則縱慾敗度以般樂。般大也。怠荒於政事，而敖慢以虐民病國，亦惟恐時日之不足。是則自求禍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總結兩段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而引詩書爲證。詩，大雅文王篇。永，長也。言，註云我也。集註，念也。今謂言，論也。配命者，順命也。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因果不易之理。能知此理，惡辱則必去，不仁，求榮則必居仁。所行與所求相順，則能立命也。故云配命。自求多福，配命之道也。意謂長言配命之道，唯在自求多福，不可要之於天，責之於人也。孽，災禍也。注，『太甲言天之妖孽，尙可違避，譬若高宗雉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活，禮記緇衣作道，逃也。孽，就一切災禍言，則亡國敗家皆是也。此篇警誡當時後世昏庸之君臣，明切深重，無量悲心。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賢者尊之以師友之禮。能者使之有司之職。俊傑才德出衆之士也。在位者，無庸鄙私親之人以尸位素餐，而皆俊傑之士。如此則天下才德之士皆悅之而願立於其朝矣。良臣擇主而事，故不入昏亂之朝。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市，市法也。廛而不征，謂量商家資本之大小，每歲總稅其家以爲常，不更雜征其貨物之稅也。法而不廛，謂商家之虧損，貨物冗滯而弗能銷售，則官府以法平價買入膳夫之府，以備國用而舒民困，則並其廛而免之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關，關法也。設關以譏禁奸邪，或譏察行旅有無違禁之物，但如此以妨害，非征歛行旅以圖利也。行旅之商力更小於居市之商。每關而征，則法益苛於廛。是以全免其征也亦可。旅，包旅行者。戰國之時，行商有過道稅，行人有旅行稅，以是苦人，孟

子欲去之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此言農賦之法。集註，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當時井田之制已壞，齊梁之間不知猶行井田制否。總之，助爲常賦，稅謂雜征。當時於農民出穀粟以助國事外，復多雜稅以苦民，故孟子欲去其雜稅，但取常賦而已。列國林立，各務耕戰，故秦招三晉之民以耕，以秦民任戰，故民之不得其所者，捨祖國而往從之。暴政驅民，莫之能禁。王政利民，解其倒懸，其歸之尤速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廛，民所居也，通於城鄉，故許行曰，願受一廛而爲民。夫里之布，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里布屋粟，所以懲罰遊惰者也。夫家之征，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

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免除之也。（正義諸家之說略如此。）正義氓民小別。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故從民亡。民則原籍之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鄰國之民既仰戴之如父母，鄰國之君自失民心，乃欲率其民以攻之。是猶率人之子弟以攻其父母也。安得不前徒倒戈自取敗亡者哉？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天吏，吏所以治民，應天順民，以誅暴亂，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天與人歸，焉有不王天下者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不忍人之心，悲心也。如手觸火，如梗在喉，不得不捨，不得不吐。是爲不忍。如是見人之苦痛，惻然如其苦痛，不忍旁觀坐視而不救之，必起而救濟扶持安置之，是謂不忍人之心也。如是不忍人之心，乃凡人之所同有。故可以云人之常德。而非殊特奇異之事，爲人所不可能不可得者。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以有是不忍人之心也，便有不忍人之政。心者，事業行爲之根本。有斯心，必有斯事。王者以行政治民爲事，先王既有如是常德不忍人之心，由是心爲因，故卽有不忍人之政也。此言不忍人之政，必由實有不忍人之心者乃能行之，而非可以假借乎外者。又見不忍人之政，乃由不忍人之心而有，而不忍人之心，又卽人之常德，則所謂不忍人之政者，又豈人之所難行者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如運之掌上，此則言是心是政之效，如是之大且易，亦以見治天下之事之並不難。然亦必實有如是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乃能得效如是易且大。如非然者，無是心是政，固不能治天下。徒有是心而不行是政，徒有是政而無是心，則亦弗能有斯治也。然

則眞欲治天下者，寧有他途哉？充養此心之不忍，而力行仁政焉耳已矣。是心是政，於治天下何以如是其易？則以誠心仁恕，力行利民之政，順民之情，而爲其所欲，則天下恰然順之，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以無私意詭道於間，動物固如是其易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見，忽然卒見，意外之事，發於非常者也。孺子，乳養之子，未有知而力弱者也。怵惕，驚怖之情。惻，傷之甚。隱，痛之深。怵惕惻隱之心，是卽不忍人之心，卽悲心也。此文應有「匍匐而往救之」句，蓋非徒有是哀憐之心，必有往救之行也。然後乃說此往救之行果何爲哉？非所以內交要譽惡聲而然也，乃實出於怵惕惻隱之心耳。內，同納。要求，聲，舊注謂名也。見死不救之名可惡，惡人罵責我而救之，是謂惡其聲而然。蓋孺子入井，乍見往救，事迫情急，不待須臾，內交要譽之情，乃由計較利害而起，非感而遂通之應也。此時心中目中，但有孺子，決無有其父母鄉黨惡聲。此時

心中，但有怵惕惻隱之情，別無暇計及內交要譽惡名之至。苟如此計較，則孺子已入井，欲救之不得了。故上既斷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下復斷言三個非所以。故知此不忍人之心，是人人之所固有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惡，慚愧也。於善未之爲，於惡未能無，或由誤失，或由怠惰，一旦警覺，其心赧赧然，無以自容，必改過遷善而後安，是謂羞惡之心也。辭讓，謙退益他也，心於所樂可愛之事，遜謝而弗敢居，敬重他人而讓與利益之。是謂辭讓之心也。是非，理之曲直事之善惡也。心於事理，是能明解其是，非能明解其非，公理正道現前弗昧，是謂是非之心也。吾人已知人皆有惻隱不忍人之心，則知無惻隱之心者必非人，或唯禽獸爲然耳。因而可知人必皆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焉。如其無有，則亦非人也。云何由惻隱便可推定其必有餘三耶？蓋真有惻隱之心者，必決然爲善，以利濟他人。

如是設於所當爲而弗爲，則必生於慚。見他能爲而已獨未之爲，則必生於愧。設更反爲有損於人之事，則其中心恥辱尤弗能堪。故決然必起於羞惡之心也。能惻隱矣，則事必求利於人，而忘我於患難之當前，則爲惻隱。於平居安樂之時，則以其利人忘我之心，發爲辭讓也。是非者雖爲事理之正，而所以定其是非而使得正者，咸出於心。今既真有惻隱之心矣，則人我一體，得情之大公。如是合此大公之道者，必然感覺其爲正爲直爲善爲是。反是而違此大公之道焉，必然感覺其爲邪爲曲爲惡爲非。而是非之心起矣。故真有惻隱之心者，必然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人既皆有前一，故必定有後三。否則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本始也。如草木之萌芽。仁者，大公無私慈愍利物而無貪求之心志行爲也。義者，節情閑邪，守身應理而合道者也。禮者，範人羣，正交接，相互敬愛之品節儀文也。智者，斷是非，明邪正，捨惡修善，導人於光明之途者也。四者先聖所以淑進人羣

以爲立人之道者也。行道而熟，反身而誠，則爲成德之士。故仁義禮智，皆合道德以爲言，成德則體立，合道則用行。而皆發端源於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故道雖傳自先聖，端實原於此心。端既發於此心，故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人雖皆具如是四端，而行道未久，修養未至，則義未精，仁未熟，禮弗能從容中道，智弗能知命不惑，則猶未得爲仁義禮智之士而爲成德之人也。雖未至於成德，而德之端，固人所本具。本具四端，則人皆可以爲仁義禮智之行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兩手兩足之四肢也。人之皆有四端也，亦如人之有四體。有四肢，則必能作能行。如有四端，則亦必能仁，能義，能禮，能智也。自謂不能，自謂不能行仁義禮智之道，成仁義禮智之德也。自賊，謂自賊害也。蓋既自謂不能，則無復奮發勇爲之志，因而苟且偷惰自甘下流，以外於聖賢之道。如此則本心固有之良，所謂四端者

不用不養，久久自成廢棄而不可用。此非自賊害其人格與善心而何？謂其君不能，謂其君不能行仁義也。既謂其君不能行仁義，則不復以仁義之道輔其君，必另求所謂功利之說以惑亂君心。或下而從君之欲，逢君之惡，以禍亂其國焉，是爲賊害其君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若夫大人君子則不然。凡有四端於我者，知其必有矣，又知其必然可以行仁履義守禮全智以成己而成物矣。故必擴而充之，以盡其仁義禮智之量。擴者，擴大。充者，充實也。使此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處處行，而無隔於親疏遠近。時時行，而無間於日夜須臾。戒慎恐懼乎不覩，不聞以保，任存養此心。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以充實光大精一此心。躬行實踐，集義之久，則此心純熟，仁至義盡沛然廣大而充塞於天地之間。如火之始然，莫之禁，則必焚，盡積薪。如泉之始達，莫之阻，則必東

入大海。發端雖微，而成功必鉅。故苟能充此四端之心，足以保四海也。何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故。反是，苟不充之，自謂不能，聽其荒廢，則仁義禮智之行不立，雖對父母猶有彼我之分，弗能全其一體之愛，則痛癢休戚不關其心，而不孝不順，弗以爲恥，慢上忘恩，而無以事父母矣。事父母且弗能，况以治民而保天下乎？有臨民之責，有救世之志者，宜如何以存養此四端也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所以射人，必求其利。函，甲也，所以護身，必求其堅。是矢人唯恐不傷人，而函人唯恐傷人也。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本具之性同也。則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而竟如此者，則以所爲之術使之然也。術，技藝也。巫匠亦然，巫爲人祈禳，則唯恐人不生。匠爲棺槨，則利人之死。是故人之擇術不可不慎，否則以所業之乖，而傷害心術矣。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仁心既爲人所本有，故不可不有善守擴充之道，是以既當慎擇其術，又當慎宅其居。術不慎，既足以壞其心術；居不慎，更足以習惡爲非。故孔子曰：居里以有仁厚之風者爲美。既足以相感相習於仁讓，又可以相救相助而免患難也。今擇居而不處仁里，焉得爲智乎？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能仁則德高而量廣，是自然本具之尊爵。蓋人之最高者，莫如聖賢君子，聖賢君子，雖居下位而可以德流千載，師表萬世，較之帝王尤尊。聖賢君子皆以仁德之大小淺深，以定其地位。故仁爲天之尊爵。人能居仁由義，則遠離過咎，純善無非，人心悅服，而橫逆不加。如此則身安而福亦至，故爲人之安宅也。而此尊爵安宅內自足於己，無求待於外，而人亦莫能與之爭，而禁禦其不爲。乃自暴自棄於其安宅尊爵以爲不仁，是真愚癡而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已知仁爲天之尊爵，反是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人，卽失其天爵而爲人役也。人役者，奴僕皂隸之屬。雖身居高位，而德同皂隸，則亦人役而已耳。旣爲人役而又恥爲人所役，是猶弓人矢人而恥爲弓爲矢也。此說不仁之人但當以爲奴隸，所謂不仁者不可以居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而世之不仁不義之徒，偏竊據高位而不肯退讓賢者，獨何爲哉？

如恥之，莫如爲仁。

眞恥之乎？則不當徒恥其名，當恥其實。則唯去其不仁以爲仁耳。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復說爲仁之道也。夫恥爲人役而爲仁，是其爲仁也，有自尊之心，弗肯爲人賤侮者也。卽於是有當先知者，爲仁固足以免爲人役，而義未精，仁未熟，則弗能期必人之皆敬信我而親愛我也。設仍有橫逆之加於我，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仍有未仁未智而失禮者也。則因是而益改過思愆以抵於盡善而成德焉。詩云，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豈怨他人哉，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夫不仁，則曠安宅，棄尊爵，卽爲不智。不恥不仁，卽爲無義。怨勝己而不反求，卽爲無禮。是則一不仁而義禮智之皆失。反是則一仁而義禮智皆全矣。故仁可以統萬德，而元爲善之長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此章言聖賢之德，虛心受益，與人爲善也。夫一人之智慮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設但執一己之聰明以爲是非，則內無以察己之過失，外無以應事之繁劇也。是故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喜則不怙其過矣。禹聞善言則拜，拜則內外感激，從善如流，而人樂以其善相告矣。大舜又有大焉，善與人同，不矜能，不居功，凡所有善與人共爲之也。捨己從人，不執己見，人有見到處設賢於我，則捨己而從之矣。或賢與我

齊，卽讓彼爲之，不必己之爲之也。樂取於人以爲善，斷斷休休，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卽取衆人之長以成其善，使人各盡其才，各竭其忠，不必予智自爲，察勞勞而庶事理矣。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孟子又推究始終，而曰：自耕稼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史記：舜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蓋由其人我一體之量，忘我而萬善歸之，雖在側陋之時，早有帝天下之度，故其盛德有如此者。孟子又推取人爲善之效，不但能成己，兼可以成物，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所謂與人爲善者，謂與人爲善之機會也。蓋凡人各有所長，無大人長德獎勵扶持，則雖欲爲善而無其機。久不見用，則抑鬱困窮，頹喪不能自振，因竟失其可以爲善之自信力，永成廢才矣。如得大人長德，與以爲善之機會，爲之而效，自奮自信之心益強，精勤向上，久則成習，而有守有爲矣。故與人爲善，可以成人也。夫既能成己，又能成物，則仁智皆盡，己德益以不孤，善人滿於

天下，此其偉大爲何如哉？故曰：君子莫大於與人爲善。嗚呼！執我不化，則既無以察己過，又無以收衆長。予智自雄，反成剛愎。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已德既孤，人情不附，欲有所爲，難矣。尙不能成己，况成人哉。故執我者，其我益以小。忘我者，其德乃益大。而忘我之實，又必有視他如自，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之菩薩能之。舜之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誠所謂忘我大公，視他如自，慈悲喜捨而無量者也。學者非此之學而誰學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非有道之君不事，故不立於惡人之朝。非有道之士不友，故不與惡人言。設偶立其朝，偶與之言，則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泥塗灰炭之中，以至貴至潔之身，而居極卑極下之地，中心不安，不可一朝也。推極其惡惡之心，本思與鄉人立談也，但見其

冠不正，隨卽望望然而去之，若將汗浼之也。望望然，遠望卽去之謂，蓋舉首四望，莫可爲伍，搖頭卽去也。是故諸侯雖卑，辭厚禮以聘之，不受也。何爲不受？亦但以其不屑就之而已。不屑云者，小視之不當其意，不足一就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不以事汙君爲可羞，不隱其賢，我行我道耳。不以小官爲卑而不爲，我守我職，雖被遺佚於下位而不怨也。甚至而阨窮亦不憂憫，自足於中，原無求於外也。故曰：爾汙自爾汙，我清自我清，雖袒裼露臂，裸裎露身，於我側，亦安能汙浼我哉？故由由然自得，與之並處共立，行若無事然，而不自失其正也。故有援挽而止其去者，卽便留住也。何爲援止，卽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他日，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未有貶詞。今云是者，蓋清也而乏容人之量，則成隘。和也而失遠嫌之義，則不恭。既有如斯之失，是以學聖之君子不由其道而行也。夫學聖人，猶必謹其取捨，而肯盲從他人哉？故必大中至正，乃可學之無弊也。伯夷之不屑就，如鴻飛千仞，柳下惠之不屑去，如蓮處淤泥。在彼氣魄力量，自足以勝之，故可以各造其極，而風起百代。無如彼之氣魄力量，而但規模其形式，則有意於高世超世，我執不化，雖清和亦成病痛矣。仍莫如舜之忘我而與人爲善者爲善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天時，陰陽晴雨，便於進攻之時。蓋興兵動衆，環攻人國，曠日持久，則必得天時之順而後可。否則糧運旣艱，士卒疲病，不可以攻人也。胡人之秋高馬肥，而後南侵，

亦因天時也。三七里之城郭，小城小郭也。郭，外城也。得天時而不勝小城郭，則是天時不如城郭之險利也。然而有大城堅郭可恃可守，竟有一遇敵委棄而去之者，則以人心不和，士衆不附，雖有地利，亦不可恃，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以封疆域民，使不外散也。以山谿固國，使敵人不能進攻也。以兵革威天下，使天下莫敢不服也。然使失道而人心不和，則變生肘掖，禍起蕭牆，簞食壺漿以迎人之師，險阻反爲他守，兵革反以資寇盜，故君子域民固國，威天下以道，而不恃地利也。地利且不可恃，况天時乎？得道則多助，而天下順之。失道則寡助，而親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夫孰能禦之哉？故君子有不戰，以仁義服天下，不務戰也。戰必勝矣，設萬不得已，弔民伐罪以止殺而出於一戰，則必勝而無敗也。讀此章

則治國平天下之道，不求之渺茫無實之天時，亦不恃山川地利與兵力，務人事而得人心而已矣。說理何等精深，何等明白，而世竟有迷信天時，橫恃武力，以致敗亡相繼者，可悲矣。故爲政者不可不爲聖賢之學。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本將朝見齊王，王不知，託疾以召孟子，意謂寡人本欲就夫子之館而見，有寒疾，不可受風寒，晨朝將視於朝，不識夫子可來朝廷使寡人得便相見乎？孟子亦託疾而辭之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昨日纔以病辭，今日遂出弔，丑疑不合於理，故爲此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王聞孟子疾，故遣醫治病。適孟子已出弔，故孟仲子代對王醫曰：昔者王有命，召夫子朝，以有采薪之憂。（云病不耐風寒，不可入山採薪，謙辭也。）故不能造朝。今病小愈，故趨造於朝，但我不識其能至否也。孟仲子既權辭對王醫，欲實其言之不僞，故使數人要孟子於路，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也。孟子此時不得已，既礙於王之命醫，又迫於孟仲子之請，故之景丑宿焉。正義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故宿於景丑氏也。孟仲子注：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景丑氏，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漢書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觀下稱景子，又其言頗見於儒家，大意當即著書之景子也。意氣稍合，故宿其家。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孟子既宿景子之家，告以其事。故景子爲此責難之言。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乃答之，以所以敬王者，蓋不在形式而在此心。宣王問孟子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可。又曰，王之不王，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孟子視王實以爲大，可與爲堯舜之道，非是不以陳於王前，故孟子爲最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之言，人臣之常禮也。然而孟子之所以不受王召者，船山氏曰，當戰國時，上無適主，下無適臣，士之仕者，恆舍其父母之國而他遊，故有此客卿之禮，與本國之臣不同，亦仕局之一變也。業已不得不爲客卿，則唯以道自尊，而後顯其出以道也。若以臣自處，則是其游以祿也。故君臣之義不容輕定，故曰學焉而後臣之，信其道之必行而後正君臣之分，則道重而祿輕。孟子所爭在臣不臣，而不在召不召。與

孔子之仕於魯不同。孔子唯已仕於魯，故雖告老之餘，欲討陳恆，則沐浴而請，安在其有謀之必就也。若已爲臣，則召之亦無不可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此孟子答景子之辭也。慊，不足貌。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原是平等，更無君臣之分。既非實君臣，則不應召也。夫豈不合義而曾子言之。曾子既言之，則必是一道也。豈能以君命召不俟駕之義相難哉？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若然，我非但不慊於齊王，且勝之矣。更焉可召哉？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必如是乃足與有爲。必如是乃可臣之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此古大有爲之君也。所以能王霸。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此今日不可與有爲之君也。地醜，七雄並立，各擁地千里也。德齊，均無治國而王天下之德也。以是故莫能相尙。相尙，相高也。有一能爲王霸之業者，則高出羣雄而混一天下矣。所以不能致此宏業者，則以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好臣其所教，易生驕侈之心。下既不如君，則進忠補過能謀敢諫之節不立。不好臣其所受教，則無大人長德，輔弼吾政，所失必多，而無長計宏猷以爲久遠之圖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此說到孟子自身，其不可召也決然。

觀於此章，而知孟子之遊齊梁，咸以賓師自處。齊梁之君皆弗敢臣之也。何以知之？於其託疾來召，遂不往知之。則平日之見，非王就見，必孟子之以禮酬答而自見耳。故下有不見諸侯何義之論也。又宣王稱之則夫子，梁王稱之則曰叟。彼其以道自尊也如此。其行也，吾道固以大宏。其不行焉，亦不自失其道義之尊嚴也。如此乃可以聖賢。乃真足以輔世長民，致天下於太平。爲人道之師表。後世此義不明，人君一統天下，不復知禮敬師儒，儒者亦尠能以師道自尊。人君自謂以爵祿養天下士，天下士亦自謂食祿忠事，以致奔走馳驅。道既不尊，治以不隆，可慨也矣。今君主之制已廢，政教之權，皆歸民自爲之。有道之士，益宜抱道自尊，珠視軒冕，塵視珠玉，以道義表範天下，庶不愧爲聖賢之徒也。若以學說文章，奔走於祿利仕宦之途，可鄙孰甚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

此矣。

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注，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贖。戒心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正義云，薛君，孟嘗君田文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未有處，處猶故也，理也。謂於齊則無故而餽我金，無故而餽之，是以貨財惠人，欲以取得其心使之懷惠也。蓋聖賢出處以道義爲本，貨財但爲資生之需。苟有所需，則受之無害，此宋薛之所以受者，以其爲資生而餽之也。在齊則無所需，無所需

而餽，則是直以貨財爲貴，如商賈之爲利求利也。在齊王有示惠之嫌，在孟子有不屑之心，是以孟子不受。故君子必有志超貨財之心，然後可以不役於財而於財自在，辭受咸宜。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平陸，齊邑。大夫，邑宰也。卽孔距心。持戟之士，戰士也。伍，謂行列。與人戰而獨不前，逡巡退却，不致其勇，使全伍皆潰，名失伍也。云此非距心之所得爲者，謂發政施仁，制民之產，拯民之災，此等大計，唯國君專之。邑宰但能奉王之法，令施之民耳。受人牛羊而牧之，以喻受王命而牧民也。求牧地與芻草而不得，則當返牛羊於主人，牧民而民失其所，亦當返其位於君也。寧可尸位素餐，坐視民死也耶？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者，治守都邑之宰也。爲王誦之，以所與孔距心問答之辭，爲王重述之也。王自知使宰邑失職，都邑不治，根本在己，故歸罪於己也。集註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蚺鼃，齊外邑靈丘宰也。辭邑宰而請爲士師，士師近王，故可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不言，故孟子責之。蚺鼃由是諫王，言不用，卽致仕而去。齊人因謂孟子之爲蚺鼃謀者則善，而孟子在齊，不用而弗去，將何道以自處哉？責其明於爲人而忽

於自爲也。

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公都子，孟子弟子。以齊人所譏告於孟子，而孟子釋之也。官守，治事理民之職。不得其職，謂不得行其職權。言責，謂有納言匡君之責。不得其言，謂言不見從。是二者皆當引退而去。孟子在齊，以道德學問見禮於齊之君臣。既未受實官，故無責守。則其進退自綽綽然寬裕而有餘地也。

或問孟子既無官守言責，則其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果以何功德而食人之食？曰：以道教人，開其茅塞，如對梁惠齊宣前後諸問，及其所以規箴孔距心，砥鼂者，皆足以納其君臣於善道，使能盡如所教而行之，則豈但利安齊國，天下皆受其福也。精神道德之感悟，功有大於守職進言百倍者也。賢者固不虛受人禮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出弔於滕，正義謂弔文公也。滕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爲齊卿時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蓋大夫，蓋邑宰。輔行，副使也。驩，齊之詔人，專知自善，不稟命而行。孟子故以大度包容，默不與言，以臨之而已矣。公孫丑之問，或曰：疑孟子之慢王驩。或曰：齊卿，孟子也。驩以大夫輔行，不稟命而自擅，疑孟子自失其權然，故爲此問也。孟子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言彼夫王驩旣已有以治之矣。予更何言哉。注，或有也。大人君子與小人同事，原不宜煩屑多言與爭短長，聽彼盡有司之職，自觀其成可耳。有問然後告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

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居齊久，母同在齊，因家焉。母死於齊，自齊歸葬於魯。葬畢而反齊終喪。止居於嬴者，嬴爲齊地，而介鄒魯之間，可以展墳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不入齊都者，重哀在身，避人事之禮文。不止於魯者，遭喪去國，未嘗致爲臣，與齊之關係深重，弗得遽去也。正義諸家之義，大略如此。充虞，孟子弟子。敦，治也。督理也。敦匠事，治棺槨也。嚴，急也。時當大斂事嚴，故不敢請。今得暇，故竊願有所請問。木若以美然，疑棺槨過美，近於奢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守，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古謂上古，棺槨無度無尺寸大小厚薄之度也。中古，或曰周公制禮之後也。或曰殷也。殷爲得之。周則上下已不同矣。槨稱之，槨之大小厚薄與棺相稱也。槨所以

護棺者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云此棺槨之制，天子庶人，皆同可致其美也。位雖有高卑，不忍於其親之心則一。非徒爲觀視之美，於心乃盡也。不得制度所禁，無財，力量弗足，不可以爲悅，言心雖悅之，限於位與財，則君子不踰制以喪其親，亦不稱貸以厚喪也。喪事不外求，無以死傷生，直致其哀戚爲得也。得之，而又有財，則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獨不如是乎。比至也。化者，謂人死，其屍終就腐化，故云化者。若棺槨不堅厚，則死者之肌膚未化，棺槨已朽，則將使土親化者之肌膚，與棄於地者無多異。孝子之心，何能安。木美堅厚，則免於此，然後快於人心耳。悽快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謂不以天下爲重，因以天下之故，而儉約其事親之禮也。墨子之道，所謂以天下儉其親者也。故爲短喪薄葬之說。君子則敦本率性，故弗爲也。盡此送死之情，更不計及財利，由是而之焉，乃可以仁施天下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

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沈同，齊臣。以其私，不奉王命，而自以私交問也。問燕可伐與，是就燕有無可伐之罪。則燕王噲不得以燕與子之，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而使朝政紊亂，民困於水火，伐之宜也。夫然，則所以伐之者，必不能有利之心，而自取之。要能爲天吏，本弔民伐罪之心以伐之，而後可。今齊則無是心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直是乘火打劫，是亦一子之而已矣。何爲勸之哉。沈同但問燕有無可伐之理，而未問如何乃可以伐之之道。孟子亦但答以燕之可伐，而未言及齊之當伐。故謂孟子勸齊伐燕，而孟子不受也。孟子之不受，舊註皆謂不任其咎也。船山則謂五旬而取燕，收功速而獲掠多，以此歸功於孟子。孟子恥之，弗肯居其功也。爲天吏則

可以伐之，舊謂齊非天吏，故不可伐。船山則謂齊但能作天吏，則齊卽可以伐之矣。以燕伐燕，亦就水火之亦運者言之耳。齊之君臣不聽命於孟子，一任諸匡章沈同之流，恣兵威而不知戢。故孟子見其不可勸。若就孟子而謀之，戒飭將士，禁殺掠於師入之日，而預爲條畫虐政之當除者，以除之於旣伐之後，則勸齊伐燕，自協孟子之素志，而何不可哉？其曰何爲勸之者，鄙其不足與有爲，而不任爲之謀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孟子或取或否，孟子答之以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否則勿取。並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之而已矣之誠。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問所以待之者，孟子曰，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反止也。是其所以爲齊王謀者盡善盡美，而齊之君臣弗能用，至是燕人苦齊之暴虐，共立太子平爲君，是爲燕昭王，起興復之師，而齊弗能制。齊乃悔其不聽孟子之言，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齊大夫，見王之慚，不知乘機大啓其悔悟之心，乃更爲之掩飾之辭，所謂佞臣賊其君者也。其言於佛法，稱之曰卑劣慢。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聖人且有過與一語，大是無恥，意謂聖人尙有過，吾人雖有過，無足羞恥，不須改悔也。孟子答詞，初言周公之所以過與常人不同。管叔兄，周公弟，兄弟之間，無逆憶其不肖而將畔，其宗室之理，是以直任之而不疑。乃管叔竟畔，此則意外之變，雖

聖人有弗可如何者也。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意謂設使他人，則周公必審慎於初，而無此失也。次言君子雖有過，但過則必改。小人則順之，順之云者，將錯就錯，過到底也。又君子光明坦白，不自偃其過，其過其改，與民共見。小人則過不認過，必飾辭以見其非過。此則覆障轉深，終成下流而已矣。古之君子是真君子，今之君子則真小人耳。聖賢不與人以難堪，故云今之君子也。嚴詞正理，大足以折伏小人之心。宣王既禮敬孟子，而復與此輩處。正義昌言，不若佞口之悅人心。見賢而不能思齊，見不善而不能速改，此所以終無一成者也。

注，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正義曰，按三監之建，在武王時。賈以爲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先此誤使，爲斯救敗之舉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辯過，而轉爲周公任過，且謂其能改過。特以取燕之舉，過於前不能稱於後，假周公之事以貶齊耳。必謂誅三監作大誥爲周公改過之徵，尙非孟子之愜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道不行，致仕而歸。云致爲臣者，還致臣事於王，不復任臣事也。此時猶未還魯，故王就見於孟子室，而爲此言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時子，齊臣。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中國，授室，使四方均得瞻仰就學也。養弟子以萬鍾，祿孟子以萬鍾。謙詞也。故下云，辭十萬而受萬，矜，敬也。式，法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在王則以爲既不任政，猶可以祿養羈留，兼以爲國人矜式。在孟子意則以爲道既不行，則不應尸位素餐，留戀富貴。是以絕然去矣。乃猶復戀此萬鍾之養，退守餘地以自固，適成爲賤丈夫耳。龍斷，岡壟斷處，可以俯視四方者。船山謂孟子言王猶足用爲善，而終不可用者，一暴十寒，吾退而寒之者至。其能以邪說寒王，而使王不聽孟子者，則所謂登龍斷之賤丈夫，踞人國而樹子弟，得位則爲客卿以持國，是失位，則寄館於人國，受其養而遙持其權，以賓師友士爲名，而實府其利。齊王浮慕好士之名，而籠絡此輩以爲招致游談之囿。是以稷下之客，羣居飽食，行小慧，攻淫辭，以詆毀聖賢，破壞王道爲己事。乃其言之辨而智之足以取人主，則孟子所不能得之王而彼等能得之。如淳于髡者其尤也。觀其稱權禮，責名實，以誚孟子而激之去，蓋已不遺餘力。而孟子以踰尊踰親，責王之不慎，使得大用，若此流者，其尙能飽食羣居於齊之中國乎？髡等固孟子之所賤惡，亦使人君自此輕士，與賤丈夫之開征商之禍均。乃王昏不知，且欲以髡輩之禮待孟子。此孟子之所以不屑留者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晝，齊西南近邑，自齊歸鄒所經。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齊，敬也。宿，素也。素持敬心也。集註云：齊宿，齊戒越宿也。或人以孟子慢己，故請絕也。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安，止也。留也。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泄柳，子柳也。申詳，子張之子。集註：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伺候，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申詳，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船山謂孟子去齊，王旣不遣人留行，客當亟見王，道孟子所以去之故，與其可以留之幾，然後奉王命而來，則初不妨以泄柳申詳之事行之。待王之悔悟而

使之追留，以繆公待子思之禮爲之文焉。則孟子猶可留。乃此客不爭之於君，而直勸孟子，先自委曲，此孟子所以隱几而不答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千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齊人。千，求澤，祿也。受祿如受恩澤，故云千澤。濡滯，稽留遲緩也。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浩然，充足流行貌，言其歸志決然，不可復留也。悻悻然，忿恨不快貌。窮，盡也。夫王之能否爲湯武，固不能未見而決之。以其有求賢之心，則孟子固以湯武

望之也待見其優柔寡斷，理欲交戰，而弗能一志倚任大賢。孟子不欲長相虛與逶夷，故以去就爭之，以見聖賢之去就不苟，如用之則當一心倚任而實行其道，如弗行其道，則不可繫之以榮祿，此孟子之去不得已之情，而弗可以明言者。非真欲去，乃欲以去感王，使知禮賢者不可虛拘而重其倚任之心也。故曰：予不得已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予雖然豈捨王哉。乃孟子之所以如是惓惓於齊王，則以王猶足用爲善也。蓋齊王天資質直，不文過，不飾非，有尊賢之心，有慚愧心，特無奮發勇爲之精神，而熒於視聽耳。又其所以欲王用之者，乃不徒爲齊民安，爲求天下人舉安。聖賢悲愍天下之心愈廣大，所以其期望於人者愈長遠，安得如小丈夫之悻悻然哉？正己以範物，使道尊而民從，故留不可苟留而必去。捨己以爲天下，使政行而民安，故去不可以苟去，而去弗急。唯聖賢能知聖賢，安得以常人之情測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其速喻而可進於道，亦不可及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在路而問曰：路問，豫，暇悅也。不豫色，謂憂戚之色。不怨天不尤人。孔子語，孟子述以教人也。尤，過也。君子安命，故不怨天。反求諸己，故不尤人。虞之言此，蓋以竄孟子之心也。彼一時，此一時也。通解，前言不怨不尤，爲暇豫之時，則論爲經常之論。今日去齊，爲行藏治亂關係之時，則憂天憫人之意，不得不形諸顏色也。亦可時，是也。義也。易每云，時義大矣哉，時用大矣哉，頤卦曰，頤之時大矣哉，大過曰，大過之時大矣哉，解之時大矣哉，革之時大矣哉。如是等，皆與義通用者也。意謂不怨不尤者，修身正心之道。悲天憫人者，成人成物之心。就前義言，則君子固無時而不自得，而吾何爲不豫。就今日之事言，則不免有不豫之心矣。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德業文章開一代之風氣，制一代之禮樂，革故鼎新，與民更始，而名其世者。（所謂

重開紀元，別名一世也。由周而來七百餘歲，其數則過，以其時攷之則窮極而變，正當亂極須治之時。而吾當其時，膺其任。天苟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也。而竟不遇明王以行其志。是非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與哉？觀民生之塗炭，悲大道之隱淪，吾焉得無憂痛於心也哉？然若謂吾有怨天尤人之私意存焉，則不然也。故復曰：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仕齊，爲客卿，而不受其祿。所謂辭十萬者此也。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前後五年，孟子均在齊。古量小，孟子所辭祿前後通計十萬鍾也。故公孫丑爲此問。孟子曰：非者，謂仕不應辭祿也。然而所以辭者，由志不合也。孟子初見王於崇，知其未足以行王道，故退而卽有去志，特以不便速去，且以徐觀王之究竟能否可輔也，故且留之。雖留而去志猶在，不欲變，故不受祿。蓋不受其祿，則可不責以事。以

賓師自處，無官守言責，然後欲留則留，欲去則去，有餘裕以自處也。繼而有軍旅之命，卽齊燕之役也。當人國有大故，受其禮遇，卽應休戚相關，不可飄然遠舉，故數數爲之策畫，而弗卽請去。因是留滯數年，此非孟子志也。旣非其素志，則本無仕王之心，何爲而受其祿哉。觀此，孟子之心志皎然，齊人之譏，尹士之議，均可已矣。豈與公孫衍張儀淳于髡之徒，爲富貴爵祿而奔走者同哉？

滕文公第三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文王子錯叔繡受封之國，左傳郟雍曹滕，文之昭也。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文

公，定公世子，將之楚而過宋者，孟子在宋，特枉道而見，求教益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卽所教文公者。性善之理，告子篇詳之。言必稱堯舜者，離婁篇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賦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盡於堯舜，不仁極於桀紂。欲免不仁而爲仁，則舍堯舜奚法哉。」乃欲學堯舜，則當問吾人本性是否可以爲堯舜。設人之性不善歟，則是生而與堯舜異，本性旣不可以爲堯舜，奚爲堯舜之法哉。乃孟子見得人之本性皆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堯舜與人同耳。吾之性旣不與堯舜異，則希聖人者亦非妄，又見人之性不異我之性，則人皆可化而爲堯舜之民也。以是爲君，則不屑以庸主昏君或五霸之徒是法。以是治民，則仁恕忠愛必不肯以刑罰威脅虐用其民。如保赤子，教養兼施，使之以厚風醇，而治化隆矣。不法堯舜，則治化無準。不道性善，則學聖無具，而治道必亂於刑名法術也。此孟子之大旨也。世子自楚反復

見孟子者，蓋既覺堯舜之迥異常人，非人之所易法。滕小國也，處兩大之間，救亡圖存之不暇，焉得從容閒暇行堯舜之道乎？復見必有問辭，此其所疑者也。故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謂爲治之道，唯一無有二。古今不異大小咸宜，非仁政無以得民心，非得民心無以守國土。非仁心無以行仁政，仁心仁政則唯法堯舜而已矣，寧有他術哉？否則便流於不仁了。中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之言，則皆以證常人不異於聖人，懦夫當有立志，無以堯舜爲不可學。而自墮其志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則謂勿以國小而不敢行堯舜之道。當知愈小愈當遵道而行。否則其取敗亡愈速。况方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書藥不暝眩厥疾不瘳者，謂大病在身，若不以強藥治之，使目暝無見，頭眩而昏，舉身變動，邪氣盡出，則其疾不能瘳愈。人之欲修己治人，得履正道，亦非大勇大力自奮自強，以聖人爲法，盡去其苟且因循之邪知俗氣，不足以見成功也。此以勉世子之力拔乎流俗，以自躋於聖道也。吾人爲學不當如是乎？成颺或曰：古之勇士，彼或謂卽指齊景公。吾何畏彼

哉，即無嚴諸侯之意。或謂彼指聖賢，吾何畏，彼云爲之不難，不足懼，畏以爲不可學也。則成覲當爲公之臣，此言則納善之辭也。祭義，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注云：曾子弟子得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師文王，信周公，嚶嚶然古之人古之人，其志遠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世子傳。於心終不忘，感於孟子所言聖人之道深故也。大故，大喪也。問於孟子，問孟子以喪禮也。正義，孟子時歸鄒，鄒滕相去四十餘里，故可問而行事。親喪固所自盡，言禮之隆殺，依於情之厚薄。苟能自盡其心，則流俗不能惑亂。不隨時而俯仰。世子先有此心，故曰固，而孟子善之也。曾子曰：或謂曾爲孔字，傳寫之誤，以此

乃孔子告樊遲之語也。或曾子述孔子之言也。既葬以禮而後爲孝，而諸侯之禮孟子又未之學，故以所聞三代以來上下通用之禮告之。蓋禮本於人情，父母之愛，人情所同。則禮之大端亦同。其所以異，或儀式節文之詳略，或衣衾棺槨等之豐約，此則隨地位力量之殊，而不必強同者也。苟本情之不忍而力行自盡，又何分於貴賤哉！齊，疏，齊衰也。集注，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粗也。粗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諸父諸兄，叔伯昆仲也。魯滕均文王之昭，諸侯不得以天子爲宗，故不宗周而宗魯，以魯周公之後，伯邑考早卒，武王爲天子，管叔誅，獨周公爲長，故兄弟之國，並宗之也。宗之者，凡所行事，立國度，制禮儀，均與之一致同風也。自春秋以迄於戰國，古禮久廢，人習苟簡，是以魯滕之先君均莫之行三年喪者，以是難之，吾有所

受，不敢自專之意。或曰：此世子言也，宜在下節。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滿意我也。旣拂人意，恐不能盡行大禮，使無缺陷也。君薨聽於冢宰，謂國之大政，皆聽命於冢宰，嗣君處大哀，盡人子之禮，不問政事也。歆，飲也。面深墨，謂不盥洗也。又加哀戚，故面色黑也。卽位而哭，就先君神位而哭之也。尙，加也。偃，伏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注疏：『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君倚廬於中門之外也。』未有命戒，聽命戒於冢

宰，自不問政也。可謂曰知，先時非難之者，至是而可之以爲知禮也。乃至葬而弔者，大悅，則感人益深，不禁令其心悅誠服之也。竊謂聖人之道，無志者，每覺行之甚難，苟有特立獨行之士而力行之，則又未有不令人生敬慕者也。是以衆人碌碌，每望大道而弗行。然千古爲人之所仰慕向往者，又莫非賢聖也。然後知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而草尚之風必偃，不人欺也。所貴於聖賢者，卽在能自盡其義，立之風聲以爲天下萬世法。隨流俗而靡者，凡民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又曰：不可以他求。世子曰：是誠在我。蓋不但親喪爲然，凡百事莫不皆然。苟真能特立獨行，豈慮德孤也哉。世子賢矣。讀此篇者，亦知所奮發乎？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文公問治理國家之道，孟子首答以民事不可緩。蓋國待民立，民待食存。民事

既盡，民生遂而國乃安。人君爲國，故當以民事爲先務，本爲民負責之精神，而非役民以自奉。乃得君人之道。否則便爲不仁之人，而爲民賊矣。詩，豳風七月之篇，晝則往取茅草，夜則索求絢絞。亟其乘登，野外之屋，而脩葺補蓋之。以爲開春播種百穀之時。居室事未至而先爲之備，其勤勞如此，以見稼穡之艱難。爲人君者，焉可逸豫而忘民事也。恆心恆產一段，義見梁惠王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之。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欲民之有恆心，則必先制恆產。制民之恆產者，一在使強豪不相侵奪。一在人

君不聚斂虐民。如此則民生自定，非能代爲之耕也。此則單就人君方面言。是故人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禮下之謂恭。恭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而不敢放逸驕侈以虐用其民。儉乃能取於民有制，取民有制，則亦不得不儉矣。有制者，有定額限制，不於正稅之外，任意以奪民財也。不奪民財乃能仁。仁者則不求富。求富，必奪民，便不仁矣。不求富者，富均於人民。求富，則財私於一己。是故三代之君，取民皆有定制，貢也，助也，徹也，皆不過什分中取其一分而已矣。五十，七十，謂五十畝七十畝。夏量大，殷周量小，故畝有多少，而田無廣狹。一夫授田五十畝者，年貢五畝之產於上。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殷周井田，八家同井，中爲公田。公田不稅夫。故其名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助者謂藉助民力以耕公田，卽以公田所出以賦於上，不稅民之所自治，故曰助而不稅。然其弊有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所取不異於助，然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所以不同於助者也。

徹謂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非通融之義也。此正義意也。龍子評三代賦稅之制，謂治地莫善於助等者，蓋貢法校數歲之中，豐欠平均以爲常貢，如是則樂歲凶年，所貢於上者，皆爲定數。樂歲人民有粒米狼戾之失，凶年在上有強民稱貸取盈之過。至使人民有老稚轉乎溝壑之患，甚非爲民父母之道也。助則異此，八家共耕公田，年凶則所穫少，因而寡取之。年豐所穫多，則多取之。多取既不傷民，寡取亦不傷民，而國家於豐年蓄有餘以補凶年之不足，公私交受其利，所以云治地莫善於助也。狼戾，狼藉在地，不知愛惜也。糞其田，謂加肥料也。取盈，謂所穫雖少，必取其常年之稅也。矜矜，恨視貌。或曰勤苦不休息貌。稱貸而益之，借債於豪強以補益其不足之貢稅也。負債既深，則至於家室流離也。正義曰，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歟？曰，龍子蓋有爲言

之也。夏氏僕曰，戰國諸侯重斂培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暴。龍子之所痛心。孟子力勸滕君革當時之弊，是以特申助法，而抑貢耳。中言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者，注意謂官有世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也。集註謂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今世祿滕已行之，唯助法未行，故取於民無制耳。今謂此句當爲錯簡，宜在無野人莫養君子下，則文氣自順耳。詩云以下，謂屬亦助，以明助之通於二代，可爲後世法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既取民有制，使民得各遂其生。然不可徒令生活而已，必進而以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養老尊賢，使民知長幼尊卑之義也。校者教也，教之以禮樂人倫之道也。序者射也，射以觀德，且以糾合民衆，訓之以揖讓進退之節，保國禦侮之道也。此三者皆鄉學也。在夏則名曰校，在殷則名曰序，在周則名曰庠。學爲國學，則三代共名之曰學。蓋鄉學所以訓練民衆，其教之也，非徒在傳授文字言語，每以實際的事爲教之。如鄉飲酒禮，射禮等，凡公共事業，皆於中舉行，因而申之以人倫孝弟之義，使之實習。非但以教童子，亦同時以教成人也。故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國學所以造專門人才以預爲國家主持政治之教養機關，所謂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所以學爲長也，所以學爲君也。又如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等，皆指是也。鄉學國學之程度雖有殊，成才雖有異，然所以教之之宗旨則一。一者何，明人倫是也。人倫者，人羣生活之大經大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義。仁義禮樂之教是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無他焉，曰在其有倫紀道德，相愛敬生養，而不出於

爭奪淫亂是也。人倫既正，而後人生有其價值，人羣得其調理，人性因以提高，風俗醇而治化成，乃有以異於禽獸蟲魚，而永享和平安定之福利。是故既能養之，尤貴能教之。而教以淑進人性，親睦人羣，尤爲其究竟之目的也。如此是謂王道。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蓋夏商之末，小國林立，成湯文王可以七十里百里而起。戰國之世，七雄並立，欲王天下，須有大國之憑藉。故孟子許齊梁以王天下。滕則但期以爲王者之師。意謂行王道於小國，以爲當來大國之模範也。如是卽所以自新其國運。故曰：子力行之，亦以興子之國。稱子者，文公時在三年之喪中，稱子不稱君。以子道奉親，未以君道臨民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集註，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

詳。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強豪得以兼併。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滕壤地褊小而君子小人皆備，不可不爲之詳計生養之道焉。爲小人則不得不分之田，以制其恆產。爲君子，則不得不頒之穀祿以世其家。取民重則虐民，而民不聊生。取民輕，則君子又無以爲養。此其輕重之宜，所當盡心者也。夫世祿滕固

行之矣。知所以養君子者也。今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集註云，野，郊外鄙之地。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正義，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卿以下必有圭田，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孔氏正義，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然則圭田者，所以獎勵卿士之廉潔者也。或曰圭田，零星不成井之田，形不正方形，形如圭也。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蓋不能嗣爲士大夫，卽授之田，與餘夫一例，使有常業，無累父兄也。餘夫二十五畝者，未滿三十，未昏娶之丁，謂之餘夫。人口旣衆，子弟力任耕種，而未獨立成家，則附於正夫。此時一家之力有餘而食不足，故授之二十五畝之田，使力耕以補不足也。死徙無出鄉，注，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也。（爰，換也。）平肥

磽也。(周禮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上地常耕不磽，中下之田必休息地力也。廬隨田易，故遷居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鄉田同井，注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愛也。守望相助，助防寇盜也。疾病相扶持，互濟危困也。如此，則百姓親睦，而不相爭亂也。蓋人有恆業定居，則相友助，而風俗歸厚也。方里而井云者，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共同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一里，謂縱橫皆一里，畫爲九形，如井字，故爲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數一曰方田，若其田本方，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卽廣野平疇，其脈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無百十里直如繩，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爲例耳。士伍，士列也，謂食祿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故先之。私田，野人所食，故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或曰，士伍，士卒也，軍伍也。士伍，指

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後說爲長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注謂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集註曰：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此孟子爲國之方略也。制民恆產，使有恆心，然後教之以人倫，提高人性。先遂民生，後厚民德，深得教養之序，悲願之宏矣。誠能準而行之，豈非天下萬世之大幸。乃井田之制，三代以下，卒莫能行，王莽王安石略法其意，稍事興革，反致禍亂。於是有所謂井田卒不可復者。亦有謂自古在昔，並無此田制，但爲儒家或孟子一人之理想耳。而董仲舒張橫渠之徒，目擊於豪強兼併，貧富懸絕，民不聊生之苦，時復慨想黃虞，欲復興之，以寄其悲天憫人，大同公天下之意。迄今社會主義盛行之日，此井田之制，尤復爲聚訟爭論之一事。畢竟此制於古有之乎？亦可行於後世乎？竊謂古或有之，而未可行於後世也。古之所以有之者，上古之世，土廣人稀，農業初興，私人

對於土地之觀念不重。且封建之世，國家林立，四郊多壘，人民對於國族之關係重。土曠人稀，則分田易周，給於一切人民。私人對土地觀念不重，則收授不甚悲喜。國家林立，則國小民寡，政令易得統一，心力專而行政效率大。國族關係重，則以土地爲國家公有便。此黃帝夏禹成湯文武之世，所以能行之者也。然其行此制之範圍，亦不必遍於九州。王畿之內，地方千里，或近屬諸侯，偶行之耳。蓋晉陝河南山東之地，平原曠野，彌望千里，則井田易分，溝洫易通，皆宜農業，此制可行。遠方山嶽林藪江海之邦，不但政令未通，雖通，亦弗能強之井也。三代以後，此制所以不能行者，一者，封建之制破，天下一統，合九州之地爲一，井田之制，不能遍於各地皆宜。二者，天下愈一統，則人民與政府之關係愈寡，政府所直接施於人民之力量愈微。欲舉民生之責任付之，力不勝而弊病易起。三者，國之觀念薄弱，家之觀念轉深，人民既以家爲生活之本位，家必有所憑藉，以爲生養之恆業，使父子相承，生計安定。土地私有之制，於家之安定爲便。井田之制，地權操於君上，人民祇等於傭工。三十授田，

六十歸田，中間壯夫或有死亡，則其父子夫婦俱失其所。婦人無受田之權利，尤爲痛苦。此文王治岐，所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四者窮而無告之民。船山讀大田之詩，「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而嘆寡婦無歸，躑躅田畝，拾人遺秉滯穗之愴痛。因謂夫婦之倫，室家之固定，男女之貞操，均自秦而後定。此固獨具眼光。不可以秦以上盡是極樂之世，三代而下盡是黑暗之時也。觀梁惠王篇，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是則士庶人竟不得有家，祇能有其身而已。所以不得有其家，不得土地田產故也。土地無權，故父子夫婦不相授受，一旦壯夫死亡，其婦若子，均成無告之民，此其艱難爲何如哉？如以求救於親友之任卹，則彼亦無家，何以能盡量卹人？如求救於君上，則君上何以能周養如此衆多之孤寡？又以古昔列國林立，而列國之君，妃嬪之衆多，固可想見當時人民之能娶妻室育子孫者，固不甚多。而生育過繁，人口過賸，田卽不給於分，亦實有不能人人有家之勢也。古昔且然，况能行於後世耶？故知井田之

制果行，並非人民之福也。而在大一統之天下，中央政府，既不能直接施政於人民。天高皇帝遠，設以分田制產之權，操之於縣令官吏之手，使持其高下，則其不平不均，失業無產，流離死亡之民必更多。人人有家之時代，一旦取其祖父相承之產業而任意收沒之，其悖逆人情之害猶小，其破壞家庭之害尤大也。蓋一制度之行也，與其全制度皆有關係。封建也，井田也，肉刑也，農兵也，貴族政制也，此皆一貫相連，而不可分離者也。天下大同也，家族制度也，法律之平等也，財產之自主也，農兵之無用也，此亦一貫而不可分離者也。然則此二者孰善孰不善？曰：後者善。封建固不如一統也。貴族制固不如平民主義也。則井田之制，固不如私產制也。蓋自秦而後，天下一統，人各有家而後人倫永定，文化學術，普及平民，高官碩學，多出於寒士，是以人才之盛，國力之強，無不突越三代之上。竊歎自黃帝以迄於西周，雖聖人輩出，然二千餘年間，可記載之事業，可稱述之人物，何少也？春秋二百餘年之事蹟人才，已不勝收。學說思想，尤爲極盛。自秦漢而後，則更何讓焉。此固孔孟之教澤有以致

之也。大一統之天下，此固孔孟之所欲成功者也。人人各得發展其天性而盡其才，此固孔孟之所希願者也。夫然則私產之制，亦必非其所反對。何以故？家族倫理之觀念，尤爲儒家所倡導發揚者故。則孔孟而生於秦漢之後，亦必不復言井田也。然則孟子言之者，何也？曰：當孟子時，去古未甚遠，封建制度未完全崩潰，故猶有可行。且孟子之意，在人君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舊制有可沿襲者沿襲之，當時之弊亟當改革者改革之，針對時君之橫征暴斂，而爲正經界定什一之賦，其宗旨唯在減輕人民之擔負，擔負既輕，培克不行，則民生自遂，如是而已矣。或謂井田之制既廢，民得私有其田，土田私而買賣自由，買賣自由，於是兼併生起，兼併既起，於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身無立錐。種種不平等之事由斯生起。由不平而爭奪，因爭奪而暴亂，爲禍無窮，安在井田不當復，安得謂私產制度不當革除耶？曰：凡百政治因時制宜，本無絕對之善，祇有相對之善而已。既祇有相對之善，同時亦必有相對之不善。唯在較量二者之利弊孰多孰少而已。爲政者祇能去泰，去奢，去其已甚，而不可行。

一切之政，強天下而同之。井田壞而兼併起，於是富者得以侵略貧民。然復當思，在封建制度之下，豈無常據高位之貴族，以受人民給養者乎？乃秦漢以後，富分於多數之富者。富者雖得財產上之優勢，而不得政治法律上之特權，故貧民猶可奮起田間，以取卿相，而享富貴。富者驕奢淫暴，不受法律之裁制，即受自然因果之裁制，此亦大勝於封建之世，公卿大夫之子孫常爲公卿大夫，農民難有升超發展之機會矣。故吾謂三代以下，人民之平等自由，實超三代之人民而上之，未可泥古不化也。若夫由爭奪而暴亂，此則乃一偏之談，絕非事實。中國歷代尙未有以爭產業致起大亂者。大約一朝代之亂亡也，有其種種之原因，而政治之腐敗，法制之廢弛，幼君女主宦官奸臣之秉政，強藩之割據，天災之流行，寇匪之蠶起，夷狄之侵陵，皆爲其主要之原因，而絕不可歸之於產業之不平也。古如是，今亦然。如謂田制一變，而萬事皆理，此又必無之事也。曰：然則今之言社會主義者，集產共產，其利弊復何如乎？曰：極端之社會主義，匪唯中國不能施行，雖世界難見實現。蓋社會之成，本由個

人之結合，絕非先有社會，然後此個人者乃隸屬寄生於其間。故祇能使個個人自奮自勵，相愛相親，總合其才智德性，以共造世界國家社會人羣之良善制度習尚風俗，以治安其羣。絕不能以一理想之制度，違逆人情，抑制人之個性，令強合於此理想之制度，便足推進入羣社會，使之治安而繁富之也。又人之爲性，咸有幾分利己心。而情感之發，必自近而遠，故爲政者不能過抑其自利心，必因其自利心，使得自奮自勵。情感既必自近及遠，更當就其天性之愛，發展於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歸於敦厚，而後可以施及於人類，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然之序，不可強也。以是之故，儒者最重家庭生活，一切道德，以是爲培養之基。今爲極端社會主義之說者，輒欲打破家庭，廢除私產，欲以聖人之道，期望於一切之人。過抑其自利之心，則奪其奮發之志。撥其天性之愛，則汎愛人羣成虛。教之而不聽，令之而不從，則以法律繩之，嚴刑督之，兵力威之，警察偵探防之。如此威力濫施，勢成東濕，一朝破裂，何堪設想。縱然一切強制成功，而人類失其自由，人性受其壓抑，雖得飯食衣

穿，而精神上之苦痛，亦已多矣。且受治於此政府之下，又與受制於強豪暴主，何以異哉？吾謂人生原無絕對之自由，亦無絕對之平等。人世亦無絕對之太平，雖大亂之世，自有自適之人，雖太平之世，亦有失所之衆。而富貴貧賤，多分由於各人之業力。自作自受，不可怨天尤人。爲政治民，亦當罰必罰，當奪必奪，未可望人人皆得快樂，而事事由國家代爲之謀者。過事干涉，固成暴虐。過事悲憐，亦成姑息。均失爲政之大體也。若夫以階級鬥爭之思想，必欲對某階級之人得而甘心焉，此則仇讎思想。以其不平之心，必不可以爲平天下而安人類之業也。總言之，社會由個人所成，各個人之共業，乃形成社會之苦樂盛衰。故欲社會之繁榮安定，祇有發達人性，提高人性，而不可壓抑人性，使合於所理想之社會制度。此其一人之個性多分皆有自利心。此心順之則可使之自奮其才能。——但如過分逾法，自當有法律之制裁，且當以教育格化。——如過抑其自利心，則反使之墮落。人之情感之發展也，由近及遠，故當培養之於家庭，不可奢望之於人類，順致之則真摯而得廣大，逆求之則虛僞。

而反狹小矣。此其二。社會既由各個人聚集而成，而各個人之性情行爲智愚善惡勤惰種種不同，故其得果亦種種差別，由是社會上貧富苦樂亦種種不同，而社會永無絕對之平等。政治罰律但當使強不脅弱，智不欺愚，使之相安相養，絕不可抑壓強者智者，使盡成懦弱庸愚之人。則對於人類各個人之正當報酬，所謂富貴榮譽等者，亦絕不能以忌妒仇懟之心對之也。此其三。在此三項理由之下，故私產制度，未可廢除。共產制度，未可實現。在今固然，在未來亦然，在過去亦然。如強違人性社會實相而施行之。鮮有不流弊重重，激成禍變者。故儒者特重家庭生活，又貴寡欲安命之訓也。能固其本而後枝葉繁茂。能自安自靜，乃可以安定靜止天下之大亂大禍，使之太平矣。若夫愛民利物，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大悲大願，以拯濟飢溺，民胞物與，乃至犧牲自我，取義成仁，皆不與此衝突。必知此理者，乃能順而致之，否則未有不以愛人始以害人終，以福利人羣爲心，而以擾亂社會爲果，如近年國內志士豪傑之所爲者，可爲痛惜也已。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因而行仁政。由是遠方之賢者，聞風而往。許行陳相之徒是也。爲神農之言者，謂治神農之學說思想也。其言則所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而廢除倉廩府庫賦稅力役之征者是也。此不必爲神農帝之說，當世之人託之也。其所以託之者，則以神農初教民稼穡，開創農業，必躬自耕植。又上古之世風俗醇樸，政令未繁，文化未興，禮樂制度未備，上下尊卑未嚴，則君民共業同居，而百事簡易，有可能之勢，是以爲此說者託之也。所以於戰國之時有此種學說發生者，則當時列強並興，虐民以逞，橫爭暴斂，民勞極矣。孟子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然則當時諸侯所行政令，但有損害於人而無一利。故老莊許行之徒，均慨想上古人類渾樸，平等自由之生活，因而倡爲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之政治。反對賦稅征役。在此情形之下，君民平等，則可謂無政府。賦稅征役皆除，則可謂無國家。無政府，則政令無所施。無國家，則戰爭無從起。又復人人皆衣褐，搢屨，織席以自食其力，則智識階級既無，資產階級亦廢。樸質勤勞，各盡其能，則奢侈之風不興，物慾不極，而人皆渾渾噩噩，各安其分，而不相詐相爭，純爲一清平安靜無事無爲之天下。此其理想亦殊值得研究。又其人如許行者，乃實能躬行實踐其說，號召徒衆，數十人皆與之同一行動。其人亦殊值得推重也。是以陳良之徒陳相陳辛，見而大悅，遂盡棄其學而學焉，則其魄力之大，亦絕非尋常也。蓋在西洋物質文明發達，國家主義盛行，政府萬能之今日，亦有無政府主義，勞工神聖，反對文明之學說出世。蓋物極必反，窮則思變，人心厭患，勢有極端反對之思想起，無足怪也。麀，民居也。氓，都野之民也。與之處，以麀安置之也。褐，粗布短衣，尙儉樸也。搢屨，織席以爲食，自

食其力不擾民也。未聞道，未聞去尊，平等，食力而不厲民之道也。以爲必如此，乃眞爲賢君。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曰：然。『孟』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曰：否。許子衣褐。『孟』曰：許子冠乎？『陳』曰：冠。『孟』曰：奚冠？『陳』曰：冠素。『孟』曰：自織之與？『陳』曰：否。以粟易之。『孟』曰：許子奚爲不自織？『陳』曰：害於耕。『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陳』曰：然。『孟』曰：自爲之與？『陳』曰：否。以粟易之。『孟』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陳』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孟』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許行之學，有一漏洞，卽是仍承認有君，仍承認以君而治民也。既承認有君，又承認有政治事業，卽許有上下之分治與受治之別。又承認勞心勞力皆屬勞動事業。而乃不許人君食祿，責其並耕。不悉治天下之事，百倍難於耕織而不可兼營。故孟子乃得就其本人自身生活業務之必假於人羣互助。又著見分工合作之非以相害相厲，乃實相濟相利也。然後乃見人君食祿，人民納稅，治人食人者勞心勞力之同於分工互助，乃通義不可變者。語語明白，事事有徵，使陳相無以爲答。孟子識見明快，有如此者。可謂二千年前之社會學家也。或謂許行何不一直廢君廢治，以免受此攻擊？曰：勢弗能也。天下已成此勢，一無憑藉，無以達其政治理想。是以不遠千里踵門而見文公。使非此君，且不得一塵而爲氓，安望行其學以易天下哉？既必依於君，賴於治，以實現其無君無治之理想社會，此所以自身矛盾，而莫法避免孟子之評駁也。孟子有見於此，是以明知當代諸侯不可與謀，猶必遊歷齊梁，以冀庶幾得行其道焉。縱不得行，亦不因天下之君臣政府虐民不仁，便激而爲無政府之

說。苟如此說，自家之政治理想便行不去故也。此亦見儒家之恆處中道矣。率天下而路，謂歧途雜出，無所適從，人無定業，茫然無歸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前就社會之現狀以駁許行，此就人類歷史之進化變遷以駁許行。論人類生活之演變者有二說，一則以至治之世歸之太古。一則以至治之世期之後來。前者以爲太古醇樸，天性未漓，人欲未雜，土曠人稀，物浮於用，故君以無爲而治，民以不爭而安。渾渾噩噩，清靜快樂。後世人事日煩，人欲日流，天真日喪，則君民互以多事多欲，而爭奪擾攘矣。則老莊許行之徒是也。後者則謂太古之世，草昧未開，荆棘滿地，禽獸食人，民無居處，其道大苦。後世人文日進，民智日開，然後征服自然，協理民衆，淑善人性。然後人生乃日進於光明也。孔孟之說爲近之。爲前之說，則以無爲無事爲奠安人類之善道。爲後之說，則以勤勞克苦努力人事爲要務。前說反對文化，後說注重文化。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置而不論。以爲太古無甚善狀可述也。此兩家學說思想之不同也。孟子既不託玄想於太古，覺得人世原來是苦，要必以人力拔濟艱難，乃可以得平治。尤貴有聖賢者，以其大仁大智大勇之心力德量，

領率人類，指導人類。而後可以達其拔濟平治之目的。此其人者，固宜使君天下而治萬民者也。既使之君天下治萬民，則有其專志一心之事業，不但勢不能責之以並耕力食以分其精神，亦且不可使之並耕力食以減其尊嚴也。故特舉堯舜禹益之事以實其言。集註：『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登，成熟也。』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言禽獸衆多不避人。中國成禽獸的世界也。疏九河者，禹分河爲九，使勢衰力弱，不爲民害。且分年濬鑿，去其泥淤，免河身漸高，復至橫流也。後水政不修，至齊桓公復塞爲一，則爲害復無已時矣。疏，分析疏通也。淪，亦疏治也。決，決破其障礙。排，排斥其泥沙也。禹貢，汝泗入淮，淮自入海，此皆云注之江者，正義謂上流分疏支流使入江以殺其勢，下流則淮獨入海也。人之有道，道但作情勢解。有，當作爲。謂人情使但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勢必近於禽獸也。因果之理，必然之勢，亦稱道也。逸居無教，舊謂放逸怠惰而無教。船山則謂，逸居，安居也。洪水平，禽獸去，民乃得安居耳。與上飽食煖衣共爲三事。三事

既備，然無教以匡直輔翼之，使明於人倫之義，則與禽獸無別也。放勳，堯號也。勞之，使安也。來之，使聚也。匡，正其邪也。直，去其枉也。輔之翼之，使能立能行而不惑於正道也。使自得之，力行之久，習焉成性，則自得在己，強立不返，不復待匡直輔翼矣。又從而振德之，振奮興起，使人皆向上也。有一成德之士，在上者提獎興舉，作之在位，以爲民範，則餘者皆悅於德而知振奮矣。既勞來矣，則匡直之，使去其不善。更輔翼之，使行於善。由輔翼而使自得於善，以至成德。既成德，則復作之在位，以獎勵餘人，使同興起。水土既平，然後教以稼穡。衣食已足，復勤施之教化。勞來振德如此之殷，勤不易，而暇耕乎？故聖人但以不得聖賢以治理天下格化萬民，使日趨光明德義爲己憂，此其所以爲大仁，德施無疆，與天同其高大者也。而豈暇用其心於百畝之間哉？說來天下真不可以清靜自正，無事自寧。聖人自有經緯天地之事業胸懷，豈得如許行之徒，謂可以竝耕而食，饗殮而治天下者？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

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夷道簡陋鄙僂，未有禮義之教，文物之盛，卽是未開化之俗也。夏道，文質斌斌，雍融大雅，有禮義之教，文物之盛，卽是已開化之風也。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力求人文進化，使異於禽獸夷狄野蠻之行。是以有用夏變夷，而無變於夷。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則夷狄之，用中國禮則中國之。夷夏之防，並非種族歧視之心。蓋所以力爭文教之光明，恐人類而變於禽獸，中國而變於夷狄也。許行稱述神農三皇五

帝之言，以壓倒儒家所稱之堯舜。孟子則直以堯舜之前，天地草昧，文化未開，其所稱述乃蠻夷之俗耳，故痛切指斥之。陳良雖楚產，而北學於中國，北方學者未之能過，此用夏變夷，豪傑之士也。陳相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甚乖師友之道。故舉七十二子之所以事孔子者，情義之重，信向之深，以厲游滑。復舉曾子之信道篤而自知名，不肯輕率從人，以責陳相。雖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然捨先王之道，而學南蠻鴟舌之人之學，則如下喬木而入幽谷，捨夏道而學夷狄，其爲不善變也，甚明。故孟子如是嚴責之也。細玩孟子此段所言，不免帶幾分感情意氣。以理喻之足矣，何必罵之，然陳相師事陳良數十年，一日聞許行之言而盡棄其學而學之，則其人學養之淺薄，心無定見定守，而輕於從人可知矣。故孟子哀而憐之，又以其根器下劣，非於其入歧途之始，乘其習染未深而痛切懲誡之，不能挽救，故不禁言之嚴厲，此正愛之深切也。大凡以身任道之士，與通常著書說理之人不同，後者但辯其理已足，前者則有一腔熱血深情，非改轉人之信仰行爲，爲未盡於其心也。故旣以理

喻之，又以情動之也。故吾人對孟子，愈當服其熱情。倍同背。任所負之行李也。場，孔墓周圍也。江漢三句，曾子贊孔子之詞。皜皜，深白貌。尙加也。言孔子之德，非有子可比擬也。幽谷，卑暗處。喬木，高明處。二句喻人但當趨高明，不可反入於卑暗處也。膺，擊也。懲，艾也。舒，楚之與國。其後併於楚。

『陳』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陳相復陳許子之道，可以令市價不二，國中無僞，童子無欺。蓋既君民生活平等，則無貴賤之分。人且無貴賤之分，物之貴賤亦無有。貴賤既齊，則反樸去奢，人欲不極。物質文明愈不發達，則人視黃金如糞土，貪求愈少，爭奪不生，而人與人不相詐欺也。布帛但計長短，麻絲但計輕重，五穀但計多寡，屨但計大小而一其價。蓋上

古之世，人對於物之認識評價淺，但問其量不計其質，故其所作亦多粗陋，雖有精美貴重之物，弗知愛也。待人文進步，則對於外物之認識愈深。既計其量又審其質，又且有形態美醜之分焉。於是同爲布帛，而布帛有其精粗。同爲五穀，而五穀有其高下。則有十尺之布不能易人一尺之布者也。於斯時也，分別愈多，貪求益甚，奢風長而爭奪詐僞益生。此老莊所以有絕聖棄智之論，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也。許行既爲反樸還淳之論，故爲此平賈無欺之說。亦自有其理由。乃人文如未進步，工業如未發展，但如禽獸之飛走於大自然中，得水而飲，得果而食，則此等問題，所謂精粗美惡者，自然不起。唯是人文既已進步，工業既已漸興，許子既且爲屨席矣，又且與人交易矣。又且布帛計其長短，粟米量其多少矣，則此種精粗美惡，如之何能不分別。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欲使和氏之璧，與碲砮同賈，此豈能當於人情哉？強而齊之，則必使人相率而作僞者也。蓋既但許有量的賈值，而不許有質的賈值。則人咸欲以其質之惡者，易其質之美者，名爲平價。

實乃長人傲倖之心，則人競以詐僞爲得計，而質直者反受其損害矣。其虧損民德，益起爭亂，寧有抵止，而惡能治天下哉？况夫人競圖於量之多，而不計其工之美，則文物退步，誰復肯推進人文哉？是蓋知其一未知其全。但覺物質文明之害，而不知一味抗拒之爲害愈酷。聖人之治天下，唯當順物之情，因人之性，與之推移，而納之正軌。苟以仁義之德，駕御物質文明，則一切一切，皆爲利用厚生之用，何爲懼之哉。不培其根本，於人心之是正，但塞其枝葉，強物賈使之齊。於人心又不知積極的宏植其善根，惟消極的窒塞其情欲。以爲無事無爲便可以治天下。不知無事無爲者，但可使自己不作一事，而無止息他人大作妄爲之功也。以爲不貪不求便可以寧息天下，不知己之不貪不求，無以防人之貪且求也。故聖人將爲政於天下者，不此道消極之圖，必奮起有爲，自強不息，以其大健至順之德，率領人類，使之向上而合乎義。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矣。賈同價。若同也。齊，同等也。萑五倍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或謂小大同

價人則不爲，精粗同價，又誰爲之哉。或曰，小謂細者，巨謂粗者，此則論其質，非論其量也。亦可巨屨小屨不論精粗，皆使同賈，人寧復爲之哉？儒家之認識物理人情社會文化，與其願力，莫不高出於諸子百家之上，觀於此章而益信矣。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墨者，行墨子之道者也。墨子之道，兼愛，非攻，尙賢，尙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而以利爲本。蓋疾於春秋戰國，諸侯力爭，虐害人民，驕奢淫逸，爲不急之務，而怠棄民事。故祖述夏禹之道，勤儉刻苦，以利安天下。莊子天下篇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坐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

利，而非門。其道不怒。人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洲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以爲墨。……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此墨子學說之大略。其短長是非，亦論之甚爲平正者也。戰國之世，楊墨與儒，鼎足三分，其勢甚大。孟子辭而闢之，以其非毀禮樂，違逆周

公仲尼之教。非命節葬，失君子素位自得之功，慎終追遠之義。又其學一以計較利害爲行爲動作之標準，與儒者之由仁義行而不尚功利根本衝突故也。夷之，墨子之徒。徐辟，孟子弟子。不直則道不見，謂如與人虛與謙讓，而不直難其短曲，則不足以著見中正之道也。墨之治喪以薄爲道，夷子思以易天下，則豈復以薄爲非理而不貴之哉。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就夷子言行矛盾處指摘之。蓋既以薄葬爲是，則不應厚葬其親矣。既厚葬其親，則不應以墨道易天下也。二者必居一於是。徐子將何以應之哉？蓋人之惑於異端邪說者，必有以蔽其心者在。或激於當前不平之事，或感於人言獨到之長，由是任其一往之氣，而不暇審事理之大公。由是而託命傾心，以爲至極，天下莫有過於此者。及夫大故當前，終不能昧其天性固有之良知，更不忍以所崇奉之薄道施於其至親，則不能自禁反其平素之言行，而內求本心之安以行事。此正天理之在人心，弗能泯滅者也。賢者就其端而激發之，則可以啓其神明而正其狂行，使之捨妄歸正焉。孟子之特以此事問

夷子；非難之，蓋啓之也。所謂墨之治喪以薄爲道者，墨子節葬篇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又其爲節葬之理由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治之。厚葬久喪，既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而反有礙於斯三者，故非之。薄葬短喪，實以念念不忘功利，貧衆寡，定危治亂，是以有利而爲之也。然則墨子之薄葬短喪，實以念念不忘功利而爲之也。人當親喪，哀痛迫切，不直致其情，而念念不忘功利，唯恐其有害於人事，而急棄死亡，此其鄙俗刻薄，尙得爲君子之行乎？然則墨之薄，乃其情之薄，念慮之薄，猶不在棺槨衣衾之薄也。苟盡其情，則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孔子不以是爲薄。稱家之有無，不稱貸以爲厚也。情薄則根本亡矣。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墨子固不欲喪之易，並不欲情之戚矣。故儒者並不主張奢侈。墨子則直主張刻薄也。何爲而刻薄，利害之心蔽之也。何爲而利害蔽之，則唯恐天下一人之不

得其所也。乃因恐天下人之不得其所，遂至汲汲遑遑，有親不得葬，有情不得致使天下之人，皆遺其親，斷其情，以求交相利，兼相愛焉。本實先撥，更求枝葉之榮，此其錯謬，爲何如哉？在儒者則不遺其親，而自仁民。不抑其情而自濟乎世。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仁不可勝用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未有以答之也。轉以兼愛之理附和儒者之說。以見兩家無不同處。古之人若保赤子，周書康誥之辭也。既保民如保赤子，非兼愛而何？故愛本無有親疏厚薄之差等，特其施行之序，則由親始焉耳。以是故有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說。則儒者之言墨亦不反對之也。既愛無差等，則亦不應獨

厚其親而薄天下之人。卽不應厚葬一人而傷財廢時，以害天下。此則由兼愛而主張節葬之理也。反是，如果能兼愛天下則厚葬其親亦在所許焉。設爲夷子而答孟子墨道節葬而夷子厚親，理由當不外此。次孟子先答愛無差等之誤，次明葬親之義。夫以爲愛無差等者，將謂人之愛其兄之子，亦當如愛其鄰人之赤子而無厚薄於其間也。然此豈人之情也哉？乃若如保赤子之言，乃以喻愚民無知，誤犯罪愆亦如赤子之無知，而誤入井。故爲民上者，當施教養於未犯之前，當施哀矜於已犯之後。使不犯於罪，使罰當其罪，使刑期於無刑，此書之本意，而豈足爲兼愛之證乎？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注謂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之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集註則謂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兩釋均不了了。今謂二本云者，非謂謂人父。亦非謂視其父母如路人。乃謂夷子之言行，既欲以墨道薄葬易天下。又不忍於

其親而厚葬。則是言行動作，宗旨不定，適成兩重人格，其言行成二本也。謂本所信之道，則薄葬。本其心之安，則厚親也。唯其如此，是以調和於儒墨兩家之說，而莫之擇別焉。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此說出葬親之理。委，棄也。壑，溝壑。蚋，蠅屬。姑，或曰語助詞，或曰螻蛄也。嘬，攢食也。泚，汗出貌。睨，邪視。視，正視也。藁，土籠。裡，土舉也。蓋不忍於其親之遺體爲狐狸食，爲蠅蚋姑嘬，心意痛切，由是而類爲之泚。此之泚也，非爲人而泚之，乃中心痛切不能安之情，達之於面目者。由是而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自有其不能自己之道在，豈得如墨子之計較利害，以其於人生有利而後爲之，謂其有害而不爲乎？人之行爲，多分由於情意之迫切而爲之。哭也，歌也，泣也，笑

也，此皆不能以利害求，而使之然，或止之不然者。儒者順此天性之發展，而爲之節文，則爲孝弟仁慈，忠義禮樂。墨者則必固爲抑制以合於生人之利益。不知人之生活行爲，原出於性情。性情既被戕害，喜不得而喜，樂不得而樂，哀痛哭泣，不得而哀痛哭泣，則雖人人有衣穿飯食，國雖有廣土衆民，而人生與機械之運動無異，尙安得有生人之趣。生趣既失，更弗能望相愛相敬以相養相生矣。此墨與儒根本之不同。一在緣情以制禮，循禮以盡性，盡性以成物。一則因愛物而抑情，因抑情而廢禮，禮廢而性無所循而失其養，性失其養而物亦弗之能愛也。故儒者不計較利害，當下順情性之正，而本末皆得。墨者計較利害，抑害情性，本失而末亦俱亡矣。凡事皆然，而莫著於送終之事。故孟子特引此以啓夷子。夷子聞而慙然，心爲變動，須臾之間，而受命承教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當時遊說之士，亟見諸侯以要富貴。諸侯力爭，亟於得人，故寵來游士，輒位以卿相。孟子聖道自任，欲以正天下，是故正己而不求於人。諸侯非卑辭重禮來聘，孟子不自往見也。陳代，孟子弟子，以爲孟子不見諸侯者，一人耿介之小節。今一見之，如得用，大則可以王天下，小亦可以霸諸侯，是其功業施於天下後世甚大也。當時志記之書有曰：枉尺而直尋，八尺也。言當曲其小者而伸其大者也。是故見諸侯之事，宜若可爲，而夫子何爲弗之爲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虞人，守苑囿之人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此與孟子所述，略不同也。志士，守義之士。不忘在溝壑，謂安貧守義，明知其道，莫由致富貴，當常貧困。

於溝壑。而自甘貧困，終不違義以求人也。勇士不懼禍患之士。元首也。謂勇者殺敵致果，彼豈不知衝鋒陷陣有喪身失命，首領不保之危哉？但既爲勇士，則雖死不辭，而甘之也。此二語，蓋孔子讚美虞人之辭。故曰：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夫招之不以禮，虞人尙不肯往，如之何不待人而自往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語是儒家與諸子不同處。亦是與一般流俗人不同處。計較利害乃肯枉尺直尋。既較利矣，將且枉尋而直尺矣。則世之寡廉鮮恥，喪其人格以苟求升斗之利是也。聖賢不肯枉尺以直尋，是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

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趙簡子名鞅。王良，善御者。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其御也。復之，再御。掌乘，主其御。範我馳驅，謂依法度常道以馳驅。如此則人不勞，馬不蹶，車不覆，萬全之道。久而無害。乃小人急於獲利，以暫時之不獲禽，且不自反其射藝之不精，遂歸罪御者，而以爲天下之賤工。詭遇，行險道以逐利，而詭與禽遇，遷就射者，使之必獲也。如此則一朝而獲十。然人勞馬憊，久且有覆事蹶馬傷人之害，而彼弗問也。詩云，小雅車攻篇。集註，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蓋射御各盡其能，相益而不相害也。小人弗知此，故不貫與之乘，而辭之也。射者尙不肯枉己以比射者，士君子焉能枉道以從人哉？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過，錯悞也。枉己本欲以直人。然枉己未有能直人。己且不直，如何望人直邪？王道本欲正己以正人，己身之不正，奔競於勢利之場，先爲諸侯輕。如之何能使之尊

禮敬信以從吾道哉？既不惜屈己以求人，終且捨己之學而從人之欲，不能轉易他人，反爲他人役使而已。是非既不能爲，又失其守哉？是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師道自尊，守道而不計利，非大賢亞聖，能明見定守如是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縱橫家之雄，連衡以事秦者也。此輩以三寸之舌，顛倒諸侯，興災作禍，傾喪人國，而已收其富貴。其人品最爲卑下。景春訝其一怒而諸侯懼，其傾陷，安居而熄天下之烽火，便以爲大丈夫。孟子則謂其爲妾婦之道者，蓋儀衍

之徒，承伺逢迎人之意向，善以巧言媵詞以誘襲人之私心。如是以詐騙諸侯，其狐媚陰險之行，是全無丈夫氣者。孟子但說其以順而不著其險詐貪鄙者，是亦不屑深罪之也。自下說出真大丈夫之行。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居仁行義，以禮自立。得志而在上，則以此道格化天下，與民共由之。不得志而在野，則守志不渝，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其心，貧賤不能移其志，威武不能屈其節，如此特立獨行，不憂不懼，以身轉物，不爲物轉，剛健宏毅，迥出常流，乃真爲大丈夫。彼蘇秦張儀公孫衍之徒，不甘貧賤，熱中富貴，詭合人意，以詐取功名者，卑卑乎妾婦之道耳。吾自幼好讀此章，以此持身，則視富貴功名如浮雲。雖居貧困，自有俯視流俗目空天下之氣。聖賢之立人志氣，正人趨向，功德寧不大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周』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

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周』出疆必載質，何也？『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集註：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以急，太急也。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纁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注：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

『周』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集註，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欲其男女之有家室。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古者士不能世家，祿祇足以代耕。廉正之士尤嚴取與，故若失位，則上無以供祭祀，下無以畜妻孥。故三月無君則弔。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若夫大聖之欲以道易天下者，則悲願又不在于一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孔子所以席不暇煖也。戰國之世，井田之制漸廢，私產之制漸興。士庶人漸以有家。而諸侯急於求人才，則游說之士，可以奮跡田野，一躍而爲卿相。士庶人之地位，轉以益高。卽如孟子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則亦較孔子之絕食陳蔡，困於匡，

伐木於宋者異。至於後世，則雖巖穴之士，但有薄田可耕，羊裘可披，則已可以放言高論，笑傲王侯。置身煙雲之表而不屑於祿仕矣。况夫一統之世，人民對國家之關係甚微。天高皇帝遠，處半無政府之天下，受限制束縛於政府者不大。有其極大之自由，則豈以仕不仕爲重哉？此後世之士，所以易爲於古。而古之人所以無君則皇皇，三月而必弔者，時爲之也。今之中國人之生活，雖貧苦於英法德俄意美諸國，而其生活之情態，實爲較寬舒，個人之自由，實爲較多，亦以此也。（此後當變了）乃當其時，更能難進易退，守志不屈，則益以見其賢也。孟子前段說出其所以必仕之故，是謂稱情而談。後段說出其所以難仕之故，稱理而談。儒者之道，不違人情以鳴高，亦不乖理以辱身。依乎中庸，遵道而行也如此。吾人尤當知其世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後車，從者之車也。泰，侈也。彭更但說耗費諸侯者太大，便覺其

秦。故孟子答之以合道與否，更不須論多少。

『彭』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彭更更出理由，無事而食，則非其道也。孟子答之，非遂無事。入孝出悌，守先待後，推進文化事業，格化人心風俗，皆其事也。此爲更重要之事，何獨不得食，而必如梓匠輪輿者，乃得食乎？羨有餘也。梓匠爲屋者，輪輿爲車者也。

『彭』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彭』曰，食志。『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彭』曰，否。『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彭復以志爲難。意謂君子修道，既非求食，則安可復食於諸侯哉？蓋拘謹之士，

學道而未能通者，將以慎小節而傷大理者也。孟子答意曰：君子之爲道，本不爲求食也。然子安得爲其志不在食，遂不之食哉？猶之父母養子，本不爲防老求養。但子孫長大，寧可弗供養之哉？賢者既有功於天下，天下之人，固當感激而食之者也。食志食功，更推求其所以食之之故。語語明快，使一曲之士，執狹義的功利主義者，知其謬矣。毀瓦，毀壞瓦，成無用。畫墁，刻畫塗墻，無益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宋在周初，位列上公，本爲大國。春秋之世，宋襄圖霸，非小國也。至戰國，七雄並起，始相形見小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是皆假設之辭，非宋公果欲行王政，亦非齊楚果因宋之行王政而欲伐，乃萬章問王政是否小國可行耳。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

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誓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放而不祀，放棄禮法，不祀鬼神也。非富天下，非貪殘欲富有天下也。載，始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

此引武王之事也。有攸不惟臣，謂有所殘暴之君，抗逆周命，而不思臣服者也。東征，武王故東征之也。綏厥士女，謂所以征之，爲安輯其士女而已。匪厥玄黃，匪，籬本字。玄黃，元三纁二之帛也。以籬盛其玄黃也。紹我周王見休，紹，介紹也。介紹與我周王見其休美也。惟臣附於大邑周，既見以後，遂皆臣附於周邑也。此上逸周書之

辭也。其君子以下，孟子釋文也。取其殘而已矣，謂武王之征天下，但爲伐取殘暴之君，非欲利有天下也。復引太誓之文以證取其殘而已矣之意，我武惟揚，謂我之武功，發揚光大也。侵于之疆，侵入於彼之疆土也。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謂此弔民伐罪之師，應天順人，是乃光美往聖成湯征誅救世之道，非敢有所私意於其間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觀乎湯武之盛，行仁政而天下順之，誰與敵者？今但病宋之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如湯武也。齊楚雖大，何畏焉？

史記宋微子世家云，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

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是則宋終爲齊楚滅。而所以滅之者，則以其窮兵瀆武，開釁大國，殘暴虐民，不受忠諫故也。使宋果能行王政，則畏天以保其國，樂天以保天下，善交於諸侯，而固結民心，齊楚漸就衰亂，宋益有自強自大之機，又何至取忌速亡也哉？然後知大國行仁，天下無敵。小國不行仁，身首不保，仁義真天下之廣居正道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戴不勝，宋之公族爲政者。王，卽王偃也。時已不爲善，戴子憂之，故舉薛居州賢者以傅王。然當時王之左右，佞人過多，偃王弗能專聽賢者，故孟子憂其不能終爲

善也，而爲此言。意在戴子更有所黜陟，進君子，退小人，以共爲善也。傳諸教之也。咻，謹也，言語嘲雜也。莊，齊街名。嶽，齊里名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其在中才，必慎其習。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言少善人不敵衆惡人也。

正義自全祖望經史問答云：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覲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曾遊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遊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人君爲國求賢，故有見賢之禮。賢者不爲其臣，則無見之之義。唯是彼如以禮聘之，或以身先之，則見之矣。孟子不輕身見諸侯，亦以其禮聘未周，或身未之先，故不肯屈己先見。非有傲世獨善之心也。段干木，魏文侯師，其初踰垣而辟文侯。泄柳閉門不納魯繆公。是則皆爲過甚。迫情意迫切也。諸侯情意既迫切，故當見之矣。陽貨見禮及於孔子，孔子卽往見之，此得其中道者。若夫過此而亟於求見諸侯，則不可。蓋在下位而未爲在上者所禮敬，便先往見以求取用，則必伺人言色意旨，曲意逢迎之。而脅肩諂笑之態出。志道未同，而強與言，則中心羞愧赧赧之色現於面矣。此其爲可恥，孰甚焉。故君子之養，寧貧賤而肆志，終不慕勢而畏人也。脅肩，竦肩也。諂笑，以笑諂人。求得一盼也。病，勞也。夏畦，夏日種田之人，夏日農事忙，故甚勞也。赧赧然，面慚而赤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

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戴盈之，宋大夫。什一，去關市之征，謂行古什一之賦，而去關市之苛征也。今茲，今年也。攘，物自來而取之也。爲政治國，貴能速斷。知其不義，力改圖治，猶恐不及。何用遲遲哉？優柔甚害事，每因此而一事不能成，一弊不能革，蓋一有猶豫之心，則事過境遷，其他之難題又至矣。爲政如此，修身尤當如此，是故君子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辯與人諍論是非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故知聖人之道，自得在己，不貴與人諍短長也。故公都子舉是以問。此孟子總答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天下之生，猶云天地開闢以來。一治一亂，嘆其不常治也。苟其常治，則聖人不勞而民自寧。唯其不常治而有亂，亂則必有聖人者出，以撥亂反正，而解救人民之倒懸。否則人無以措其手足，此大禹周公孔子之所以次第出世而憂勞天下者也。孟子之好辯，其不得已之情，亦緣於此。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水逆行，不歸正道，倒流旁溢也。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中國多成湖澤，遂爲龍蛇世界也。民無所定，不得安居定處，且時隨水勢盛衰而遷徙沈溺也。巢，巢於樹上。窟，掘山穴而居。營窟，諸窟相比，如營帳也。掘地，去其壅塞。菹，水草交半之澤地也。地中，兩涯之間，河道也。由地中行，則不氾濫於地上。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集註：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是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鐘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飛廉，紂幸臣，善走。其子惡來有力，並事紂。惡來與紂同誅，飛廉竄至海隅，終被戮也。注書，尙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繼。烈，光。言文王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威烈。佑，啓後人，謂成康皆行王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船山云：兼夷狄，驅猛獸，是一時救亂之功，咸以正無缺，方是大治。慶源此說極爲精密。正德利用厚生，無一之不備，高明沈潛平康，無一之或陂，必若此而後可使夷狄禽獸之患不中於中國。蓋驅飛廉滅五十國，遠虎豹犀象者，兼夷狄之已滑夏，

驅猛獸之已傷人者也。而明刑敕政，制禮作樂者，以防微杜漸，而遠狄行，捐獸心，以定生民之紀者也。否則五十國滅，而又有五十國者興，前之虎豹犀象遠，而後之虎豹犀象又進矣。故兼之驅之，既已廓清，而尤不可使有缺之可乘，使得逾短垣而相干。咸以正無缺，以啓後人，爲之君師，故成周之治，數百年，夷不亂，夏獸不干人，皆周公制作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五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云云。此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蓋由春秋乃知聖人憂天下之宏願，理天下之大法。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由春秋而疑聖人之在下位而僭上也。

船山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虛說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而遠國之不相通問者不與焉。春秋既成之後，以迄乎秦，弑父與君之事息矣。秦人焚書，而後胡亥死於趙高之手。自漢以來，春秋復傳，至今千五百餘年，弑君者唯王莽、蕭道成、蕭鸞、朱溫、數賊而已。（劉裕、蕭衍、郭威皆已篡而後弑，宦官、宮妾則本無知而陷於惡，其餘則夷狄也。）然猶不敢稱兵而手刃。自非石宣、安慶緒、史懷義，以夷種而爲盜賊，未有弑父者也。以戰國之糜爛瓦解，而田和三晉之流，敢於篡而終不敢弑。以商鞅、魏冉、韓明、田嬰、黃歇、呂不韋之狙詐無君，而今將之志，伏不敢動。故有妾婦之小人，而無梟獍之大逆。其視哀定以前，挾目送之情，懷杯羹之恨，曾老畜之不若者，已天淵矣。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個治法。則猶未知春秋之功如此其實也。蓋當周之衰，大夫世官，而各擁都邑，臣主分治，莫有知其別

者，不知其別，則直視弑君之與殺路人無以異，雖以冉有季路之賢，亦且視私室如公家，唯知弗擾佛胥之爲叛，而不知六卿三桓之義在當討，則一切背公死黨之士，樂爲纒盈崔杼商臣衛輒用者，方以義烈自許，而遑恤其他。春秋一書，正陪臣之不純乎爲臣，而略其叛大夫之責。正諸侯大夫君臣之分，而篡弑者，必目言其惡，乃使天下知君父之尊，自天授之，自王建之。非但富役貧，貴役賤，如大夫陪臣之以勢合而相事使也。自微春秋，則富貴者役人，貧賤者役於人，喜則相事相役，怒則相賊相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復何有哉？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楊氏爲我，則不顧天下之治亂，而君臣之道廢，是故無君。墨氏兼愛，愛無差等，視人之父如其父，視其父亦如人之父，則孝思不隆，而父子之恩薄，是故無父。父子之恩薄，則人性澆漓。君臣之道廢，則羣無綱紀。如是乍合乍離，紛紛藉藉，相攘相爭，而莫救，人與禽獸何異哉。邪說誣民，有其一偏之理，足以誣陷民心，使之先入爲主，則雖以孔子之道教之，彼心旣充塞乎邪說，則仁義被其充塞，梗阻而不能入矣。仁義旣被充塞，則人道失。始焉但率獸以食人，終焉人同變爲禽獸，而人與人相吞相喫矣。閑，衛也。距，斥也。放，驅逐也。爲閑先聖之道，故不得不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之徒不得興起。蓋作於其心，則必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則必害於其政；爲害旣如此，則果有聖人復起，寧謂吾距楊墨放淫辭之言爲不然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總結上各段申其不得已之故也。禹抑洪水，所以平人類自然之患。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所以平異類異族相賊相害之患。孔子成春秋，所以防人類上下自相殘賊之患。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則所以治人心學說思想之患也。夫人心不正，學說不明，則必至於上下無紀，自相殘賊。上下無紀，自相殘賊，則內失其所以爲人之道，而下同於夷狄禽獸之行。如是則人變而爲禽獸，夷狄其禍更烈於洪水猛獸。蓋洪水猛獸之害，人知避之。人自甘於禽獸，夷狄之行，則永相殘賊，而莫之救矣。誰謂學說思想之害，輕於洪水猛獸哉？然則雖謂孔孟之功，高於舜禹周公可矣。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狄禮，則夷狄之用中國禮，則中國之所謂夷夏之防者，防文明之下變而野蠻，再救野蠻人使之同化而爲文明人也。孟子之於楊墨，亦曰：歸斯受之。蓋將以聖人之道救濟天下，使同歸於治，永不墮於夷狄禽獸之行，聖人之悲天愍人，大心大願也如此。孰得而議其短長哉？末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勉學者之明其知見，正其心術，專其信向，一其操行，強立不返，不爲邪說亂。

並有以擢邪顯正，而明道救世也。佛法之擢伏外道，其精神願力亦如此。

或謂楊朱墨翟，皆當世賢者，其學說思想，亦各有獨到之處，孟子不能宏量並包，而獨尊自是，無乃過甚與。曰：當時楊墨之徒，非儒毀聖者衆矣，豈獨孟子爲然哉？蓋人之負擔天下之重，欲以力行至道以易天下者，固必信之篤而見之明。則於是非同異之間，固不能不嚴爲破立。豈得如世之論學者，心無定見，而博采兼收以爲廣也哉。

既三家各各自以爲是，則安知孟子之非入主出奴而未得至理之公與？不然。詳考楊墨之言而知其短，則孟子之言是也。楊墨之言奈何？所謂楊朱墨翟之言者，楊朱所爲書無存者，唯列子有楊朱篇。言多膚淺，蓋一放肆縱欲，祇顧當前一己之樂，而不顧明日與他人。以義禮爲桎梏，而謂聖賢與惡人平等者也。其言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愚貴賤，

非所賢愚貴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又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曰，肆之而已。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聞，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問送死於晏平仲。晏曰，送死略矣，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之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沈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又曰，古之人損一毫以利天下不爲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孟孫陽告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諸如此類，理極淺薄，彼蓋感於人生之無常，而求縱欲於一時，而不知人生之樂，固皆有勞苦之

代價。彼又不肯付勞苦之代價。則其樂生也。僅足以速其死苦耳。夫云利天下者。固當出於仁恕無求之心。乃云利天下也。彼則曰。侵若肌膚。獲萬金。斷子一節。而得一國。子爲之乎？則是非利之。貨之而無利。則已之。此細人之情也。何以解於大人君子之行哉？蓋一不智不仁之言。何足風動天下乎？蓋列子僞書。東晉人作。臆擬之也。或曰。楊朱卽莊周。蓋一音之轉。然莊子書中。每以楊墨對舉。而並非之。則楊朱當在莊周之前。意者莊周說理玄虛。影響人不如是其速。墨子以其刻苦堅毅之人格。故感人者深。楊子迎合人自利之欲。故從之者衆。此所以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者歟？莊子之學。雖曰外生死。一終始。天地並而神明往。然其志欲爲大瓠。爲曳尾污泥之龜。以無用而免患。任運自然以待盡。是亦一爲我者之行也。楊子之說。當與相近。蓋在春秋戰國。儒墨道三家最爲顯學。與陰陽名法共爲六家。合縱橫雜小說。共爲九流。最可稱道。足以移易人心者。亦唯儒墨道三家而已。道家有關尹。有老聃。有莊周。有楊朱。吾嘗略究道家者言。其言頗富哲理。博觀於宇宙自然。生滅變化之

象，人世治亂盛衰之故，而覺宇宙自然之力，大於人力無量。人寄託於天地而爲其所生，死復歸之。正如一滴之水之在大海也。人顧矜聰明，多嗜欲，好作爲，分善惡，辯是非，爭得失。天機日淺，人欲日熾。人欲熾而喪其天。相爭相奪而大亂起，詐僞出，而人世益以不寧。紛紛攘攘，同歸於盡，此其爲患，至可悲也。是故莫如擯絕人僞，全其天真。黜聰棄明，以聽天化。棄仁與義，一任自然。無欲無爲，任運生死。渾沌冥蒙，復之太古。而曰，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夫然，故不貴有仁義之行，禮樂之教。不貴有文明技藝，學問文章。不貴政治法律之制，不貴上下尊卑之分。此乃一反對文明進步，反對社會組織，反對教育學說。渾沌冥蒙，無知無識，無欲無爲，則天性全，隨大化以生死流轉而已矣。既不貴仁義，故無利他之行。苟求自適，故成爲我。既反對政教，反對社會制度，故

無君臣。既反對文明進步，而與禽獸原人同其生活，則近於禽獸。（道家達觀，人非所貴，禽獸非所賤，萬物齊矣。）蓋道家貴自然，賤人爲，反樸復古，而厭棄文明，爲個人自由主義，而厭棄社會制度者。故孟子曰：楊子爲我，是無君也。無君，是禽獸也。何故爲我則無君？曰：有個人之自由，無社會之組織，無政治，無政府，故無君也。何以無君便是禽獸？曰：反對文明政教，人與人間，原無關係，亦無同情，素樸生活，如原人，故如禽獸也。此非孟子加之以罪，乃其心意之所希求，固在無君，而生同禽獸。此其學說之一貫也。以是而責楊朱，楊朱固將順受而不以爲逆。特在孟子，則以爲人類而無社會政治之組織，無文教禮義之維持，則絕對不可。蓋在道家，以爲無政教，無文明之世界，爲渾樸清淨的世界。在儒家，則以彼爲野蠻紛亂的世界。在道家，以爲人智日進，文明日高，則詐僞日興，爭奪愈盛。在儒家，則謂人生本有若干憂患，人必能出其智勇才德，克伏此憂患，而後乃得平安。在道家，以聖人爲多事，則儒家則謂聖人之所以制作有爲，皆緣於不得已。在道家，謂剖斗析衡而民不爭。在儒家，則謂因

民有爭，乃制斗衡也。此二家之說，孰非孰是？取證於今之社會進化論者，不難立判。其是非曲直也。究其實，道家豈全無所見。人文日進，詐僞日生，造惡之機會愈多，其力量亦愈大。是故人類所作之惡，必較禽獸爲烈。而大奸巨惡之人，更必其才智勇力百千萬倍於尋常庸懦之人也。政治社會日趨進步完密，則其假之而作惡，其力量更百千萬倍於個人。關尹老聃楊朱莊周之徒有見於此，痛心疾首於此。是故發爲危言，力攻文明造作，而期反於自然。非毀政教人倫，而爲個人主義，自然主義。個人主義，爲道家學說之中心。以此號召天下，故天下翕然從之者衆。乃在儒家則謂文明之弊害，政治之罪惡，固非無有。但欲救文明之害，政治之罪，仍當於文明進化政治組織中求之。此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皆待聖人出而爲因沿損益，以撥亂而反之正。不可因饒遂廢食，而謂文明政教皆可一切毀除也。且既一切不問，自適而無爲，儘可爾個人者，逍遙放曠於山顛水涯，不擾物，而物亦莫之能擾。然人之作惡者紛紛擾擾，爾復將何以使之反於醇樸乎？故老莊關楊之說，多成空想。其

言非無好處，使常人讀其書，可以淡其貪得之心，釋其躁妄之氣，使之知足知止，釋慮忘憂。大人讀其書，尤能知文教政治之流弊，而預防之。爲而不有，功成而弗居，以廣其覆育萬物，有天下而不與焉之量。然此在實有悲心大智者，乃能得其用。如單以其道而執之，則是趨人類於消極頹喪，而率人世成蠻荒夷貊之俗者也。此乃就道家學說全部而批評之，非單就楊朱言者。以楊朱篇不可靠，且無辯之之價值故也。

墨翟之言，已略見前墨者夷之章。何以謂墨翟兼愛是無父乎？蓋兼愛者無差等。無差等者，愛人之父當如其父，愛人之兄當如其兄。是則舉天下人之父而父之也。夫以一人而父天下人之父，其情固弗能徧致，力固弗能並給，養固弗能兼周。始而勞，終而竭。始而淡，終而亡。父人之父，終成空言，而無實情也。乃視人之父，既與父等。反之而視己之父，亦與人之父等。既弗能兼致厚情，則必終且同歸淡薄。夫然故視其父與路人等耳。故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然而墨子之言曰：天下之非兼者，意

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亦欲人愛利其親與？亦欲人之惡賤其親與？以說觀之。旣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其言似是也。然此又落於功利思想。人之愛惡，本發乎情之自然。非以其利而後愛之，害而後惡之也。夫固有利而後愛，害而後惡者。然豈可施之於人倫。爲人父而懷利心以養子，爲人子而懷利心以事父，必無以爲孝慈。吾苟對他人之父而致其愛敬，亦以他人有可愛可敬之道，中心悅服而愛敬之也。今乃必曰，我愛他，他必愛我，我愛其父，其子亦必愛我之父，由是焉而愛之。若然者，設吾愛其父，其子竟不愛我之父，吾亦將如商人之執券而責償與？抑從此遂不愛人之父與？如是則兼愛之說窮，終且退歸而爲楊子之爲我矣。蓋世之人，愛敬人而不得報者，比比也。慈父不必得孝子。孝子亦不定遇慈父。懷利心以求償而後兼愛，將且父不慈而子不

孝，况求之天下乎？固不如我自愛我，不求於人，亦無失於己，其道約且要也。蓋爲過情之說者，未有不反而之他者也。儒者知其如此，於其父專致其孝，於其子專致其慈。用情專，則心易誠而事易舉。心誠事舉，則本立而道生，由是而仁民而愛物，雖無驚世駭俗之行，自有民胞物與之實。聖賢自以仁覆天下而不可勝用，常人亦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寧矣。奚必栖遑遑疲竭精力以兼愛天下而後爲慈孝哉？今夫吾有子，吾自乳育之。人有子，人自知乳育之，不憂其不能生長也。吾有子，自不專心乳育，而亟亟然求人之子而乳育之，人亦不自乳育其子而更求人之子而乳育之。夫一人之乳固不能育多人之子，是則人之子未得飽，而我之子先已餓而死矣。然則兼愛之說，豈不成荊梗仁義之道哉？况其計利已甚，生不歌，死無服，親朝死，夕則委而棄之，曰：無以害富貧衆寡治亂之事。則又與禽獸之道奚遠哉？夫以墨子救世之誠，爲人之勇，自苦忘身以利天下，是豈忘親弗孝之人將求之天下而不可得如之何其非之？乃其教人也，失其本。救天下也，不得其要。將使人憂勞悲苦而無

以致其情。况一以利爲準，尤易導人入於計較利害得失，而喪其天性之誠，因而無父以淪於禽獸，則其爲害，寧可勝言哉？此則墨子之學之弊，孟子不得不辭而闢之者也。墨子之所以如是，主張兼愛者亦有故耶？曰：當是時，列國紛爭，人各自私，自私本以求利也，而害莫大焉。故墨子因其求利之本心，倡爲兼愛之說，以己其自私之害，而實收其利。是亦仁者之用心也。乃甚不智，不知充其本性之善心，使之忘利害，以行所當行，則私心自己，而仁義自立。乃假兼愛以爲求利之具，利心未去，則私心亦終弗能除，而兼愛之效不見矣。夫非聖人之聰明睿知，量包天地而心超萬物之表者，固不能不因時事境遇之劇變艱難，而目爲眩，神爲迷，因而矯枉以失正者也。則楊朱墨翟之徒是也。唯聖人執常經以馭萬變，天下治安，此道不易。天下喪亂，此道不易。祈天永命之術，撥亂反正之道，無他焉，一是順常道，恆德以自強不息焉耳。寧有增減於其間也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蟻食

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事威王，敗秦，宣王時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取之。陳仲子，齊世家，趙威后稱其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亦獨行之士也。螬食實，謂螬蟲食李果也。飢困如此，猶自不求於人，其誠爲廉士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巨擘，大指。意謂第一流人。以其不慕富貴榮利，澹然無求，有超人之志也。但仲子惡能廉。充其操，必將如丘蚓焉，而後可。蓋蚓上食者槁壤（乾土），下飲黃泉（濁水）而已。是則真可以遺人避世，而一無求藉夫人羣者。乃今仲子則猶必居人之室，而食人之粟，則猶未能遺世。既未能遺世，世之人固不必皆如伯夷之清，則其所居之室，固不必盡爲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固不必盡爲伯夷之所樹，則所以

累其清廉者多矣。故曰：仲子惡能廉。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鵝鶖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鶖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匡章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是自食其力，非食他人也。奚必問其伯夷盜跖與辟績也？纊，練麻也。孟子答之曰：仲子本爲齊之世家。其兄戴，食祿於蓋萬鐘。正義：李氏以兄戴蓋爲句，戴蓋乘軒也。揚子蓋戴車載，是所本也。仲子本不須處於於陵而織屨辟纊以爲食，乃以其兄之祿室爲不義，而弗之食，弗之居焉。避兄離母，而處於於陵，乃至頻顙其兄之饋，而哇其母之食。鵝鶖，鵝聲。頻顙，與擗蹙同，愁急貌。夫父子兄弟，人之大倫。食祿受饋，亦人之常事。而仲子則必以爲不義，而離

棄之，介然獨立以爲廉。然人終不能孤立，離母而固猶有妻也。離兄之室，則居於陵也。其相依相賴以共生存者，猶是人也。而乃棄其尊親，以就疏遠，是惡得爲充其類也乎？故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船山意曰：孟子言仲子惡能廉，是一語斷定其不能廉。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非謂蚓便是廉，乃說充仲子之操，必失其所以爲人，直至於變蚓而後可也。其意極是。蓋人類原不能獨生獨存，內而有家庭骨肉之恩義，外而有人羣社會之關係。相愛互助，以共濟生存，此人道也。由是焉而有孝弟忠信之行，有禮義廉恥之節。廉也者，存乎人與人間，利安人羣而無貪求，取與合道而不苟且。苟合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傷其廉也。今仲子視食祿受饋皆爲不義，則是人羣取與，無一事而合義者也。避兄離母，乃全其廉，是則孝弟禮義皆可不需有矣。然既離乎人羣骨肉天性之愛敬，又烏從而立廉退之操哉？充其避世之心，將如蚓之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而後可者也，非人道也。當春秋戰國之世，沉溺利祿而不返者衆矣。於是有楊墨之學，有神農之言，有仲子之行，皆偏激而失人道。

之正。孟子辭而闕之，誠不得已矣。

離婁第四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離婁，黃帝時人，離朱也。能視百步之外，秋毫之末，見莊子天地駢拇各篇。公輸子，魯人，匠般也。雖有明巧，不用規矩，則不能方圓。師曠，晉平公樂師，能聞聲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吉凶。至聰人也。六律，謂陰陽之律各有六也。陽律，謂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陰律，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雖至聰，不假六律，則五音不能正。是以堯舜之道，雖有悲濟天下之心，不行仁政，則不能平

治天下也。仁心，有仁人之心。仁聞，有仁人之事，聲聞於衆也。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恩澤，不可法於後世者，則以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謂仁政善法也。徒善，但有善心，徒法，但有良法。但有善而不法先王之道，則不能爲善政。但有先王之良法，而無至誠懇摯之仁心，則良法亦不能以自行。故大雅假樂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過也。忘，遺也。率，循也。舊章，先王之良法也。事事率由先王之舊章，勿愆而過誤之。勿忘而廢遺之。則行合於道，而國與民俱安矣。故曰：遵守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此言仁心仁政合而成功之偉。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此申徒善不足以爲政之理。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此申徒法不足以自行之理。使不仁者而在高位，雖有良法，亦祇足以助其爲惡而已。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家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此通言無善無法之害也。道也者，修己治人之大經。揆，度也。道揆，揆度大道以施法也。法，法律禁制也。法守，遵守法制而不敢違也。朝，謂施大政者。工，謂百工，書堯典，允釐百工，卽百官也。信，度道，崇貴正道，信度，恪守法度也。義，立身行己之大節。刑，國家之所誅罰。君子，謂治人之君長。小人，謂被治之民也。夫無善無法，至於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則是人生正道，國家法紀，一切敗壞，人無以爲人，國無以立國，如聚禽獸於一堂，而任其鬥爭殘食，而猶欲國之

存焉，難也。故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苟人和而不失其道，皆可徐圖也。唯至於上無禮以風下，下無學以修善，以至賊仁害義，侵奪不軌之賊民興，則雖有城郭甲兵田野貨財，反足以齎藉寇盜，如秦隋之末然者，而國家之喪亡立見，無復期待於異日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吾人苟當衰世，見天時之方蹶動興變，卽當戒警恐懼，以爲思患預防撥亂反正之功。故不可泄泄沓沓，而阿諛詭隨，逢君之惡，助君爲非，以苟全身家而饗富貴也。詩：大雅板之篇。泄泄沓沓，苟且偷惰，而放失禮義正法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不苟求容悅，以禮自守，自不失道，又期君以善，納君正軌，如是乃實以尊其君也。謂吾君不能行仁義，而苟從其欲，則自賊其身，並以賊其君，使其趨下流者，斯爲賊而已矣。

本章力陳治國之道，在以仁心而行先王之道。仁心，其本也；仁政，其具也。徒善則不足以爲政，徒法則不足以自行。故必內外具而後可以行仁道於天下。次復詳言國之所以爲國者，在有道義法度，使上下不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立國之本，然後國可以存。立國之本，唯在上有禮以範下，下有學以向善，則賊民不興，國家可保。而城郭甲兵等，無以預於國之盛衰存亡焉。末言人臣事君，卽當本是以爲立身行己匡君救民之道，以撥亂而反之正，不可泄泄沓沓阿諛詭隨，以陷國於危亡。剴切詳明，立論極爲深厚，永爲後世法也。或謂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君子隨時立法，奚必盡行先王之道哉？曰：先王之道，行之過往而已效，必其精思歷久之所得者，故可爲後世取法。雖五帝三王不沿襲禮樂，然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皆必有所承襲，乃可以爲損益。如非然者，捨先王千百年之文明經驗，粗心浮氣，文獻無徵，而自爲立法，其不能當於民心適於社會，十之八九也。今之言革命者，且必歐美列邦之是效，安在古而不先王之法，但可以意爲造作也哉？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至，極則也。人倫，人道也。欲爲方圓，則必求之於規矩。欲盡人道，則必取法於聖人。堯舜，聖人之至，又皆得位行道，故爲君臣而思盡其道，則必以堯舜爲法也。不以堯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而詭隨流俗，不以聖人之道輔其君，是爲不敬其君。不以堯舜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行苟且之政，虐用其民力，而不知教養，是爲賊害其民。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言道無中立，苟非以仁治民，則必以不仁暴民。特二者各有重輕而已。而不仁之害無窮，故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如桀紂是也。不甚，則身危國削，如幽厲是也。而且惡名流於後世，孝子慈孫亦百世不能改。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可不戒哉。幽，幽暗。厲，厲虐也。詩云，大雅蕩篇。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章極言不仁之害也。仁爲人心之良德，人羣生養之根本。苟能仁，則小之可以利安其身家，大之可以治平天下。何以故？唯仁能視他如自利，與興而害與除，和順民情而得其信愛。得民心，斯得天下也。反是而不仁，則無以撫育萬民，而生其怨叛，失民心，斯失天下也。故三代之得天下也，皆以仁，其失天下，皆以不仁也。得失天下者固如是，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唯在仁與不仁之間耳。是故天子不仁，則不足以保四海，乃至士庶人不仁，無以保其四體。蓋一不仁，則慈和之氣失，暴戾之行興。暴戾之行興，則一切罪惡起。是以天子不保四海，諸侯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保四體。隨其地位有高下，惡行有大小，故所失亦有多寡。然其同歸於盡則一也。由是而知不仁乃死亡之途。今人皆惡死亡而競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也。愚癡可愍，亦何甚哉？故至愚之人，莫過於不仁者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我愛人，而人不我親，是必我之仁爲未至也。我治人，而人不自治，是我之智爲未至也。我禮人，而人不我答，是吾之敬爲未至也。仁未至者，或夾有貪欲而仁未純。智未至者，或未得善巧而智有所蔽。敬未至者，或徒有虛文而敬之弗誠也。凡行之有不得，遂其心願，而收其成效者，君子必反求諸己也。求諸己，則於人無怨尤，修德愈肫至，行見淵淵浩浩，立德深固，而施用不窮。自身誠正，則明著變化而天下自歸之，豈慮人之不親不治不答也哉？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自我立，福自我求，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也。此君子修道入德之功，學者所當終生率由者也。

竊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聖賢之所以異於常人，唯在能否自反而已矣。禽獸不知自反，故目之所視，耳之所聞，鼻舌之所嗅嘗，唯在外而已。無心智之用，無思慮

之功，故不能積經驗於既往，審安危於未來，知有境而不知有心，徒以助其搏擊取食之用而已。故不能有文明學藝之發達，更不能有進德修業之行也。人類則異此，既能以五識詳察外境，尤能以心智決擇內心。過去之經驗能積而生其鑒誠典型。未來之事，能審慮其得失成敗，安危禍福，而知所行止屈伸。故現境當前，利有所不取，而害有所不避。此與禽獸等之徒任五官，而隨欲趣取者異也。故能發達文明，興起藝術。更進而有進德修業，節欲從善之行焉。雖然真能如斯者，又豈途之人皆能哉？庸俗之夫，但憑五官而求食息，心智雖有微明，亦不過對於現境能察其因果，對身家能計其成敗而已。若夫貪夫之殉財，烈士之殉名，夸者之死權，雖有過人之天才，遠大之欲求，然所欲所求，均在於外，猶未能求之內心，以希人格之偉大，德性之醇深也。故亦不能謂之爲真自反。若夫有聖賢君子之志慮者則不然。所求，非外境之富厚便安也。乃爲內心之安樂，與人格之偉大。欲求內心之安樂，必去其亂心之煩惱。欲求人格之偉大，故必求德性之純固。欲去亂心之煩惱，求德性之純固，則必

於其自心有充分之認識。如何認識內心？此非耳目五識之所能致其用，唯在自心之內省耳。內省之功，初學不易致其精微，故必於行爲詳加審察。以吾身之行爲，取驗於人世之反應。蓋吾行而皆善，則反應之者，必善也。如是反應之而弗善，則必吾行有未盡善也。吾行何以未盡善，則知行爲出於性情心術。性情心術有未盡善，是以行爲有未盡善耳。是故君子常致其仁智愛敬以對人，徐觀人對吾行反應之奚若。因其反應之順違，而有以知吾行之善與未善，因吾行之善不善，而反省吾德之至未至，則吾之性情心術，灼然如見，而弗能自隱矣。既有以自知其性情心術，而知吾德之至與未至，因而力致吾誠意，而加勤其修省之功夫。愈致其誠，修省愈勤，則所以仁愛治禮夫人羣者，日深且摯，則吾心之德，亦日進於純明，而所以感格於人羣者，益深且切矣。如是反復，由心性起行爲，由行爲占心術，知行乃以並進，內外乃以夾持，而致曲有誠，明著變化。此聖人進德修業之功，自強不息之道，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而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故能乘龍馭天，首出庶物，而萬國以咸寧。

矣。人類文明進化，學說思想，正教至理，所以永垂於天下後世者也。而其功夫一在於自反。且夫愛人而人不我親，治人而人不自治，禮人而人不我答，不定爲愛之治之禮之者之過，被愛治禮者，同有過也。且其過多分在被愛治者。如在君子，雖不受人之愛，且自親人。雖不受人之治，且力求自治。雖不受人之禮，且將禮人。寧有愛之而不親，治之而不治，禮之而不答者哉？然正唯小人之受吾愛而不我親，受吾治而不知自治，受吾禮而不吾答，乃有以驗吾德之未至，而知所以磨練進修以求其精純。則小人之於君子，正相需以成德者也。故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故君子果知自反也，可以自強不息以進其德。可以反省克己而廣容人之量。此孟子之發明聖學，而吾身每受其益者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人常言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則爲之失序，務廣而荒矣。故曰，天下之本在國，則思平天下者宜先治其國矣。國之本在家，則思治國者必先齊其家矣。家之本在

身，則思齊家者當先修身矣。其本愈約而近，則其施愈宏而遠。否則國之不治而務平天下，家之不齊而思治國，身之不修而務齊家，表範不立，人心不附，難乎其有爲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孟子告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蓋國君守國，必有與之共守者。人君欲治民，而未知民情之向背，必有以得之者。故對於懿德相承之世臣大家，當禮遇崇敬之。能不得罪於巨室，乃亦不敢得罪於庶民。能有以得巨室之心，然後可以得民心也。蓋人君自有畏敬，而以禮懷人，自近及遠，自巨及細，故能始於巨室，而至乎一國，以至天下，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也。此中巨室，自非權臣跋扈之家，亦非武斷鄉曲之強豪。彼爲法令之所當裁抑，奚爲不得罪之有。船山謂戰國之世，無三桓六卿田常之流，足以持國家大柄而植私利。唯

是游士暴興，每以傾世臣而輕於黜涉。孟子爲此言，與周公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意同。乃以收拾人心於忠厚仁慈之中者也。上言爲政不難，下言沛然德教施於四海，蓋爲施德教之令主言所以爲政於天下之道，故無袒護豪宗以魚肉人民之慮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役，受役使，服屬於人也。有道之世，尙德尊賢，故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而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品位立。無道之世，則以力相尙，故小役於大，而弱役於強。斯二者，皆自然之理，必然之勢，而無能違者也。是以順之者則存，逆之者則亡。齊景公羞與吳爲婚，而其德不足以出令，力又不足以抗之，畏其強，是故以女與之。孟子舉其言，以證大小強弱之勢，有不可違者也。而今之諸侯，小國既師大國，以功利

富強相尙，而又恥受其命，欲爲抗拒之謀，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不知其不可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上言小役大，弱役強，爲天道而不可違，又云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爲不可，則若謂處強大之中，唯當聽其服役耳。然非正意也。若然，則天下豈有撥亂反正，變無道爲有道之望哉？當知小國之所以必受制於大國，則以其師大國而莫能自拔於無道之中故也。今苟恥其受制，則必爲自強自立之謀，而自行其道以立命。唯有道可以勝無道，則雖小國，可無敵於天下也。其道奈何？曰，師文王。文王之道，何道也？曰，仁道也。文王以能躬行仁道，故能由方百里起，卒王天下。詩云，大雅文王篇，麗耦也。

兩也。不億，不下億數也。其麗不億，則不下二十萬人，甚言其衆也。所謂受有臣億萬者是也。雖有如是之衆，而乃侯于周服。爲侯于周五服之中，失其天子之位，於以見天命之無常也。且以膚敏之殷士，乃助祭於周京。膚，大也。敏，達也。祿，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夫天命之所以無常者，則以天命集於仁，而捨不仁，故也。使雖衆而不仁，則雖如殷紂，何以禦周之王哉？故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言對仁人不可以衆爲可恃而敵之也。孟子由是斷言之曰：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則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受其制，則必以仁矣。乃今之諸侯，既欲無敵於天下，而又不以仁，則何以逃於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之定理哉？是猶執熱物而不以水濯之，終不可執也。詩云：大雅柔柔之篇。逝，語助辭也。讀此章者，大小相役，雖爲不可違之勢，而能自奮乎仁道者，則不可以強大役之。是則道義勝於權勢，爲無上之力量矣。乃世終莫能自拔於流俗，以仁道安身而立命，可勝太息哉！今國家之步伍東西洋，唯日之不卒，本思有以抗之，而終取削弱，是其明鑒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危道也而安之。菑禍也而利之。亡國之道也而樂之。則反以忠言直諫爲拂逆其心志，而奪其所好樂，不以爲德，反以爲仇，如桀紂於龍逢比干者，其尤著者也。是尙安可與言哉？而其本則由於不仁。不仁者，情有所溺，而陷於邪僻。習於乖戾殘賊，而不可以理勝者也。故不智不明者，猶可啓其明而曉之以義，乃若不仁之人，則習非以爲是，或明知而故蹈，不可救藥矣。使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蓋如可與言，則必知其危而去之，知其菑而遠之，知其爲亡國之道而改之，卽無復敗家而亡國。然而不仁者不能也，是以不免於敗亡也。船山曰：國削兵衄，猶自偷一日之安者，安其危也。能爲國家之菑害而彼反以爲利，如虞公之璧馬，平原君之上黨，禍所自伏，而褊愛其餌者，利其菑也。荒淫暴虐，爲酒池肉林，瓊林大盈者，樂其所以亡也。不仁者之有此三者，亦各有所因。昏惰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安其危。貪利樂禍，

小有才而恃害無已，故利其菑。嗜欲蔽銅，沈湎而不知反，故樂其所以亡。三者有一，卽不可與言矣。如宋理宗，亦無甚利菑樂亡之事，而但居危若安，直是鼓舞警戒他不動。梁武帝未嘗安危樂亡，乃幸侯景之反覆以希非望之利，故雖自憂其且敗，而納景首禍之心終不自戢，則人言又何從而入。若唐玄宗之晚節，未嘗居安危而利菑也，特以沉湎酒色，而卒至喪敗。則雖知張九齡之忠，而終幸李林甫之能寬假以徵聲逐色之歲月，故言之而必不聽。三者有一，則必至於亡國敗家。而若楚懷王，秦二世，隋煬帝，宋徽宗，則兼之者也。以其昏惰，（安危）貪恃，（利菑）沈溺嗜欲，（樂亡）者言之，則統爲不仁。然不仁者未必皆合有此三者也。中材之主，雖不必卽於仁，而可以免於敗亡有餘者，則未能仁，而猶不至於不仁，尙可與言也。若太甲成王是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由是可知亡國敗家，咸不仁者自取之，非人之能亡之敗之也。故引滄浪之歌，孔子之言，以證凡事皆由自取。禹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近於楚都，孔子遊楚時，聞此歌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云云者，或謂人之招侮，設皆由自取，然則賢人君子何以亦有謗毀之來？耶？曰：此言侮之而不可清雪，毀之而不可復成，伐之而不可復救者言。是則必有其取侮取毀取伐之道，然後人乘之耳。若夫自行無愆，持家有道，治國以仁，則人雖侮之，於我何損？雖毀我家，於家何傷？雖伐我國，於國胡害？蚍蜉撼大樹，笑爾不知量。或反以成君子之名，增家國之榮光也已。此世間常見之事。故君子不畏外侮，但懼自偷。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因桀紂所以失天下之故，而知得天下之道，能得其民，斯得天下。得民非可以

摟至而刼得，故當先得其心。近者悅，而遠者自來。得民心，非甘言以誘之，必施之以仁政，其所欲者與之聚，以遂其生而適其情，其所惡者勿施，弗以嚴刑峻罰聚歛，培克以虐之也。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便是休戚與同，上下一體。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非爲己謀富貴，乃爲民除饑溺。是卽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之意，而獄訟謳歌自歸之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壙，廣野無人者。毆，驅之往也。獺，獾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殘魚甚，魚故入淵唯恐不深。叢，茂林。爵，同雀。鷓，土鷓，鷓屬。殘雀甚，雀故入叢林唯恐不密，以避其害也。湯武雖仁，而無不仁者爲之毆民，則得民不易，而王天下也難。唯

以桀紂之暴虐，則民益亟欲得所依，故曰，俟我后，后來其蘇。是桀紂不但不能禁禦湯武之得民而王天下，反毆民使歸，而造其王也。夫然，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之嗜殺人者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而不可得。乃今之欲王者，不知志行仁政，而反爲人毆。徒取憂辱死亡而已。是其當行仁政，又非但爲求王。抑爲救亡圖存計而不得不然也。故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喻之。七年久病，三年好艾，既非現有，卽當速畜。否則終身不得以就死耳。暴亂之國，惡可以仁義爲迂緩而不速爲之哉？詩，大雅桑柔篇。淑，善也。載，語辭。胥，相也。以喻求王不得，反得禍也。凡上各章，語語明切，爲政者不可不盡心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

集註：『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

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仁，人之安宅，謂宅心於仁，以仁爲依，而弗肯去，能致身於安榮，而永絕禍患，故云安宅。義人之正路，謂行爲以義爲準，非義之事則弗爲，所行皆正，則永不入於傾危邪曲之路，故云正路。故仁爲人所必居，義爲人所必由也。今也，舍棄仁義，曠空其安宅而弗居，舍去其正路而弗由，則必入於傾危之途，禍患之地，以危其身而敗家亡國，豈不哀哉？』聖賢悲世之心深，故言之痛切。吾每讀此章，未嘗不爲之太息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爲霸者之說，則必使權謀，尙威力，乃可以平定天下。爲墨者之說，則必謂兼愛人之父兄子弟如己之父兄子弟，而後可以平定天下。不知使權謀，則非動之以誠。尙威力，則非令其自服。欲平天下，固不能真平天下。一人之力有限，用情固不能徧及人人。欲以兼愛天下，固勢之所不能及也。此皆舍近圖遠，舍易爲難者也。聖賢之

道則不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忠恕仁愛，有誠意以格人心，使之興起向化，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禮義興，敬愛誠，而一切作姦犯科不法不道之行自己。篤其性者，不待刑威之加，而自治。不待抑強扶弱，而自平矣。我親吾親之情篤，我長吾長之意隆，人亦自知親其親長其長而致其誠意，不待吾之親之長之，自親自長，皆得其所矣。故不言兼愛而仁自均。聖人但能作之君師，以化成天下，使天下之人各各興起於仁義愛敬，乃爲真正平治天下。不貴其到處立養老院，孤兒院，收養孤老，代人致其孝慈也。使人有父而不得養，有子而不得畜，則人心澆漓，而孤老困苦。在上者雖盡力爲之收恤，而人皆餓死矣。善養天下者，在使人各得自養。善治天下者，使民自治。善教天下者，使民自興於仁孝而已矣。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居下位，爲臣也。不獲乎上，不得人君之信任也。不得其信任，則不與之以權位，雖與之以權位而從旁猜防之，則亦弗能盡其才能，故民不可得而治。必如舜得堯，禹得舜，伊尹得成湯，傳說得高宗，乃至管仲之得桓公。言聽計從，一切大政與之爲而莫或疑焉，故能盡其所能，治民而民以治。然如何乃可獲上？曰：勿求其獲上也，求信於友可耳。友與吾相處，親言行才德皆習知之，能信義著乎朋友，自可得信於人君矣。如管仲之於鮑叔，孔明之於司馬德操，龐德、徐元直等是也。否則友之弗能信，何以取信於君耶？信於友有道，不在強求朋友之知己，唯在內行之淳篤。能事親而悅，孝順不逆，先親後己，得其懽心，如舜之克諧以孝，玄德昇聞，四岳咸薦，而後堯任之也。茅容之厚於親而疏於客，乃以得郭林宗之信任，亦此理也。否則事親且不能悅，則必悖逆不順，而何以取信於朋友哉？悅親有道，不在求父母之我悅，唯在求

己身之至誠耳。能誠其身則言行皆實，而愛敬由衷。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辭氣，有辭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自然從容中禮，動靜不違，深得親心，使之欣樂。又以其言行皆實，愛敬由衷，故所行無不善者，至誠君子心光明而身尊榮，自能以所以榮其身者尊其親，親心自然懽悅矣。否則反身不誠，言行或僞，事親無愛敬之實，守身無尊榮之道，則何以悅親心乎？誠身有道，能明善而固守之，則誠乎身矣。蓋身之不誠，由於理不明而志不一，失其趣向之正道，見聖賢之道而亦悅，見聲色貨利而亦悅。理欲交戰而無以決其是非，辨其邪正，以專其志而一其行，志行既不專一，時此時彼，則仁不仁雜，善不善紛，言行相乖，既不免乎流俗，卽不誠乎其爲君子。故欲誠其身，當先明乎善。明乎善者，取捨從違定，而後行爲心志歸乎一道，身自誠矣。誠者天之道，中庸所謂自誠明，謂之性者是也。若堯舜之天縱至聖，生性純一於善，由是而之焉，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無不明也。思誠者人之道，中庸所謂自明誠，謂之教，須待擇善固執之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求至於至

誠不二之境。此由人力勉強以成乎自然者也。故曰人道。明善以誠身，卽是思誠之人道也。既盡人道，則終歸至誠。既得至誠，則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交友而友信。以之事上而上任。以之治民而民從化。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之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竊謂中庸一書，宋儒多謂爲子思子作。大學一書，謂爲曾子所作，顧孟子此篇所謂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及此章所言，皆卽大學中庸中語。孟子既傳曾子子思之學，不應略其所本，而又脫略其詞。觀中庸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說，蓋非春秋戰國間事。唯秦漢間得見之。意者大學中庸兩書，同爲秦漢間純儒所作，而皆孟子學脈之傳。至彼而益歸系統化，而言之更爲詳盡周備者，與頌者，友人蒙君文通，作漢儒之學源於孟子攷，謂漢儒之學大義微言，內聖外王之道，多傳自孟子。以性善之說，窺內聖之微，以革命之說明外王之極。知仲舒之未及翼氏，而公羊之不敵齊詩，胥

本孟子，而無與於荀卿。則知孟子之學，歷久而彌光也。此章言在下位而有平治天下之志者，不可不上得君心。欲得君心者，當素行能取信於朋友。欲取信於友者，當內行淳篤，以悅親心。欲悅親心，當言行皆實反身而誠。欲反身而誠，當先明乎善，不入歧途，以定其志守。明善而志守定，志守定而身意誠，身意誠而事親悅，事親悅而朋友信，朋友信而後可以上獲君心，輔弼治化，以治國而平天下。苟失其道，則求治成於妄想，求君成於干祿。求友成於植黨。苟得其道，則不求用而君自求。不求信而友自附。謹其內行，誠身明善而民自從化。非謂明善誠身者有求於得君治民。必明善誠身者乃可以得君而治民也。否則雖寄之以天下之重而力不勝。故君子雖有平治天下之大願，而無急切干進之私圖。專心一志，唯在事親誠身而已耳。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者，天下之大老

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伯夷辟紂難，居北海之濱。正義，伯夷，孤竹國之世子，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由右竭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去其國都不遠，是當日辟紂處。太公呂尙，東海上人。後漢郎邪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云。聞文王作興者，注，聞文王起興王道也。集註，讀興於下句，則是興感來歸也。老，年德俱高之人。善養老，尊賢貴老而安之也。養三老五更於太學，師友之而不臣，以教民孝弟也。西伯卽文王，受紂命作西方諸侯之長，撫有功而征討有罪，故名西伯。二老，卽伯夷太公。天下之大老，以其德望之尊，高於天下，天下之人共所仰望敬服，如子弟之於父兄，故云大老，以異於通常之老人。天下之大老，則尤異一鄉一國之賢老也。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言二老德足以教天下，可以爲天下父。人心

向背，皆以二老之去就爲從違。二老既歸，則天下之人同歸之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以尊老重賢而保育萬民，則天下之賢者亦將歸之。賢者既歸，人心皆從，故七年之內必可以爲政於天下，而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求謂冉求，孔子弟子，爲季氏家宰，不能匡正其惡，而又爲之聚斂附益之，故孔子斥非吾徒，囑小子鳴鼓而聲討之。事見論語先進篇，左傳哀公十一年詳其事。皇疏引謬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救求也不能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氏也。孟子因斷言之曰：君不行仁政於民，祇求富於己，皆棄於孔子者也。斂財求富，尙不可，况更爲之強戰，而至於殺人盈城野，率土以食人肉者乎？是以罪不容於死也。故善戰

者，當服上刑，連合諸侯以相攻伐者次之，蘇張之徒是也。集註，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戰國之君，惟務富強以相攻伐，民不堪命，是後秦滅六國，坑殺斬首，動以數十萬計，可爲寒心，是以孟子悲之也。今之天下，殺戮之慘，又百千萬倍於此。歐戰死者，數百萬，傷者千餘萬，更無人道也。救之無術，大禍又興，哀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孟子觀人之術也。集註，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並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也。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

以聲音笑貌爲哉？

恭者，敬以持已，故不敢侮慢人。儉者，恬淡存心，故自不劫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從已欲，則其貪狠虐戾甚矣。惡得復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此蓋有爲而發，必當時強國之君臣，以甘言諛辭，貌爲恭儉，以悅小國，而陰乃行其侮奪人之君若國，唯恐計之不行，人之不從者，如秦使張儀詐楚懷王之事，其尤著者也。秦之併吞六國，多行此術，其餘諸侯，必多爲之者，故孟子慨而言之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齊人。滑稽而多辯者。男女授受不親，以重別也。此古常禮。嫂溺則援權也者，權衡輕重，以得至當。平居則重別，遇變則當救溺。禮但定其常經，事有出於非常者，則當因心權衡其輕重，而變之。集註云：權而得中，是乃禮也。髡因孟子之言而

問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蓋孟子守先聖之道，不肯枉尺以直尋，不見諸侯，不尚功利，一切皆若不與時合，似皆不知權變也者，故髡爲是言。孟子答嗣，集註云，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船山云，以手援嫂，自是驚天動地事。孟子自緣淳于髡滑稽無賴，不屑與他正經說，只折合得他便休，子欲手援天下乎，非法語也。嫂溺自是用常禮不得處，與湯武征誅，伊周放黜，大舜不告一例。若當時天下之溺，只是正道上差錯了，要與他整頓卻易，只消得守道之常，爲之匡正，則事半而功已倍矣。何用似以手援嫂，做出這樣非常事來。故孟子之道合則行，不合則止，猶男女無別，只依著授受不親之常禮，便足整頓。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聖賢看來全無詫異，而由亂向治之時，爲之撥亂反正，大經大法，如運之掌。固不消手忙脚亂也。其云子欲手援天下乎，謂援處與溺處各有登對，無事張皇，如嫂命濱危，須破禮合權耳。今謂聖賢以道濟天下，道中自有權。如孟子之以王業勉勵齊

梁之君，不復更言尊周，而欲諸侯之謹守侯度是也。乃欲行非常之事者，自必先能直道而行，正己無求，乃可以身易天下，而救其陷溺。如髡之徒，滑稽取巧，苟求容悅，以幸其言之一聽，計之一從者，此乃隨流俗而共溺，非能正己正人而救天下者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不教子，不親教子也。正義曰：「閻氏云：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非謂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今謂此云教子，謂爲之專師，常業教之也。非謂通常家教訓誡亦弗之爲，則又自爲揆離，何以爲父子哉？唯是爲之專師，常教生厭，則有反夷之害，故論語亦曰：君子之遠其子也。乃若家庭之間，訓誡過煩，責善過切，則亦有傷恩之害。古人之所以易子而教，而戒責善，誠有由也。君子於其所至愛之人，反須存超然淡然之度。過愛則成貪，貪求不遂，則生嗔怒，遂至於父子相

夷，夷傷也，害莫大焉。然世固有善教而不至於責善，善學而不至於反夷者，家學淵源，澤流長遠，固未可以一概論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有所作爲也。守，令其弗失也。事必求其有益於人。親恩罔極，父子一體。故事莫大於事親矣。守必期其固存於己，仁義之道，廉讓之節，立身之要，不可斯須去身。否則失其身於不義，辱人賤行，何以爲人？故守莫大於守身矣。然必能有守者，而後可與有爲。故必能守身而後可以事親，否則仁義廉讓之不存，愛敬虛而身名敗，祇足以辱怒其親耳，何能事親哉？故二者尤以守身爲急也。乃人生孰能不爲事？顧多徇名逐利，諂事外人，而不知事親爲事之本。人生孰能不爲守？顧多慳惜財貨，死守土田，而不知守身爲守之本。失其本者，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而

不知人生之所以貴爲人者何在，人倫之所當務者何先，逐物外馳，身爲境役，直是奴隸之生活而已。故君子當有重身於天下之度。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當有重親於君國之行，然後可以移孝以忠君而愛國。大學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集註，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因論事親，故引曾子以爲模範也。將徹，食畢去席也。必請所與，隨親心之所愛，而代施之也。問有餘，曾皙問有餘否也。必曰有，雖無而必曰有也。無而必曰有，所以遂親心之所欲爲，而力致之，不以財力見絀而使親心不遂所欲也。曾元之不請所與，則養止於親而已。問有餘，曰，亡矣，謂不『必曰有』如其實亡，則曰無矣。將以復

進，謂親若欲之，則當更求新者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謂養止於口體，使不至於凍餒，弗能廣親之心志，遂其所欲爲也。若曾子可謂養志，就養無方，先意承志，以廣親之心，於其所欲爲而必稱遂之，心志得養而安愉廣大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則但養口體爲未足也。新安云，一飲一食之間，尙承親志如此，况其立身行事之間乎。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則人子事親立身之道，均可推而知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注，「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在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集註，「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也。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

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君主專制之世，一國政權操之於君，君心而正，則用行政皆出於正矣。君心而非，則用行政皆出於非矣。正君心者，正其本也。本正而未自正，所用皆仁人義士，所行皆仁義之政，而國定矣。如從支節一人一事上爭得失，爭不勝爭，縱然人人事事皆做到好處，如管仲之相桓公，然非心未去，則仲一日死，而豎刁易牙開方之徒進，迎合侈心，從其貪欲，導以便安，而國遂亂矣。故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以其弗能爲大人故也。是故二典三謨，君臣之相與警惕於修己治人聖學王道者，無微不至。伊尹周公之所以爲聖人者，不徒以事功之赫然，尤在其能輔導太甲成王，格其非心，凝其正性，使成令主也。此謂爲政之大本。民主共和之世，雖已無君，而爲國之領袖者，其人格性情之邪正，亦最足以影響政局之隆替，與國運之盛衰，故尤貴能有大人之德，正己而物正，以收領導民衆，興隆國運之大責焉。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不虞之譽，譽之出於意度之外者，本非所求而自至也。求全之毀，已行本是，不應受毀，人乃以責備求全之故，而致毀焉，此亦非所應受也。夫然，毀譽寧果盡當情實哉？婦人孺子之所稱，宵小佞人之所毀，是又何以動人喜怒哉？君子反求諸己，仰無愧於天，內無愧於心而已矣。天下譽之而弗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唯忍辱任重者，不畏人之誹毀，不希人之讚譽，而後乃可以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名垂竹帛，千載而不朽焉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輕易也。責，責任也。袖手旁觀，坐視成敗，而議論人之是非，事之得失，則言之娓娓，上下古今，以爲無不可爲之事也。及身處其境，而後知爲之之難，而一籌莫展，則言之弗敢苟矣。或曰，未遭失言之責，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集註，『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

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學記云，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長也，學爲師也。師旣爲學之所宗，聖人尤欲以身正天下，垂教萬世，何爲患耶。』曰：患不在爲師，患祇在好也。學德至而人從，有朋自遠方來，亦君子之所樂也。乃爲人師者，固不可有好爲師之意。好爲師，則童蒙雖不求我，我且求童蒙。人設不知而不我應，中心且慍，而不能甘淡泊隱遯之節矣。求人而道不尊，人不知而慍，則將不得爲君子。如此將且失其所以爲師之道，其爲患不亦大乎。大學云，身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凡事皆不可好樂，况爲人師乎。今之世，學校林立，教育大興。乳臭之子，半通之夫，皆可以執教鞭而作教授，大腹之賈，貪劣之紳，皆可以合資本而開學校。軍閥政客，更可以作校長，而養育人才。而食洋飯，治洋學之留學生，壟斷教育之大權。人皆好爲人師，而師道掃地以盡。學校如市場，教師如市販，學生如雇主。小不如意，鬪訟紛爭，至有以拳足相加，口沫相唾者，而世道不堪問矣。是又非徒彼爲師者一人之患而已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

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子敖，右師王驩，與孟子同行於齊，滕而不與言行事者，佞人也。因事至魯，樂正子從之來齊。來齊又不速見師，是以孟子責之。昔者，幾日之間，非一日也。餽，食也。啜，飲也。君子學古之道，要有特操，不應與世俗浮沈。既不能匡正其人之失，即不應輕從其人。從之祇得飲食耳，弗能行吾志也。子敖非可與言者，而樂正子從之，故孟子嚴責之也。孔子之責由求，孟子之責樂克，嚴於進退仕止之節，以重志守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則不得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儒爲扶持世法之學，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家道以孝爲主，孝以綿續宗祀爲重，故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然如有不能生育而無後者，無力不能娶者，既限於財力與生理，則不得律之以不孝也。夫然而有超世之志而弗娶，以德業顯親，則亦不得而非也。猶之家貧親老不爲祿仕爲不孝，而自古忠臣義士抱亡國之悲，守高尚之節，如船山二曲諸人，史不絕書。家實貧，親實老，而不爲祿仕，固不得爲不孝，且正以是乃爲孝，否則以區區之祿，爲五斗米而折腰，乃真爲不孝也。故讀書勿滯於文句。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諸德，不徒有是心，必實有以見諸行事。事無邊際，莫切於事親從兄。事親從兄，似易也，而實難。意見不除，己私不去，則愛敬之誠莫由達。父兄愛之，則慢心易

生而弗能順。父兄怒之，則憎心易生而弗能親。要是處常而思敬，當變而能安，則非有克己復禮之功夫，亦未易致其孝弟。此天下之人甚多，而真能以孝弟之德稱者亦未爲多也。然此處尙行不去，則其他一切仁民愛物治國平天下之事皆非出於至誠，不能做到好處。但用權謀以致功名，非聖賢仁義之道也。要能從孝弟以見仁義之實？然後可以擴充其量，以仁民愛物而治國平天下。能知斯二者而弗去，則有明見定守而不逐物驚外，不空談無實，如此躬行實踐，本立道生，自然可久而大。是卽爲智。否則徒驚虛名，忘其實際，勞疲心智於荒遠。見聞雖博，才智雖廣，而一事行不得，非實智也。知斯二者而弗去，則事親也，必有其昏定晨省之節，必有其將意承志之文。從兄也，必有其徐行後從之節，必有其揖讓禮敬之文。乃至一切存心行事，所以喻父母於道，率兄長於義者，尤必誠中形外，委曲詳盡，而不失之粗野，是則爲禮也。由是而樂焉安焉，和順積於中，懽樂現於外，乃至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一家之內嫌隙不生，戾氣無有，愉悅祥和充於四體，故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矣，是之謂樂。樂豈徒笙簫絃歌之末而已哉。此章乃孟子親切指示人修德之要。卽從切近本源處教人致其仁義智禮樂之實。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章，示大道之要者同。使務荒遠者得其要領，事空談者得其實際。雖仁義智禮樂不限於事親從兄，而本源旣清，則發用自宏。發用雖宏，實亦不曾增得一分。然後知教人兼愛者，使人視仁義爲畏途而難行。教人爲我者，絕滅仁義之性而獨顧其私。胥失之也。方今主義朋興，競言救國救民，誰肯從事根本，而踐履仁義之實，以培養其德性哉？二三子其各勉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聖人唯懼其德之有未至，而不傾其心志以慕身外之富貴功名。是以視天下之悅而歸己，如草芥。獨不得乎親，則中心自覺其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則中心自

覺其不可以爲人子。故舜盡事親之道，而必使瞽瞍底豫，然後舜斯樂矣。正義：「毛氏奇齡云，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卽下底豫。所謂底致豫悅也。」此釋極好，不得之罪重，如使之完廩浚井而欲殺之是也。不順之罪輕，但不能致親心之懽愉耳。船山云，不可以爲人，語意極嚴，不可以爲子，較寬一步。說不順乎親，是子道之未盡，而不可以爲吾父之子也。不得乎親，則人而禽矣。夫此皆瞽瞍之過也，而舜則始終自引爲罪，終不以爲父母之罪。終不以爲父母之罪，然後忤逆之心不生。不然則自古弑父弑君者，皆有其可據之理也。雖不以爲父之罪，却亦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不告而娶，自成德業，終不阿意曲從陷親不義，如尹伯奇太子申生之坐以待死，雖不坐以待死，自致其德業，而復視天下歸己如草芥，始終不忘孺慕之忱，而曲致其孝養。由是焉，乃令瞽瞍亦底致於豫悅。瞽瞍豫悅，斯得親順親，而後舜乃釋然於心矣。孟子又推舜之德，非但成己順親而已，又能化及天下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蓋以瞽瞍之頑，尙可格化，則天下無不可事之父母矣。故使爲人

子者，更弗敢有自是自伐之心，而弛其愛敬父母。父母亦各底豫而慈愛其子。則天下之人，父父子子，各盡其道，而安其位，無復父虐子，子犯親之過矣。故曰：天下化，曰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集註云：『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於以見聖人之心嗜欲之淺。不得不順乎親，不可以爲人爲子，於以見聖人之心天性之深。天性愈深，是以明倫察物，愈曲盡其成己成物之道。嗜欲愈淺，是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夫惟天性愈深之人，而當天下悅而歸己，乃猶未能得順乎親，則其中心不可以爲人爲子之情愈重。其不可以爲人爲子之情愈重，故其視天下之歸己也愈輕矣。惟聖人能知聖人之心，孟子論古人盡其深隱，實有諸己，故能相喻於千載之下也。

集註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正義：諸馮不可攷，史記五帝本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負夏，衛地。就時懋遷，有無，乘時射利也。尙書大傳云：販於頓邱，就時負夏。湯伐桀，戰於鳴條之野，放之南巢。南巢在今江南巢縣，與鳴條相去當不遠。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均在東南夷地。岐周，今岐山縣。畢郢，郢與程通。畢程，商時國，爲周所滅。漢右扶風安陵，本周程邑，其西有畢陌，又名畢原，咸陽縣所理也。云：舜所生地近海，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文王地近吠夷，故曰西夷之人。兩地相去，近二千里。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謂其施仁政於民，保民而王天下，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如符節之相合，無不同也。由是可知先聖

後聖，其揆度一也。故知治天下者無二道，得天下者無二法。堯舜之仁心仁政，寧不可治當時之中國，真欲平治天下者，又寧能捨先王之道而有異術哉？此蓋對苟簡趨時之游士以爲聖人之道終不可行於當世者，示以古今爲治大同不易之道。若夫因沿損益之數，法制禁令之微，則固有不相沿襲者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聽政，聽斷裁決其政事也。溱洧，二水名。民有病涉者，子產自以乘輿濟之。孟子以其有不忍人之心，而不知行不忍人之政，故謂其惠而不知爲政也。歲十一月，夏九月也。徒杠，獨木橋，可以濟徒行者，故曰徒杠。十二月，夏十月也。輿梁，梁謂多木橋，可以濟車輿者，故曰輿梁。成也者，修治成功也。國語周語單子云：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言爲政者，能及時而興治民事，毋使廢壞。民自共得其利濟，豈病涉而待執政者以乘輿濟之哉？君子但當平其政，民自各得其所耳。行辟人可也，辟謂辟除，大夫出行，民當讓道，故使人辟之一邊，所以明上下尊卑之序也。又安可以大夫之乘輿濟人而亂其序哉？且人亦多矣。一輿之載能幾何？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皆求所以悅之，日亦不足矣，更何能深慮遠謀，安重不遷，以奠安社稷而裁決庶務也乎？諸葛武侯謂治國以大德不以小惠，與孟子意同也。正義云：『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子遂卽其事以深論之。』又引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節正辯子產以乘輿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卽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涉溱細事，本不足爲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輿衛森嚴，津吏祇候，卽有往來諠競，自當靜俟軒

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衆，豈一輿所能用，此必無之理，曾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爲政也，是子產將不得爲君子也。』此論亦好，余則謂孟子但在辯爲國之體當如何，不在辯子產此事之有無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集註：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草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

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仇，何服之有。

集註，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導之出疆，防標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正義云，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意。

或謂國人寇讎之報，不已甚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爲人臣者不當如是也。曰，忠臣義士，則人雖負我，我不負人，故有龍逢比干，蕭懿東林君子之徒，之死靡他，永無怨懟者。姦臣逆賊，則君不負彼，彼猶叛之，有若王莽董卓安祿山朱溫。

之徒，盜權奪位，興兵作亂者。然此皆特別例外之人。大忠大惡不常有之，人君之對臣下，固不能希人臣之盡爲大忠，亦不能防人臣之盡爲大姦。所當知者，則人情施報之常理，君仁則臣自忠，君暴虐則人臣自離叛。此千古前定之則，莫之或能違者，故應待之以恩，接之以禮，視如一體，以固結人心，此人君之道也。爲臣者亦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公忘私，國忘家，以其至誠感格君心，無以非禮非法，懷私以事其上，而自取戮辱，此人臣之道也。孟子對宣王言因果報施自然之理，且以警其慢虐臣下之心，故爲此言。若對人臣言，則又當曰：責難於君，謂之忠，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勉其進以禮，退以義，得與不得曰有命。盡其忠敬，而安於所遇，弗怨弗尤，以成其忠厚。寧復導之以寇仇其舊君也哉？且古者君臣以義合，合則從，不合則去，此邦不用，去而之他邦，人無適君，其去就之權猶操之自己者也。自秦漢而後，天下一統，君臣之義，乃成前定，大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勢，於是人生而遂若爲天子之臣焉，於是君臣之義且駕父子之恩。

而上之。人生死進退之權，一操之於君。人臣莫敢有所去避。於是而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乃成人臣之定律矣。於是專制愈甚，而終乃至顛覆君主，代之以民主之制。雖曰時節際會，外國之學說思想侵入之效。要亦物極而反，自身有不能維持者在也。不然，如英國之制，王朝容許有在野黨之反對，而稱爲王之反對，黨者明目張膽，並生息活動於一國之內，議會之中。人君進退大臣內閣之權，一以訴諸民意。非特無損於人君尊嚴之秋毫，而且乃以永維王室世系，千載而不潰。亦可見操之愈急，失之愈速，持之愈寬，而得之反多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注：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集註言君子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今謂非但爲明哲保身計也，無罪而殺，是殘賊也。事殘賊之君，而弗去，則適成助紂爲虐，罪不容於死。使人懷廉恥，見不義而卽去，不可以爵祿羈，則暴君無助，自知反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爲一國之表率。仁則莫不仁，義則莫不義。反是而不仁不義，則人相率於不仁不義，而國危矣。皆人君之責，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凡事不能從本源头上識禮義之大體，但從形迹上擬禮義之節文，外表似禮義也。根本上則已去禮義千里。如事君者，弗能陳善閉邪，不可而退，但曲意順從以爲禮。事父者，弗能先意承志，曲致恭順，以喻父母於道，而責善反夷以爲義。下而至於父攘羊而子證之以爲直。是皆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者也。又其甚者，如莊周所謂盜亦有道，而道乃可爲姦人假。如王莽之謙恭，魏晉之禪讓，直以禮義文其姦而已。大人不詭隨乎流俗，以身正物，而弗爲物轉，故弗由也。至如墨子之兼愛以爲仁，揚子之爲我以爲義，皆與此同科。

船山云，孟子所謂大人，皆自道也。是充實之謂美，進一步地位，不屑與小人對。

橫渠精義入神，觀其會通等語，極切義理。充實方有可會通之勢。既以充實而又致其精義入神之功，則光輝生於篤實之中，便禮義皆從天真流出。何至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禮義從中流出，充滿篤實，大要得之養氣。其會通而入神，以有其光輝者，大要得之知言。至此便渾身在天理上恣其擇執。此幾與孔子不惑耳順同一境界。但須著弗爲字有力。則未至於從欲化不可知之境耳。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爲之未便大差，猶然爲禮義也。豈至與似是而非者同科，如鄉愿之亂德者。如原思辭粟，自是非義之義。只緣大人以降，義禮有不足處，如貧家請客，烹飪未能合宜，不獲已且與遷就。若集義而無所餒，學不倦教不倦而言入心通，則如官山府海，隨所取舍，不至有何有亡黽勉求之之事矣。曾何小人之足云。此論大人極精。能實知孟子者也。但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說得輕了。吾意孟子對戰國一般流俗異端人說，故有執非禮非義以爲禮義，正是已入歧途，非但如原思季路之擇理未精而已。然當邪說橫流，習非成是，人心陷溺已深之世，非大人自不易拔出流俗而與之挽救。故此

大人亦正須精義入神充實光輝者始能任，與通常對小人之君子魄力氣象自大不同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性情行爲中正不偏之謂中。成器之謂才。不中謂性行之偏。不才謂未能成器，中養不中，格化令同於己而不偏。才養不才，培植令同於己而成器。賢謂中且才者，故人樂有賢父兄，使己得去偏而成才也。若中嫌不中，才鄙不才，棄之而不相養，是則己無中正愛人之德，亦無成人成物之才，賢不肖之相去也不能以寸，直是自家性行乖戾自不成器也。或謂前章既云君子不教子，又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與此章何以弗同耶？曰無不同也。養也者，爲之善緣，令其自生。集註亦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者是也。與教自不全同，與責善尤異。責善直是以善服之，非以善養人也。不教是懼其煩數，養是不許遺棄。數必至於相棄，則善教而不煩數，卽養矣。善養使得中正

成器，又豈非教哉？且易子而教之，是亦養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人有不爲，是知恥而不肯爲非義。知恥則近乎勇，故義所當爲者，必奮然往矣。故殉名逐利者，不可以行聖賢之道。貪生懼死者，不可以取義成仁。全妻子惜身家者，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然後可以平治天下。故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言人之不善，是汎然宣布人之罪惡於衆人也。既無忠諫之誠，又無忠厚之意，徒以激怒惡人，而生其害心，是自取患。故君子平居慎言行，隱惡而揚善。嘉善而矜不能，乃可以載福而免後患也。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聖人之心，大公無我，物來順應，適當其可而止矣。設矯枉而失之正，則以藥治

病，而病又從藥生。常人之行，異端之說，每每如此。唯聖人中立而不倚，和而不同，威而不猛，恭而安，是故仲尼不爲己甚者。乃若忿怒以懟人，狠毒以傷人，此在一視同仁，樂天不憂之聖人，根本無有之事。吾人安可逞意氣之私爲己甚之行哉？正義郝敬孟子說解云：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問，惟格君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遇於魯，而未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孫，行子之家，而從容言辭，嫌疑立解。宛然若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己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其鋒銳太露，何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論語，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然小人哉？是知大人不貴言之必信果，惟義之是尊尚，義有時而當改變，則不執意而必行之，乃以和順於義理，而恰當大人之心，是故小儒拘守成法，大人因變制權，行權乃以成其大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是也。赤子無知，大人通變，其相異遠矣。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台，我獨泊焉，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亦自比愚人之無知，譏聖人之撲散，爲老氏清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趙氏又一說之義也。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伏羲以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

同人道不定，大亂可知。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芒憔悴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漁佃之利未興，弧矢之威未作。人與禽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疢毒於鳥獸羸蠃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就外傳，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達，強立不反。而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乃至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真樸未散，不亦慎乎？……大人者，正己而物正，高出於事君人，安社稷，達可行於天下之人之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如羲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云云。其理是也。然猶未中於孟子此章之義。孟子言性善，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日且而伐之，可以爲

美乎？[？]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是則謂人性本善，唯雜以人偽，入世轉深，梏亡轉甚，乃至與禽獸不遠。則赤子之心，既未經梏亡，則必爲純善也無疑。大人者，但當擴充此赤子固有之善心，而使勿失，則仁義禮智自不可勝用。雖已至乎聖賢，豈能於本性增其絲毫哉？[？]雖赤子未卽爲大人，而大人則必不失其赤子之心。如金在礦，赤子之心也。冶礦成金，大人之心也。赤子唯如在礦之金，而有不中不才之象。故須學養之功，乃成大人。然金不離礦而得，則大人之心，豈異赤子之心而另有增益哉？[？]惟是不善學不善教者，因冶礦而遂棄其金，戕賊仁義禮智之本性，遂至於與禽獸不遠，此則俗學之害，邪說之禍，大可痛惜者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充其良知，弗雜人偽，遂成大人也。此孟子之本意也。夫擴充之功，則須有學問思辨，知言養氣之道，而使之充實光輝，以至於大化，則豈禁人之自強不息，而拘人於赤子無知無力之雅態，以終身者哉？[？]集註云，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

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較爲得之。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集註，『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捨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日後之悔也。』亦可謂能養生者，猶未足以擔當大事。唯能送死者，則其慎終追遠性情之厚，爲足以擔當大事而寄託之也。蓋常人之情，其於生者多能盡禮。於其死者，則情隨之而亡矣。如此之人，決不可寄以大事，以其遇變則情遷也。能送死者，既不變情於生死，故可不改操守於險夷，則託孤寄任可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之以道，道謂先聖之道，堯舜之道，先知先覺言論行事，所以遺教後人以

修己治人者也。人之初學，不可挾私意於其間，自作聰明，以妄測是非，或是己非古，如此便不能虛心受教，則心與道隔，而不能入。故必虛心靜氣，以造於道，造也者，修也。以道自修，效而行之也。以道自修者，必其深。深則識其所以然之故，養其心，定其志，以成其性，則此心此性，與古聖合。道既出於古聖之心，以傳之後人，吾得其心焉，則吾自可以出道也。是故可以不模擬往聖，依樣畫葫蘆，而因事制權，道存於自己，是謂自得之也。君子唯欲自得之，是以虛心一志，深造之以道也。自得之，則居之安，道屬自己，非由假借，純熟自然，不由勉強，無疑不惑，故居之而安也。辟之禮然，恭敬之盛，則自儼若思，而安定詞矣。如無恭敬之實，以禮法繩之，強之以儼若思之容，安定詞之言，不同於以禮義爲桎梏，終日如坐針氈也。與居之安，則資之深，資，謂憑藉也。蓋居之而安矣，則涵蓄長養，此道者日深且厚，由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由有諸己之信，而充實而光輝之美大矣。既美且大，故資之也深。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其原，道之本也。取之，取用也。左右，兩端也。如仁與義，如賞

與罰，如禪讓與征誅。如因與革，諸如是等，相反相成，同中見異，異中見同，左之右之，殊無定執。因變制義，無不與道之本原相逢。所謂萬變而不離其宗。可謂高明，可謂耳順，從心不踰矩，可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矣。深造自得之效，其用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苟不自得，則終日數他人珍寶，做刻板文章。學問寡者，拘滯一端而不得變通。見聞博者，衆理交錯而無所適從。但可以作一書袋子，以爲教蒙童守典籍之用，何能得修己治人之效，而承先啓後，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也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集註：『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鬥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博學卽是多聞多見之功。詳說卽是審問明辯之功。由是爲資，加之以慎思篤行，則久而見義理之精微，而得其會通一貫之道矣。未能博學詳說，遂求說約，則

必流於空虛簡陋，不得說約也。徒博學詳說而不以反說約，則支離破碎，必不能自得之於己矣。唯博學詳說以反說約，乃可以依以持循，而深造自得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者，有執己自是之心，求勝人，以使服己。人故亦以其我執自是之心，與我爲敵，如此雖求服一人亦不可得。以善養人者，是以仁慈悲濟之心，不執己自是，而以善安利人物。如是人得其養，而中心感激之。且以其大公不伐之心，故能使天下之人咸皆悅服，故能服天下之心也。天下如不心服，徒以威力強之使服，此霸道也，不足以王天下。故君子貴以善養人，不可以善服人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言而無實，是憲言也。自欺欺人，害人罔己，是故不祥。如此言之真不祥者，尤莫過於蔽賢者之言也。蓋餘人之言不實，或不過信口開河，或有所不得已而然，其罪

輕，其情可恕，故其自損損人也不大，未便爲真不祥也。獨蔽賢之人，心存忌妒，蓄意爲非，以害人家國，則其言爲真不祥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註：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幾希，微少也。禽獸有食色之性，人亦然。禽獸有喜怒之情，人亦然。趨利而遠害，去危而就安，凡此求生存欲安適之本能，人與禽獸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哉？曰，有仁義之性而已。仁也，慈愍利人，故不但私一己義也，正直光明，故不苟且偷生，由是而利有所不趨，害有所不避，去貪殘之習，遠苟賤之行，相愛相敬，共濟生存，而和樂之氣，正大之行，由是以生。此人類所以合羣以成家國社會，而文明教化以日增光明者也。如非有仁義之性根於心，唯利害生死之是計，以苟求幸免以自存，則與禽獸何以異哉？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也。卽此幾希之異，所謂仁義之性者，庶民則去之，君子則存之，去之卽同於禽獸也。老子曰，天下熙熙，皆爲利往。天下攘攘，皆爲利來。莊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傾其心志以向外逐利，不復有仁義之存焉，故庶人而禽獸也。唯君子則必存之，生不奈一人之獨生，存不奈苟且以圖存，是以有孝弟忠信之行，有禮義廉恥之節也。故舜明於庶物，事理必盡其精微，故不苟於去取，此所以品節詳明也。察於人倫，父子兄弟君

臣上下必詳察其情之所安，以曲盡其道，此所以德行盛大也。凡此者，皆由本心仁義之性，自內流出而行乎，不能自己，非襲取於外，爲於己有利而行之，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由仁義行者，此爲人本有異於禽獸之性。行仁義，則是人本與禽獸無異，特以仁義約束之耳。然既無此性，又惡從而生此仁義之道哉？說去之，是棄其本有。說存之，是存其本有。說舜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證其爲本有。細觀此章之意，固在教人以存仁義之性，使自別於禽獸。而孟子所以言性善之旨，與所謂性善之量，亦可知矣。所謂性善之量者，原不謂食色之性，貪生懼死之情，所同於禽獸爲小體爲庶人者，皆謂之善。但就其異於禽獸幾希之性，所謂仁義之本，與堯舜同者，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謂之爲性善耳。乃人之特性，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專在乎此。則就人性以言人性，故曰性善矣。然豈謂人無食色之性，無禽獸之性，又豈謂食色之性禽獸之性而皆善哉？故孟子言性善，特就所以異於禽獸之人性以爲言耳。至其所以必言性善者，將欲固存人道，使之莊嚴，則不可不先知其本。使人而

果無仁義之性，則仁義爲外鑠，禮教爲桎梏也。如是豈不以聖人之道爲戕賊性情之具哉？是則如馬之羈，牛之繩索，仁義之道行，而人之本性失，如莊子駢拇馬蹄諸篇之所言者，聖人將爲天下毒。又何怪其非毀聖人，而棄絕仁義也哉？今知仁義之性爲人所固有，且正爲人之所以爲人者，是則順人性以行仁義，行仁義乃所以復吾本心，而充養吾之仁義人性耳。是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來吾導乎先路。知此，則賢者有自奮自勵，欣樂爲善之心，而異端邪說，弗能亂聖道而賊人性矣。吾人知孟子言性善之量，則可免許多誤會。吾人知孟子言性善之旨，尤可以知孟子正人心息邪說之苦心。事實如此，又非有所增減於其間也。讀此章者，其知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書曰：禹拜昌言。夫旨

酒悅口，忠言逆耳。此庶人之所以縱嗜慾而遠正道，以其仁義之心不存故耳。聖人則以義理悅心，而不縱口腹之欲，此禹之所以爲聖。湯執中，執守中正之道，而心無偏黨，大公應物，不以私意障道也。立賢無方，與人不求備，凡有一善之長，皆左右扶持，使成德成器，而不以法繩人，使人無以盡其才也。執中，故無偏私。立賢無方，故成其以善養人，與人爲善之仁智。此湯之所以聖也。文王視民如傷，悲心切，故視民之傷如己之傷，此發政施仁，所以必先鰥寡孤獨貧而無告者，乃以懷保小人而咸和萬民也。望道而未之見，存心虛，志道深，弗敢自謂爲是，弗敢得少爲足，是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乃以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以誕先登於岸，而順帝之則也。此文王之所以聖也。集註『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而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泄狎也。邇者，所親，親者與之相習，而情易狎，則偏聽私愛而弗知敬畏矣。遠者與我疏，疏則久而忘，忘則仁恩不相及，而勢成睽離也。唯

持心嚴者，在邇不生其狎匿，而敬畏常存，愛不私，聽不偏，而禮義常立，不墜其綱紀。體道廣者，在遠不生其忽忘，而仁恩常及，久而益信，乃以固結天下之人心，而弗離。此武王之所以聖也。周公思兼三王，三王，虞夏商也。或夏商周也。思兼三王之法，損益因革，以成治道也。孔子曰，周兼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相成王，制禮樂，爲一代之法，兼夏商之長，以合文武之政，故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四事，禮樂政刑也。樂記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又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正道備矣。施也者，制作也，行爲也。夫思兼三王之道，以制作禮樂，而施行政刑，則必揆度時宜，觀其變而會其通，得其條貫，以合於至當不易之理，而不可東西割裂，雜湊成章，不倫不類，以爲皇皇也。是故其有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極致其心力，而不敢苟且了事，輕於損益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中心欣樂，則喜而不寐，且必徐致其精微，以歸於至善，而後行之也。周公之憂勞勤慎如此，乃以成一代典章制度，禮樂文教之

盛上承三代而下啓百王，其仁智願力所以維繫人道，匡直人性如此也。故乃成周公之聖。夫是數聖人者，雖其時之先後，事之施爲，各有不同，而其節情正性，成己成人，以別人類於禽獸，別君子於庶人，大仁至義，無不同也。故君子必於此盡心焉，以存其幾希之異也。集註，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注，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乘者，因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公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云竊。亦聖人之謙辭。集註，義則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

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文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今謂王迹熄而詩亡者，聖王在上，治定功成，而雅頌作。幽厲之世，君雖無道，而老成猶存，餘澤未斬，民風猶厚，故變風變雅作焉。皆忠臣義士，依據舊典，陳善納言，箴砭王政。或上達民間疾苦，使知人心向背，知所警惕。其言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猶然王者之德化遺風矣。人世尙有所憑依，以爲相守相治之道。自東遷而後，政教益以陵夷，而先王之澤，亦漸以衰歇。老成既已凋謝，典刑亦復遺亡。民風隨以偷薄。賞罰既失，箴諫不行，人君苟偷生息於上，人民怨嗟愁若於下，而莫之愛戴矜恤。紀綱壞，人道裂。此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之實也。由是諸侯力征而無天子，大夫竊秉而無國君，紛紛籍籍，弑君弑父者踵起，滅國亡家者相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類夷於禽獸，中國變爲夷狄。有王者作，固當正而定之。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不

能實行征討，以救正人道，故乃託魯史之舊文，因桓文之事蹟，正賞罰，嚴褒貶。明人倫之序，正上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正其國以正天下。凡所以繼軌王道，效詩人之溫厚，以納箴規典範於天下後世，而維繫人道於不弊者也。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之作，不得已矣。聖人憂天下萬世而爲之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注，澤者流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集註，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尙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文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集註，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於惠。過死亦反害於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正義，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荆聶之類，故孟子爲當時戒耳。

夫可取可不取者，不如不取以敦廉讓之節。可與可不與者，不如不與留施他人，以廣惠施之功。可死可不死者，不如留身有待，扶危持顛，以成大人之勇。故凡非不得已而輕有所爲，皆有所傷，而所成者小。故君子凡事必慎，而成其大者。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

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羿，有窮后也。逢蒙爲其弟子，又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其臣寒浞，使逢蒙殺之。孟子謂羿亦有罪者，下舉子濯孺子事以明之。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則子濯孺子之能取尹公之他，自身亦必爲端人可知也。羿旣不能取端人，則羿必非端人也。以不端人教不端人，始焉欲利之，以爲我用，終則相忌焉，以自相殺。是則殺身之禍，半由自取之也。孟子此言，蓋所以戒人之立身必端，然後可以取友也。抽矢扣輪去其金，鏃也，令射不能害人也。乘矢，四矢也。反，歸也。或謂庾公之斯雖全私

恩而廢公義，疑未可也。曰：敵敗而奔，不復爲國禍矣。於其去也而追之，何忍忘恩義以逞殘虐？古尙有不重傷，不禽二毛之禮，以無能爲害，而戢吾兵威。况於藝之所從出哉？船山云：春秋列國之相侵伐，固不以斬將陷陣爲功，如獻擗遺弓，奉漿攝飲，當時正以此服人，則不必其師友而釋之，亦未爲不可。蓋彼此俱爲侯國，侯國且干戈而夕玉帛，殺一人未足以爲利，而徒深其怨，故雖縱敵而軍刑不加，其或勝或敗，初不關宗社之存亡也。又謂古之善射者類以羿名，孟子曰：羿之教人，羿蓋唐虞之羿，以射教人者，非有窮后也。有窮之死，自以淫田不道，非有人妬天子之善射而殺之者。集註以篡弑黨逆爲言，要爲未審。如果羿與寒浞，則彼此俱爲亂賊，與安史父子等，皆蹈滔天之惡，必誅不赦，而但以取友不審較量其罪之厚薄，不己迂乎？今謂大惡自所不赦，以自身之不端而取友不端，亦何不可爲鑒戒歟？

公明儀數見於孟子，滕文公篇孟子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又引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釋者曰：曾子弟子。又謂子張弟子，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

祭義公儀子問曾子。是則孟子先時人也。此則與孟子問答，不知何故。或先後兩人名同耶？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西子，西施。惡人，醜惡人也。此章以喻生質雖美，行汙則不恥於人羣。本質雖差，修身則可升於廟堂也。故人不恃生得之善，而重修行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凡物各有性，性者物之所以爲物，以爲其業用之本者也。如地以堅爲性，堅則能有持載之用。風以動爲性，動故能有轉變發起之用。火以熱爲性，熱故能有成熟之用。水以濕爲性，濕故能有潤生之用。此其本性也。又有其屬性。如云水性潤下，火性炎上。潤與炎其本性也。炎而勢向於上，潤而勢就於下，因而水有向下流行之性。

焉，此屬性也。言性，推究詳察事物而證得明了其本性也。天下之真能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事物本然而已然之迹。則也者，率循遵守之也。故者以利爲本，利順也。順之也者，如其已然之迹，而實見之，而實循之，不爲增益損減也。如是順其本然而實見其故，則物之性，可得矣。物之性既得，則物可起之用，當然，必然，而將然之勢可知矣。言性者，言其本然也。則故者，察其已然也。由已然而知其本然。（卽所以然）由本然而測知其將然，當然與必然，則未來之情勢可預知矣。夫明察將然，而預知其必然，則居一室之中，可知萬里之外。生夫今日，可知百世之後矣。能知之，故能作之。凡所作爲，皆當夫事理物性，則所作無妄，而方來之禍福吉凶皆可預定，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矣。是非大智也哉！然而智有真智有假智。假智者，不得事物之實性，乖戾夫事理，而必致違損者也。是可惡也。其所以可惡者無他焉，則以其鑿也。所謂鑿者，不則故，不順乎性，而以意爲增減，自作聰明，其所本有者，弗能得，而以意編造之，以爲是卽物之性也。如其處本無罅隙道路可尋，而鑿空以自爲罅隙道路也。如

此唐勞而失物性，故足惡也。眞智不然，如禹者古所謂神人也，其智之不可及，以其善行水也。其行水奈何？曰行其所無事也。云何行其所無事？謂了知水性，順其性，使之自行，水性蹈空而下行，弗壅，弗遏，疏其滯，去其障，廣其道，分其流，而不與爭地，則水自順入於海，而我不加力焉。是謂行所無事也。一切事物，莫不各有其本然之性，已然之迹，當然之勢，如能順其性而利導之，則亦自趨其必然，而我無庸力焉。是謂行其所無事也。教人治國，無施不可，則其智亦大矣。欲順導其性，不可不預識其故，由故可以知當。由已然可知將然。故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日至者，冬至夏至，日至此而南回北轉，以爲一歲之始終，四季之遷易者也。知此，則可以制歷明時，而預知千歲之歲月也。何以能之？則觀其故，千古以上常然，故千古以下必然也。則故以知性，知性以測當來，而命可預立，事可前知，此之謂大智。大智者，不用其智者也。不用其智者，虛靜客觀，於事理物情，無增無減，以得其本然，順其本然，行所無事，以聽其自然者是也。唯不自私用智者，乃可以大公應。

物順性則故，而成眞智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匹夫問於我，空空是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不用智，乃成大智也。

此章立義至精，而語意難明。今因反覆原文，另得一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次段卽曰所惡於智者，是蓋當時有主性與主智兩家。主智者反性，主性者惡智。爲性之言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因民之性，順應自然。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所謂言性惡智也。反性者之言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又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禮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此雖後

來荀子之說，亦可推知前此反性之論也。反性者必尙智。蓋性既不可任，則必以智慧爲之造作施爲，以爲矯性情而出治道之具也。况春秋戰國之世，人事日繁，人智日開，合縱連橫相攻相伐之事日起不窮，人之相競於智也甚矣。當時之賢者，見其過用心智，詐僞橫生，而拂逆人之常性。於是有絕聖棄智，因民之性，順應自然之說。乃其過斥聖智之用，以爲可以棄絕，則亦非也。孟子詳察於性智之微，而見其並不衝突，原可互通，故爲此大公至當之論。先曰，今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夫曰則故，察其已然，亦可曰察其所以然之因而循持之也。故者以利爲本，則因勢利導，順其性而弗與之逆也。是則言性而已有智之用也，而何爲過非於智哉？乃若私心小智，違逆物性而意爲造作，本無者欲增之，本有者欲損之，若鑿空通道然，則亦孟子所惡者。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夫然，如智而不鑿，如禹之行水然，則亦何惡於智哉？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卽是因水之性，勿阻勿塞，去其障壅，因勢利導，與之自行耳。然若謂全不用智，又惡能識水之性，因勢利

導而使之自行也哉？是則善言性者必有智，善用智者必順其性矣。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爲國者順人心，適民性，合民情以施治，而獎導匡直其善心，爲教者因才施教，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施之弗悖，求之弗拂，則民日遷善改過而不知爲之者，是其爲智不亦大歟？而何爲惡之哉？天之高也以下，證則故之卽爲智。言性既不過則故而己矣，則何爲復非智哉？故私心小智固聖人之所非，而惡智去智，亦聖人所弗取。了知智性不相違，同條而一貫，則言性不至於放任消極，廢棄人事之弊。言智不至有鑿空矯飾違情害性之失矣。孟子言仁義，必根於性善，言性善而必加以擴充之功，知之而勿去，固守而勿失，斯爲得其中道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公行子，齊大夫。有子之喪，喪其長子。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齊之諸臣咸往弔也。右師，王驩，時爲貴臣，人共諂之，孟子獨否，驩以爲簡之也。簡，慢易也。此云朝廷者，以朝廷爲例也。當時諸卿大夫咸在，各以尊卑就位，故卿大夫各有階，而人各有定位也。在朝廷以政事爲主，以人君爲敬，故不歷位言，不踰階揖。弔喪有喪主，爲喪主致其哀敬，故弔者例不相言相揖也。異，怪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異於人，異於衆庶也。存心，志之行之持守之而弗去也。小人存心於貨利聲色，君子存心於仁禮，此所以異也。存心於仁，故必愛人。存心於禮，自然敬人。有是心，則有是行爲也。愛敬人者，人恆愛敬之，此當然之報應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已知愛敬人則人恆愛敬之，今乃有人焉，不我愛敬，其待我也以橫逆暴慢不道之行。則君子必自反省其身，求所以招致此橫逆者，必由我之不仁，或無禮也。否則此橫逆之事何當至於我哉？物事也。其自反仁禮俱無失，而其橫逆猶然若是。加諸我，君子必更求自反，曰：我必不忠。不忠云者，仁禮有所未至，其心有所未盡也。或仁禮有所爲而爲，非純出於至誠也。則必更致其忠。其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則是在我之過，當改者已改矣，當盡者已盡矣。而在彼則仁禮不能感，至誠不能動，則是妄人也已矣。妄人者，顛狂迷亂之人，不可以人理相喻者也。既爲妄人，則與禽獸奚擇哉？擇分別也。於禽獸又何難焉，難責難也。人固不責難禽獸以義禮，故亦不與妄人較曲直是非也。且不與相難，况反報之哉？求之己者如是其嚴，其待人也如是其寬，是故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憂者，憂己德之未至。患者，患橫逆之相加也。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君子之志。舜可傳可法，而我則鄉人，此君子所愧所恥，是以憂之。憂不徒憂，知恥近乎勇，奮然思齊，決然而往，如舜之所爲而爲之而已矣。唯有大志氣者，乃有大憂慮。無聖賢之志，不能有聖賢之功夫也。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則人必報之以愛敬，故無患於橫逆。設有橫逆之來，且可資之以自反，以進吾德，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是也。是故君子不患。設其施於我者，眞爲妄人，君子亦不屑與之校，亦不以爲患也。於以見君子之胸臆開朗，於世綽然，道義之氣，充塞流行於兩間，不以人之毀譽愛憎障其心也。更何入而不自得哉？孟子此章，將君子修己待人，克己復禮，細微功夫，和盤托出。教人以安身立命之道，此爲最切矣。常人不憂其所當憂，徒患其所不當患，猜防忌刻，對人之愛敬盡亡，放肆縱

任，本心之仁禮盡失。厚身亡家，以至害及人世，直人而禽獸矣，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之急於救人，顏子之不改其樂，孔子並賢之。孟子故推其行不同，而同爲賢者，則以道相同也。蓋禹稷身膺治洪水教稼穡之重任，則思民之飢溺由己飢溺，故如是其急。顏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不能有出位之思，樂天安命而自得也。若無超然於富貴功名而不改其樂之操，以裕其德者，當大任必不能有忘身家急天下之仁，而真能忘身家急天下者，亦必能超然夫物累，而有自得之樂者也。故顏子有天下歸仁之學，而舜禹有有天下而不與焉之量也。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

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集註：『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注：『纓冠，以冠纓貫頭也。』正義：『纓冠，系也。自上而下繫於頸。急於戴冠，不及攝纓於頸，而與冠並加於頭，是以纓爲冠，故云纓冠。』夫在一人，隨所遇有不同，則其行義隨以異，有如此者。故使禹稷在下位，必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上位，必任禹稷之任也。故居上位而怠棄民事者，竊位素飡之徒。在下位而急天下之務者，亦出位噪妄之士。故君子貴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

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五不孝，章子無其一。但以責善，而被父逐。旣得罪於父，遂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其悔過之苦切又如此。然則章子實一天性最厚，改過最勇之人也。世人但以迹責之，悠悠之口，又何足辯？聖賢乃能察人於微，諒人之心，與之遊，而禮貌之，其提獎善人，昭雪誣罔，有如此者。於是而知孟子之大矣。或謂出妻屏子，不已過乎？曰：出非嫁也，屏非棄也。不與同居，不受其養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武城，在費。別有南武城，爲曾子生處。盍，何不也。左右，曾子門人也。待先生，謂武

城宰待曾子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也。沈猶行，曾子弟子，氏沈猶，名行。言曾子常舍於沈猶氏。時彼負芻之黨作亂，曾子率弟子去之，未有與其難者，師賓不與人捍衛殉守之責也。君誰與守，言君之邦國誰爲之守也。爲臣者有守土衛君之責也。故孟子謂曾子子思同道。道本一貫，因時因事因地位不同而制其宜，以合於義。合於義者，其道同也。曾子時爲師，位尊如父兄，父兄去則子弟心安而無累懼也。子思時爲臣，其位卑而人微，故當守土衛君也。故曰，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瞞，趙註作矚。視也。正義，視卽相也。齊王蓋使善相者相孟子之形狀也。若然，儲子何不直問相者，而問孟子耶？瞞爲竊視，偵其身焉，或爲得之。當時蓋神秘視孟子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此是儒者中庸之論，亦是君子至誠之度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不唯形同，心亦同也。

○齊人有一妻之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

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良人，妻妾稱夫之辭。饜，飽足也。施，讀迤，邪行也。邪行從之，令彼不之覺也。東郭，氏墦塚也。乞其餘，乞祭者所食酒肉之餘。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謂用以求之之道也。以枉曲之道，卑賤之行，苟得富貴以驕人。冰山一倒，與之同盡。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故不但應爲妻妾所羞，亦且當相泣也。而舉世滔滔，溺而不反，何哉？是一篇絕好諷世小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6808

